目录
新纪元第一回 鉴既往用黄帝纪年 虑将来开白人议会第二回 见机而作任相辞官 无可为谋匈王告急第三回 救同胞飞电起前勋 重专征同僚设祖饯第四回 黄元帅密
派侦探队 鲁总督急盼助战兵第五回 侦探舰水底现奇境 向导军洋面遇危机第
六回 洋面探险电器奏功 水底潜行雷艇肆虐第七回 呼将伯拟破潜水雷 谋抵御
商用绿气炮第八回 闻败报列强再会议 仿成规中国大征兵第九回 梭博士试验
步行器 费参谋布设艮止机第十回 纽约厂避电衣告成 东京湾步行军失势第十
一回 遭炮毙华军受小挫 被火攻敌将丧残生第十二回 为黄族刘教习下山 遭绿气傅统领殉国第十三回 化水作火刘叟定谋 转败为功金姬献策第十四回 彩嘉言进兵驻锡兰 延残喘亡命归孟买第十五回 谋报复决派气球队 遭掩袭连丧铁
甲船第十六回 金小姐云端开剧战 温探长水府访奇人第十七回 扼红海埃将论
军机 忿黄人法民尽义务第十八回 万图南失利丧红海 金景澄冒险陷冰房第十
九回 图进取黄元帅移兵 犯艰险金夫人赴敌第二十回 终战事黄白分胜负 定和
局世界息纷争版权信息书名：新纪元作者：碧荷馆主人出版方：先知先行出版时间：2018.1
ISBN：E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回 鉴既往用黄帝纪年 虑将来开白人议会

现在世界上所有格致理化一切形下之学，新学界都唤叫科学。世界越发进化，科学越发发达。泰西科学家说
得好，十九世纪的下半世纪，是汽学世界；二十世纪的上半世纪，是电学世界；二十世纪的下半世纪，是光学世界。照此看来，将来到了二十世纪的最后日期，那科学的发达一定到了极点。目下且不说别样，就说每一年中，世界上研究科学的人，所发明的新法，也不知有多少。据西历一千九百零二年美国管理新法部官员的报告，本年各国的人，报明国家，得了新法，蒙国家赏给凭据准他专利的，共有二万七千一百三十六家。比上年多二千家。到了第二年上，那管理新法部官员的报告，又说本年发明新法的，计有三万一千六百九十九家，比往年又多出四千家了，可见世界的进化与科学的发达，为同一之比例。虽然，将来到了二十世纪的最后日期，科学的发达究竟到了什么地步，那时候的世界，究竟变成了一个什么世界，这个问题，岂不是最有趣、最耐人研究的么？我国从前的小说家，只晓得把三代秦汉以下史鉴上的故事，拣了一段作为编小说的蓝本，将他来描写一番，如《列国志》、《三国志》之类。否则或是把眼前的实事，变作了预言，凭空撰了一篇小说。从来没有把日后的事，仔细推求出来，作为小说材料的。所以，不是失之附会，便是失之荒唐。

只有前几年上外国人编的两部小说，一部叫作《未来之世界》，一部叫作《世界末日记》，却算得在小说里
面别开生面的笔墨。编小说的意欲除去了过去现在两层，专就未来的世界着想，撰一部理想小说。因为未来世界中一定要发达到极点的，乃是科学，所以就借这科学，做了这部小说的材料。看官，要晓得编小说的，并不是科学的专家，这部小说也不是科学讲义。虽然，就表面上看去，是个科学小说，于立言的宗旨，看官看了这部书，自然明白。

此时暂且按下不题，话说中国山西省解州的地方，乃是上古时黄帝战胜蛮族擒杀蚩尤的所在，至今还留下许
多纪念。这个地方，座落在黄河的北面，又为夏禹建都之地，自古称为中原。山川灵秀，代出伟人，如汉朝的关羽、唐朝的张守珪、宋朝的司马光，几个中国赫赫有名的大人物，都出在这地方。这年是西历一千九百九十九年，中国上议院中的议员，因为自汉唐以来，一径用世主的年号纪年，不便之处甚多，一则国内纪事之历史多所参差，譬如三国两晋年代，国内年号互异，学者不能记忆，大费考订之功。二则除中国以外，其余同种诸国，势不能遵用中国年号，其必各用某国之君主年号无疑，设使三国订一约章，必并列三国君主于上，颇为繁琐。三则同种之国，既各用各年号，即势涣情睽，不能如白种诸国之联络一气。四则同种诸国，因未有统一的年号之故，有的遍信回教，便用摩哈默德纪年，有的遍信耶稣，便用耶稣纪年，转使同种之感情，缘此减损。从前中国的明达之士，因为这事上书政府，请改用统一之年号的甚多。有的说要用孔子纪元，有的说要用帝尧纪元，有的说中国的人种，大抵都出自黄帝，且用黄帝纪元。大概那些上书的人，主于用黄帝纪元的，倒十有八九。政府见上书各人的立论各有是处，便都饬下上议院，令各抒所见，妥议定夺。此时正值春季大开议院之期，议员长把这问题，对众宣布一遍，众议员都说当从此废去年号，改用黄帝纪年，就以明年为黄帝四千七百零九年，请政府饬下地球上同种诸国，及附属于中国之各贡献国，一体遵照。当时中国大皇帝和首相任其艰，率领一班贵族，都在议院之中，一闻此议，莫不拍手赞成。

就由首相任其艰，命内阁衙门里官员，拟就敕旨一道，请大皇帝御笔签了个押，即由无线电报通个电与同种
诸国，及各贡献国，叫他们克期预备，以为来年一律改用黄帝纪年的地步。

原来这时中国，久已改用立宪政体，有中央议院，有地方议会，还有政党及人民私立会社甚多。统计全国的
人民，约有一千兆，议院里的议员，额设一千名。所有沿海沿江从前被各国恃强租借去的地方，早已一概收回。那各国在中国的领事，更是不消说得，早已于前六十年收回的了。通国的常备兵，共有二百十五万，若遇有战事，并后备兵一齐调集起来，足足有六百万。国家每年的入息，有两千三四百兆左右。内中养兵费一项，却居三分之一，所以各国都个个惧怕中国的强盛，都说是黄祸必然不远，彼此商议，要筹划一个抵制黄祸的法子。无如中国人的团体，异常固结，各种科学，又异常发达，所有水陆的战具，没有一件不新奇猛烈。这个少年新中国，并不是从前老大帝国可比，因此往返相商，实在想不出一个抵制的善法。

忽然一旦闻得中国政府传出这道敕旨，不觉大吃一惊，说现在地球上各国的纪年，有用耶稣的，有用摩哈默
德的，也有用俄历用日历的，今日中国要使黄种诸国，及附属中国的各贡献国，一概都要改用黄帝纪年，明明是要联络黄种的先声。况且中国政府于此事竟独断独行，全然不与我白种各国先行商榷，其用意所在，已可想见。我们白种各国到了此时，若再因循观望，不肯同心协力，筹一个抵制黄祸的善法，将来必然受制于中国，为中国所鱼肉了。于是独弗两国为首，发电至五大洲上白种诸国，宣明此意，请各派代表人，约期西历六月一号齐集何来国万国和平会，专行会议抵制黄种的办法。

果然到了六月一号这一天，白种各国的代表人，都纷纷来到，进入万国和平会所。此次欧美非澳亚五大洲之
上，没有接到这道电文的，只有欧洲的匈耶律国，非洲的黑种土人各共和国，及附属欧洲之各领土，及美澳两洲华工后裔新建之两共和国，本是黄种，应被各国摈斥而外。非洲黑种各国，亦可毋庸关照。惟有匈耶律国，一向杂处于欧洲白种各国之中，久已渐染欧化，那欧洲白种各国，早已把他一视同仁，一律看待，此番因他是匈奴的后裔，特地将他摈在欧洲各国之外，不许他与闻会议。却不料就成了日后的祸根，不提。

且说当下白种各国代表人，陆续来到会所。相与见面行礼之后，随即就由独弗两国的代表，把本日约集同种
诸国，开此特别大会议的缘由，对着大众朗朗的述了一遍。就请大众各抒所见，以便订立条约，照约实行。于是大小各国代表五十余人，各人陈说各人的意见。有的持放任主义，悉听中国自主。有的持干涉主义，要向中国问罪。内中有三十几个人，都是既不肯放任，又不欲干涉，一般主张平和抵制。相与议了半天，议出办法十条。

一、 全球白种各国自此当结为一大团体。

二、 此后白种人有被黄种人欺凌羞辱者，现在与议各国中无论何国，均当力任保护之责。

三、 此后白种各国，宜特定一公共之法律，限制黄种人入境。四、黄种人之居留白种各国者，无论游历留学经商佣力，均不得享有白种人民同等之利益。

五、 白种人此后所发明之新法新理，及所创造新奇有益之器具，不得妄行传授与黄种人。

六、 与议各国之臣民，倘与黄种各国缘事冲突，致开兵衅，与议各国不得援局外之例始终坐视。

七、 白种各国之臣民，有旅居黄种各国者，此后须破除国界，谋所以互相保护之法。

八、 此后与议各国，务宜多派秘密侦探，以探黄种各国之举动，为抵制之预备。

九、 黄种各国中，有不遵奉中国此次之敕旨者，与议各国，皆须加以特别之优待，以解散其团体。

十、 与议各国中有不实行以上所议之办法者，即用抵制黄种各国之法以抵制之。

当时把这十条办法议好之后，就用各国文字写将出来，大众传观了一遍，都说这般抵制之法，颇为文明。内中独有何来国的代表，启口问大众道：“此番中国颁布改用黄帝纪年的敕旨，尚未届实行的日期，可否我们先将今日所议各办法，照会中国政府，倘中国政府肯收回成命，我们也不防将此事作为罢论。否则，再遍告与议各国，照约实行，犹为未晚。”话犹未了，独弗两国代表一齐开口道： “足下之言差矣，中国政府当宣布他那敕旨时，并没有与我各友邦先行商榷，他既然独断独行，不屑得前来关照我们，我们又何必故意去请教他？据我的鄙见，只消请各位把这十条办法寄回本国，等各大君主大总统一齐签了押之后，立刻实行便了。”各代表听了，都说这话果然不差。当日议毕，大众便次第散出会所，各自登程回国。

不想此番各国在这万国和平会所公议的事件，一经黄种各国的侦探，飞电告知本国政府，所有各黄种国的
人，莫不大惊失色，估量着不出三年，必有最剧烈的战祸见于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其时不知要流了若干人的血，方能了局。同时中国政府得了这个消息，情知是因为改用黄帝纪年一事，伤了各国的感情，以致惹出这番抵制的。然而事到其间，也说不得，只有暗中预备，以防意外，不要做戎首便了。只有那匈耶律国的国王，前时既没有接到中国政府的敕旨，不把自己认做同种之国，此时各国在万国平和会会议，又把匈国摈在欧洲列国以外，要与黄种各国，同受白种各国的抵制。匈国壤地偏小，兵力微薄，且距离中国甚远，倘然国内臣民，与白人起了冲突，惹动白种各国都来干涉，那时必寡不敌众，顷刻演出瓜分的惨剧。因此悚然大惧，慌忙与几个执政大臣商量，传出诏旨，召集议院里的议员，开一个临时议会，命一众议员，速筹所以保全国家的善策。原来匈国的人民，除了黄种匈奴的后裔之外，白种人也居三分之一。自从西历一千九百五十年上匈耶律离却恶国，自行独立之后，金牛宪章，稍加删订，宣布国中所有各地方的白种人，都许其有选举之权，所以此时中央议院里的议员，白种人也居其三分之一。这日众议员奉到匈王的诏旨，便一齐到了议院之中，由议员长把诏旨重宣一遍，各议员听了，互相议论了半日，便纷纷然各陈己见。那黄种人的主意，大都要请匈王自行致书于中国大皇帝，愿一同遵奉黄帝纪年的敕旨，并请中国大皇帝随时保护匈国，勿任他国凌侮。那白种议员的主意，却不是如此，只是要请匈王依着万国平和会所议的第九条办法，自然民安国泰，永保无虞。当时匈王与宰相把陈说这两种主意的人，查了一查，乃是主张遵奉黄帝纪年敕旨的人，居其多数。匈王自己本是一个黄种人，此时一见众议员主张这一说的多，就决意照依这种办法。不料那些白种的议员，见匈王不从所议，都以为有意偏向，便个个心怀不平。等到散出议院之后，有的就去运动各家报馆，请他做些论说登报，评论这事不应曲从黄种议员的主见。有的便在民间散布谣言，说匈王此后要把我们白种人的权利，逐渐的削夺下来，归与他黄种人了。

果然那些报馆和各地方的百姓，一时被这些议员摇惑，便尽力攻击黄种人。这一来国中黄白两种的人，居然
成了仇敌。数日之间，匈京彼斯得地方上的百姓，因此大起冲突，械斗焚杀之案出了十余起。警察署里派出的巡警，也被他们杀害了好些。

匈王见国中如此纷扰，不得已只得派兵弹压。不期欧洲各国，闻得匈王为此派兵，便说他有心欺压白种人，
电饬本国驻使，向匈国外部诘问，并且要与匈政府订立约章，此后匈国辖治的白种人民之性命财产，俱要概归匈政府保护，倘有损失，匈政府应担赔偿之责任。外部大臣据情奏知匈王，匈王听了不觉骇然，说派兵弹压乱党，是我国的内政岂容他国干涉，于我国人民所有的性命财产，在我国政府原有保护之义务，又何待他国前来要约，然后保

护？这明明故意与我国寻衅，所说订约一节，是断断乎不能允许的。于是外部大臣就依着匈王所言，缓辞回覆各驻使。各驻使听说，那肯罢手，屡次三番的来见外部大臣，一定要与匈政府订约。到了后来，说话分外严厉，似乎就要下哀的美敦书的样子。外部大臣察知情形危急，忙与匈王密议，发电与中国大皇帝，请将此后允许保护匈国与否，从速示覆，并谓各驻使恃其强权，要劫敝国与订保护白人性命财产之约，此事当如何应付？请速示方针。却说中国大皇帝于数日之前，闻得匈国因召集议员会议各国将他摈出欧洲一事，致全国扰乱不已，便十分留意打听这事的结果。这一天忽然由匈国驻使托外部大臣呈上匈耶律王的国书一函，展开看时，只见上面写道：

匈耶律威哈林，敬奉书于大中国大皇帝陛下：

敝国乃夏王神禹之裔胄也，皇祖淳维，肇国漠北，历世二千余祀，始迁欧土，与祖国不相闻问。兹闻贵国拟
于明岁为始，改用黄帝纪年，业已电传敕旨，令同种各国，一体祗遵。而敝国独不与其列，岂以敝国非黄种神明之后耶？抑以僻在五万里之外而见遗耶？敝国为此特开议院，各人民代表之意咸曰：“中国乃我祖国，极宜以愿奉此次敕旨之意，自贡于中国大皇帝之前，并请大皇帝随时保护，毋令受他族之陵侮，实所厚幸。为此敬布下忱，伫盼赐覆，并颂大皇帝近好！月日自彼斯得发

中国大皇帝接到匈王这封书，便与首相任其艰计议，说匈国虽是黄种，然远在欧洲中部，若说保护，恐怕鞭
长莫及。若仅许他用黄帝纪年，不许他保护，又未免辜负他通国人民的美意。谁知正在计议之间，忽然匈国驻使，又将匈王所发来的要电，由外部代为呈上。中国大皇帝见这事关系甚大，不敢以一人之私见，虽尔定夺，便饬下内阁，要开临时议院，决议此事。

内阁的司员，奉了这首旨意，立刻禀知首相任其艰，发电与三十二行省总督。因为众议员自从春间开了议院
之后，大半已散归原籍，故要各总督转饬所属州县，传旨与各议员，着他星夜进京，定期开议。原来这时中国除了旧有的二十一省之外，早已将蒙古新疆西藏等处地方，都改为行省，所以有三十二省，而且这三十二省之内，铁路的轨线，也早已密于蛛网，没有一处不是四通八达的了。闲话休提，且说这日山西总督，接到内阁的电音，看了一遍之后，随即转电所属各州县。这消息到了解州，传播出去，不觉惊动了一位本地方的豪杰。正是：

石弩穿林惊卧虎，铁丸入海起潜虬。毕竟不知这位豪杰，与这一部小说有何关系，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见机而作任相辞官 无可为谋匈王告急

却说这位豪杰，原来是解州安邑县人氏，姓黄名之盛，表字梦轩，是本州实业学堂里化学教习黄运开的儿
子。自幼深受家庭教育，于格致理化之学，都有心得。到了十五岁上，已在本州普通中学堂卒业，由普通中学入本省高等学堂，专修理科。

其年因解州地方疫症传染，黄运开夫妇双亡，以故黄之盛学业未成，即便回家守孝，直到了十七岁上，方才
依旧入理科学堂肄业。后来在理科学堂卒业之后，又在天文农务水师陆师万国语言等专门学堂，一一就学。因他生得资质异常聪慧，所以卒业时都得了超等的文凭。到了二十四岁上，已学成满腹经纶，浑身才干。当时就有出使美日秘大臣，奏调他充作随员。这位钦差任满之后，又经出使英国大臣，奏调他充作头等翻译。未几，又奏准将他升作参赞。所以，黄之盛于欧美两洲，游历殆遍，深悉外交事宜。迨返国之后，又历任海军游击、海军副将直升至海军提督，时常统领战舰，在印度洋一带巡查。这一年上，因为海部大臣出缺，特旨简为海部大臣；其时中国的政党，分作两派，一是温和党，一是急激党。黄之盛本来是急激党中人，既任了海部大臣，本待要把海军好好的整顿一番，谁知不满半年，温和党首领内部大臣任其艰，得了权势，举为首相。

黄之盛见党势已孤，料想此后在海部衙门，不能自由摆布，便决意上表辞职。接连辞了三四次，方得了允准
的谕旨，飘然回里。自此就把平日积蓄起来的俸银，在蒲州地方，开个日报馆。有余的钱，便在本州中条山脚下，买了一所小小的山庄。莳花养鱼，作为栖息之地。然而虽有了这所山庄，自己还是在报馆里的日子多。

这蒲州地方的西面就是黄河，过了黄河，是潼关华州一带。

走陕西省城的大道，东边芮城虞乡的铁路，也建设多年。南走河洛，北走太原，都是由同蒲铁路直接，所以
这蒲州地方上铁轨纵横，竟是北数省交通的要道。往来的官商和那文人学士，很是不少。报馆里所出的报纸，每日总要行销数万张。因为报纸上的论说，虽离不了急激党的宗旨，然持论极其正大，所以这报纸，不但北数省的人喜欢阅看，就是南边长江流域一带，也处处畅销。只为这报纸于政界上极有势力，所以急激党中的人，都把黄之盛当做泰山北斗般看待。就不是急激党中人，也都说黄之盛是当世的祥麟威凤，仰慕得不可名状。

这日内阁的电音，传到解州，齐巧黄之盛正在山庄闲居，得了这个消息，便立刻命笔撰了一篇论说，大旨说
是中国宜认匈耶律同种，倘然他受了白种人的欺凌，宜加以实力保护，否则不惟伤了匈耶律全国的感情，就是其余的黄种诸国，也要从此解体了。当时把这论说稿子，交与一个得力的仆人，趁了火车，不消三点钟工夫，送到蒲州报馆里。第二日就在报纸上登了出来。这日的报纸行销出去，不想竟哄动全国，都说黄之盛的说话，果然先得我心。这篇论说，真可代表全国人民的意见。

那些接了地方官的照会打点进京的议员，听了这番舆论，胸中就有了把握。过了几日，大家都到了京中，内
阁衙门的司员晓得了，连忙奏知大皇帝。即于翌日开了议院，到了开议院的时候，众议员先期早到。等到大皇帝和宰相一齐莅院，宰相任其艰，把开议的缘由重述了一遍，问众议员，还是附如匈耶律王所请许出力保护的，还是拒绝他的？众议员因为有黄之盛的论说横亘于胸，一时主张保护的，遂居其多数。任其艰的意思颇不谓然，当即向众

议员辩驳说：“匈国离中国足足有五万余里，那匈王虽算是黄种，然通国人民，共有十余种之多，如中国要保护他，非惟鞭长莫及，且亦不犯著去保护那些异种的人。况且据匈国现在情形而论，非牺牲数十万人性命糜费数百兆金钱，也保护不来。试思匈国有什么利益与我们中国，中国又何必把他人千万斤担子，代他担在肩上呢？”道犹未了，众议员中有个长沙人名叫扬国威的，上前说道：“相爷的说话，固是不差。但此番不能保护匈耶律，只恐匈耶律屈伏于白种诸国之后，那美澳两洲华工后裔所立的两共和国，与南洋群岛的诸黄种国，闻知此事，都一齐解体，此后我们中国在亚东，成了个孤立之势，不论是那一个白种国皆得而鱼肉，不知相爷又将若之何？”扬国威言毕，又有一个广州人，名叫华日兴的，说道：

“据愚见而论，匈耶律国是不得不保护的，但为了这事，就要我中国强行出头，与白种诸国开衅，却也不
必。目下似应用和平的政策，一面电覆匈王，许为保护，一面电知驻于各国的使臣，向各国君主总统之前，解说一番。只说中国所以令同种诸国用黄帝纪年，也不过取其便于记忆，与用耶酥纪年同一用意，并无丝毫仇视白人的心。劝诸国照旧看待匈国，幸勿与之为难。倘诸国能听我使臣所劝，保全了太平之局，那就不必虑及其余。若诸国执意不听，定要与匈国开衅，那就曲在诸国，我们中国纵然要费些钱粮兵马，也就说不得了。”任其艰听罢，向一众议员问道：“诸公以为何如？”众议员都一叠连声说道：“华君的计议甚为周妥，我们愿表同情。”任其艰举目一看，见赞成此议的议员倒有三分之二，心中颇为不悦。不得已只得于散会之后，把此次议案，入宫奏知大皇帝。大皇帝不便拂逆群情，当即批准保护匈国。倘白种诸国，为此与我国开衅，也说不得。

当日大皇帝批准这议案之后，就饬知外务部，由外务部大臣，先行电覆匈王，许其所请，随后又发电与驻在
各国的使臣，命他各人前去觐见所驻国的君主或总统，把中国这番用黄帝纪年之意，解说一番。请其勿与匈国为难。

任其艰见各处的电报上讫，思量这番议员主张保护匈耶律的政策，都是黄之盛一篇论说鼓动出来的，看来黄
之盛不久又要大用了。我此时还不见机而作，更待何时？于是到了次日，就上了个乞退的表章，要求大皇帝批准。大皇帝见了，甚是骇然。忙降下温诏，竭力挽留。任其艰又再三辞职，说自己年已衰朽，实不胜枢务之劳，愿早日归田，免议陨越。大皇帝见他去志已决，只得于次日邀他入宫赐宴，替他送行。又命满朝的官员为他饯行。不想任其艰正在奉旨与众朝臣连日欢宴之际，忽然匈耶律国又有电音到来，说各国的驻使，因匈政府不允保护白人的性命财产，已下了哀的美敦书，打点下旗回国了。同日外务部又接到驻在各国的使臣覆电，大概说是各君主统俱不从所劝，有的推说这是他自己与匈国的交涉，于中国无关；有的竟说是中国要越五六万里之重洋，来保护匈国，明系自恃强权，把白人不看在眼里，还要掩耳盗铃，假意来解劝些什么。惟有驻独弗两国的使臣覆电，都说劝无可劝，中国宜极早预备。

大皇帝看见各处所来的电音，慌忙亲自临幸任其艰的私第，请他画策。任其艰叹了一口气道：“咳，这些事
都是臣早经料及的。现在臣归心如箭，不暇筹及其他。倘不幸中国与白人开了战端，那总统水陆兵马的大元帅，臣敢保举一人。”大皇帝连忙问道：“先生保举的是谁？”任其艰道：“就是前任海部大臣黄之盛。”大皇帝听说，极意嘉纳。这日回到宫中，就传出谕旨特简户部大臣金作砺任为首相。一面又把兵部大臣与海部大臣召入宫中，教把战时的预备，暗地里先为布置，免得临时措手不及。

不说中国大皇帝小心处置这事，且说匈耶律国王自从各国驻使下了哀的美敦书之后，匈王恃有中国保护，仍
旧不允保护白人性命财产之要求。各驻使见待至二十四点钟之后，匈政府不肯降心相从，没奈何，只得一律下了国

旗，遄回本国。匈王一面发电告知中国大皇帝，一面部署兵士，所有与恶国接界的积黎夫河要口暨东方坎尔把扬山上各炮台，俱添了几万军士严密防守。又把全国的军舰十余艘，都调集阿德利亚基克海沿岸一带，以防各国由此地进兵。一一都署已毕，只静待中国大皇帝示以方略，便当拿定了铁血主义与各种拼个死活。但是国中黄白两种的百姓，仍旧要不时互相攻击，只得一面出示解劝，一面派兵弹压。那白种百姓有不愿隶属匈国，携了家属逃往他国去的，也不去追究。此时白种诸国，见己国使臣竟不能迫令匈王立约，已经下了旗转来，倒也要公同商议个办法，不能就此罢手。于是仍由独弗两国发电与前番在万国平和会与议各国，大旨说是匈事已经决裂，势不能不动干戈。我同种诸邦，如果践行前次会议的条约，当于两礼拜内一同派出兵队，前抵匈境，向匈王问罪。且须公举一谙练兵事的大员，以为统帅，俾号令归于此一人之手，以免偾事。我同种诸邦幸勿观望，云云。这道电报一经分布开去，果然就有三十余国依言派出军舰，如期出境，相约到了阿德利亚基克海取齐。然后再公举统帅，内中只有罗独亚胳四大国，以及色尔为贝加立等数小国，都是由陆路调兵，直捣匈境。此外如美洲密黑制必等国，因为国内侨寓的华人，得了这个消息，不肯担承军事上的义务，反与白人大起冲突，政府派出官兵去弹压，便与官兵对敌，以至各国自顾不遑，一时调不出兵来。就是澳洲各国属地上的情形，也是如此。

这且按下不题，且说匈王于独弗两国发电征兵之后，也赶忙发出一电到中国，请中国大皇帝速即发兵往援。
大皇帝立刻与首相金作砺计议，电召前任海部大臣黄之盛入京，要拜他为总统水陆诸军兵马大元帅，与他商议起兵往救匈耶律这事。这一来，有分教：

鬼泣神愁开杀运，雷轰电掣显神通。

欲知黄之盛接了电旨之后，果肯入京与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救同胞飞电起前勋 重专征同僚设祖饯

话说黄之盛，自从那一天撰了一篇论说之后，料得世界上不久必有一番大战争，黄白两种的优劣，就从此一战定夺，便对他夫人金氏说道：“如果匈事或有决裂，只怕还要我出山去走走，不能在家安享田园之乐了。”原来黄之盛的夫人金景嫄，本是个名门之女，自幼即喜研究光学，很造出几件新奇有益的器具。只有黄之盛的一个长兄名叫黄之强的，虽然是个电学专门名家，近来却喜谈厌世主义，不愿看见世界上有兵争的事，这天听见他兄弟说起要出山的话，就叹了口气道：“住在这山中无忧无虑，真个强似神仙，何苦又要想出山，岂不令猿鹤笑人么？”黄之盛是热心爱种的人，听了这话，虽然佩服哥子的品格高尚，然而自己却难以办到，只照旧与金氏夫人预备将来出山的事。又发电往各处与同道的朋友，和那些 得意的门弟子，叫他们把平日间所创造军事上用的几件宝贝，赶紧加工多造，以便不久就有用着的去处。不想黄之盛在家忙了不到半月，大皇帝的召他入京的电旨，已经到下。黄之盛奉了电旨，不敢怠慢。当日教家人们把随身应带的物件，略为检点一番。到了第二日，就亲自走到中条山顶那个小小茅庐里去，辞别了哥子黄之强，顺便问他借两件要事上用的电器，请他寄下山来。又与金氏夫人说了几句紧要的说话，然后由许多亲友送到城外火车站，上了火车。

打从同蒲铁路，到了太原府，转入正太铁路，不满四天，居然到了北京。当下把行李起在旅馆中，教仆人雇
了一部电车，径诣相府，去见首相金作砺。略谈了几句匈国与各国交涉近情。次日，便由金作砺带领入宫，见大皇帝。黄之盛行礼已毕，大皇帝就命左右取出匈王发来请兵救援的电报，给他看了。又对他说道：“此事关系种族，不能不竭倾国之财力，去救匈国一次。但目下各大员中，没有一个人可以担此重任，是以不得已只好惊动先生，敬烦先生勿辞劳瘁，为两黄种千兆同胞，赴匈一行。”黄之盛听毕，当时回奏道：“这事的难处，是现在各国的兵舰，已糜集匈国境上。我中国如要调齐大队水师，赶到欧洲，至少也要月余工夫，故非令他国出兵，用围魏救赵之计，牵动各国的后路，令他首尾不能兼顾，势必援救不及。”金作砺在旁边，不等他说完，便开口道：“照这般说来，匈国是不能救了么？”黄之盛道：“目下能依我三件事，也还可以救得。”

大皇帝问是那三件，黄之盛道：“第一件是请立刻发一道密电与驻土耳其的公使，和驻埃及的公使教他去说
土王与埃王，许由中国各给一百兆银子，请他出其不意，突然调派几十艘兵舰，扼守了 黎士河，不放他国船只往来。第二件，是要饬下各地方议会，合筹两千兆银子战费，陆续解往军前应用。第三件，是无论京外职官以及各学堂教习各工厂工程师，都许随时奏调至军前差遣。”大皇帝听黄之盛说完，将以上三件事都一口应承了。黄之盛慌忙鞠躬道谢，大皇帝一面把黄之盛留在宫中赐宴，一面教传旨礼部，连夜赶铸总统水陆各军大元帅金印一颗，以便颁给黄之盛。这一日黄之盛在宫中饮得尽欢而回。过了两日，大皇帝发到土埃两国使臣的电旨，已经发出，便又传黄之盛入宫进见，商量出兵救匈之策。黄之盛奏道：“我们中国因为匈耶利被白人欺压之故，出师保护，乃是堂堂之阵，正正之旗，于理并无不合。惟是白种诸国竟并力出兵以与我为敌，我中国虽地广兵强，究虞孤立。陛下此时宜先行将白人无理取闹各情，电告黄种各国，一以示此番战衅，开自白人，即曲在白人；一以激动黄种各国，俾各派兵队，前来协助，借以壮我军声威。此种办法，乃系白人开端，我中国不过步其后尘，不为过分。依臣愚昧之见，此乃要着，未知陛下以为然否？”大皇帝听奏，深为嘉纳，便命内阁拟了一道旨意，饬下外务部，令其传电与黄种各国去讫。这里又与黄之盛筹商此次出兵，宜派水陆军队几何，兵马宜分作几路，并于何日起程。黄之盛道：

“我国水陆各军虽有二百五千万之数，然陆军居其大半，现在海军可以随时调遣者，只有三十万左右，余者
须留作防守各海口之用。臣拟先调铁甲舰二十四艘，巡洋舰二十艘，水底鱼雷舰及蚊子鱼雷等舰五十余艘，如不足用，再行续调。此项海军，宜分作三路进行。至于起程的日子，似乎愈早愈妙。盖因匈耶律此时盼望我国前往救援之心什切，不宜过迟。只要军中一切齐备，便可登程也。”大皇帝又问：“先生此去军中需用何人臂助？宜自行保奏。”黄之盛道：“臣此番出征，路途遥远，兵舰众多，恳求陛下传旨海军参谋部，多派习练海军兵事之参谋官数员，随臣前往。”大皇帝允奏。即日传旨海军参谋部，派出参谋官八员，命俟黄之帅出都之日，一同随往。那海军参谋官八员是：周鸣鷟、费研、管遍埏、万家殷、贺国兴、何杰、耿光、吴至德。

到了次日，黄之盛又奏调督粮官四员，文案官两员，工程师医士等十余员，一同到军前听候差遣。

督粮官四员是：

算学学堂校长官作哲，户部税务委员尹其谷，邮部参议周屡丰，工部监督官盛源。

文案官二员是：

学部左丞文焯，京师高等国文学堂庶务长曾造凤。

以上奏调诸员中，除了参谋官之外，其余都是黄之盛旧日的知交与曾经受业的门弟子，至于工程师医士等里
面，只有电报总局工程师金景澄，乃是黄之盛的妻舅，其余也都是知交学生等类。黄之盛把咨调文书分头发寄去后，先是近在京城内的两位文案，前来谒见，随后方是四位督粮官来见。其余工程师、医士等在外省的，都没有到。黄之盛不能久待，遂定于四月初七日出京。大皇帝探得黄元帅一切部署已定，准拟届时前往送行。谁知到了初七一早，黄之盛先行入宫陛辞，并当面启奏道：

“此次出师，原以保护匈国，并非有意与白人为敌，凡是白种诸国的官商士工人等，住在中国境内的，地方
有司须照常保护，不得歧视。其在战线内外的，自非敌兵，华兵亦不得侵犯。现在即将此意撰一道谕旨，颁示海内三十二行省，并电知同种诸国，要白种诸国晓得我中国举动的文明，却是不可少的。”大皇帝听说，答应照办。

少时黄之盛退出宫来，带子几名亲兵，骑了一匹快马，匆匆来到前门外车站。只见车站两旁，密布着宪兵
队，又有无数警察，来往梭巡。宪兵后面站着无数的官员，也有认得的，也有不认得的，看见自己来到，个个都远远儿的脱帽为礼，估量着大皇帝要来替自己送行了。少时只见骑马的卫士十数骑飞奔而至，高呼御驾来了，道犹未了，果然大皇帝偕着皇后同坐着四轮太平电车，也到了车站。众官员与宪兵等见了，都脱帽致敬。此时黄之盛已经下马，也忙着迎上前去行礼。大皇帝与皇后笑着，拉了黄之盛的手，来到车站边五彩幔亭之中，便一齐止了步，向黄之盛慢慢地说道：“元帅此去立功数万里外，替黄种二千兆同胞争一口气，寡人敢为国民代表，敬奉薄酒一杯，愿元帅此去早奏凯歌，归来同享太平之福。”说着，便命左右卫士呈上玉壶金爵，亲手斟了一爵葡萄美酒，递与黄之盛。黄之盛慌忙接取在手，说声叨皇上的洪福，便一气饮尽。大皇帝一连敬了三爵酒。随后是皇后在自己胸前取下一个大花球来，替黄之盛簪在戎服之上，说愿元帅一战成功，留芳万古，有如此花。此时幔亭内外的人，看见黄之盛在那里簪花饮酒，都举起手来，高呼万岁。大皇帝又向一众参谋说道：“卿等为国家宣力，远赴欧洲，俾黄元帅早日奏功，俱是卿等运筹帷幄之助，朕也要各人奉敬一觞。”一众参谋官，都慌忙辞谢，说是不敢当。于是大皇帝便对

黄之盛及众参谋官说道：“卿等前途保重，寡人不远送了。”说罢就和皇后一同上了电车，依旧卫士拥着，回宫而去。黄之盛在幔亭之外，恭送驾去远之后，方欲与大众作别，忽见首相金作砺，率领一众官员走近前来道：“我们今日奉旨替元师饯行，望元帅略饮三杯，再行起节。”黄之盛听说奉旨两字，料是不能推却，只得随着大众，走到车站旁一所大洋房之内，见酒席早已安排好了，于是谦逊了一番，一同就座。金作砺就命左右将酒壶取到，从席上站起来，满斟一杯，递与黄之盛，先把奉旨饯行的意思述了一遍，然后照例献了颂词。黄之盛一一称谢了，把酒一气饮尽。其余的官员见了，也要依样过来敬酒。黄之盛见人数太多，便再三说是不敢当，一概辞了。金作砺在席间与黄之盛谈了些欧美各国的近状，末后又说从前遇有兵事，不是斗智，就是斗力，现在科学这般发达，可是要斗学问的了。黄之盛点头称是。金作砺又道：“我有一个舍姪女，名唤金凌霄，于光学颇知一二，意欲投在麾下，聊尽国民之义务，未知元帅能不见拒否？”黄之盛道；“不想令姪女竟有如此高才壮志，这是妙极的了。”正说到这里，忽见外面有两个好像外部里司员模样的人，慌慌张张地走进来，对着外部大臣轻轻地说了几句。那外部大臣就立刻站起来，口说衙门里有要紧公事，恕不奉陪，便匆匆出席而去。正是：百官祖道戎旃壮，万重还辕使节孤。

要知外部出了什么事情，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黄元帅密派侦探队 鲁总督急盼助战兵

话说外部大臣，当着众人在座，何以忽然离席？原来是为着各国在北京的使臣，前此闻得中国要发兵保护匈
耶律，特拜黄之盛为元帅之事，曾向外部诘难，说这是明系与我们各国为难，若不收回成命，我们必须告知本国政府，下旗回国。外部大臣答称敝国去保护匈耶律，是为着他是同种，这事与他国无涉，诸公请照常在敝国办事，免得有损邦交。各国使臣听说，料知不能以言语恫吓外部大臣，当即彼此商量了许久，各人发电通知本国政府，请示办理。果然到了这日，各人都接着回电，上面说的是：倘中政府不肯把这事作罢，则即下旗回国云云。

所以都一齐来到外部，等到见着了外部大臣，便将电旨给与他阅看，并请把出兵保护之事，立刻作罢，以全邦交。外部大臣当即对着大众摇头道：“这却万万做不到。敝国大皇帝主意已定，本大臣亦无力挽回。诸公要下旗归国与否，任凭诸公自便罢。”各公使听了，默然无语，当日回到使署，一面将以上情形，电知本国政府，一面把行李从速收拾收拾，将国旗下了，带同随员翻译各自回国，不提。

却说黄之盛，见外部大臣已去，一看壁上钟点，已将近开车时刻，便也立起身来谢别了大众，走出洋房，径
登火车。金作砺和一众官员并两旁宪兵队，都送到火车轨边。少顷黄之盛耳听得汽笛呜呜作响，忙向着众人拱手道：“有劳列位大驾，快请回罢。”说时那火车早已辘辘然驶离前门，往东方前进。这火车第一乘是特备的花车，是黄之盛一人所坐的。第二乘乃是头等客车，是文案翻译等各员所坐的。这日天时向晚，方才远远地看见烟囱林立之中，龙旗飘扬，晓得是到天津了。未几到了车站，早有直隶总督并海军提督陆军总统等几位大员，偕同部下僚属，在两旁列队迎接。当晚就在出洋钦差的行辕里暂行驻节，次日在行辕里接见各宫之后，便坐了电车到校场里，把天津所有的水陆兵弁点验一番，教把陆军都分屯各口，严密防守炮台，以防敌兵掩袭。把海军留下铁甲战舰八艘，巡洋舰及蚊子鱼雷等船十八艘，防守北洋各海口。其余铁甲战舰十艘，巡洋舰及水底鱼雷舰二十艘，运粮侦探等舰及寻常蚊子鱼雷等舰三十余艘，一并编为一队，由自己统领了，作为中军。点验已毕，由校场回辕。发电到广州、福州、钦州、海州、胶州、上海六处，调铁甲战舰十六艘，巡洋舰十艘，水底鱼雷舰暨寻常蚊子鱼雷等舰四十余艘，另是军医养病舰两艘，编作两队。

左队命海军提督海镜清统领了，作为左翼；右队便命扬子江水师提督傅翼统领了，作为右翼，都教他陆续驶
出海口，在星架坡取齐。其余未经电调的，都留作各海口的防军。部署已定，到了次日，先把两艘侦探舰暗地调往南洋侦探各国海军的动静。

两艘侦探舰奉了将命，便立刻开往南洋去了。到了第三日，那奏调的那些工程师、医士和妻舅金景澄等也都
到了。黄之盛见众人大概到齐，便分作数起接见。接见已毕，把参谋官吴玉德派在海镜清舰上，贺国兴派在傅翼舰上，作为两统领的臂助，教坐了火车，先由陆路前去。又把四员督粮官都派在运粮舰上，其余官员及工程师等，都留在自己身边，以备差遣。参谋官管遍埏，见黄之盛只管从容分派，未有出战的日期，特地到行辕请见道：“某闻兵贵神速，况各国雄师，早集于阿德亚利基克海，匈国危于累卵，乃元帅似乎迟迟有待，敢问何也？”黄之盛道：“参谋之言，固是不差。但是各国雄师，虽集匈境，然没有举出统帅，号令不一，亦属无济。况美澳两洲，又生内乱，我又已命人游说埃及与土耳其两国，教他出其不意，占夺苏黎士河，以牵掣各国后路。谅匈国一时必不至濒于危也。”管遍埏听说，深服黄元帅的神机妙算，唯唯而退。黄之盛本意把兵马调齐，即行出征，因为自己哥子黄自强那

里借来的行军电器，尚在半途，未曾运到，是以少待。这日管遍埏退出之后，忽然接着了外部大臣打来的无线电报两起，第一起说是各国晓得在中国的驻使业已回国，中国亦已出兵，便把在阿德亚利基克海上公举统帅的事，暂且搁起，要想在各国派在亚东的海军提督里面选一员为海军统帅，就近迎敌中国舰队，现在正在相商云云。第二起说是苏黎士河已被埃及兵队占据，各国船只都不能任意往来，各国闻此消息，大为吃惊，拟先攻埃及云云。黄之盛接着了这两起电报，暗想埃及王果然依了我的算计，自此匈国一面到可以无须忧虑，只管太平洋与苏彝士河两处便了。便命人打个电与埃及王，告诉他中国业已起兵前来策应，切休要怠于防守，被各国将河路夺回要紧。原来中国政府见各国驻使下旗回国之后，便也电知驻扎各国的本国钦差，一律回华。随后邮部大臣便知照各处电局，把中国境内所有与各国电报的交通，概行截断。这些电音，都是由中国派出去的国际侦探，用暗码从无线电上打到中国连界之处，仍由国际侦探队里的人接收下来，再转由中国电局打到内地，所以外洋消息，政府仍旧得知，只有中国人寓在外国和外国人寓在中国的那些官商士庶，这一来毫无闻见，好似堕落九幽，顿然与阳世隔绝，好生不便。幸喜中国极其文明，除了战时禁晶，彼此商船仍旧可以往来的。

这些闲话表过不提，且说黄之盛在天津一连住了八日，见自己哥子黄自强的行军电器，尚未送到，料是哥子
并未寄出，不得已只得一面发电至解州去催，一面定于本月十八日整队出洋。先行下令知照各舰的将弁及管理驾驶的人员，教他们一律伺候。因为这时中国已没有人迷信神权，所以也不用那祭旗之礼。到了十八这一天，黎明时候，天津地方自从总督以下大小官员二百余人，与本地绅商、各学堂的学生，以及军士们的眷属，并计何止数万人，都来替黄之盛送行。此外又有全部的警兵，都由警部长率领着到码头恭送。黄之盛用过早膳，就偕同参谋文案等，乘坐电车，由行辕径诣码头。于路见两旁有许多妇女儿童，或执小旗，或掷花圈，口里都说“愿元帅为我一千万同胞争一口气”，黄之盛慌得招呼不及。须臾之间，已抵码头。直隶总督见了，就迎上来，立谈了几句。其余各官要上来叩送。黄子盛便连忙差参谋官何杰，向众官极力辞谢。随即上了电气小轮船，岸上送的军队，忙升了十三门炮。众官员送到船上，直待船上汽筒作响，方才别去。这船开了电机，就飞也似的驶出大沽口。黄之盛只闻得两岸炮台上的炮声如连珠一般，早已到了大沽口外。于是将小轮傍到自己的坐舰名叫“镇海”

的铁甲战舰之旁，由舰上的兵弁迎接上去。黄之盛便命军政官传出号令，扯起号旗招呼众兵舰。立刻把电机
鼓动，一齐向南开驶。当日晚间，大队兵舰都到了烟台。烟台岸上的炮台，也升炮迎接。未几，水陆各军的统领，都率了属员，到坐舰上来参见。黄之盛传令各舰，即在烟台下碇，竖早再行长行。原来此时世界上无论兵商各舰，俱已不用汽机而用电气，所以黄之盛所统的各舰，都是用电力行驶。

次日，黄之盛正待开船，忽然看见北方洋面上驶来一艘小轮船，既到了镇海舰旁，便系在舰边铁绳之上。随后即有一名军校打扮的人，跳上舰来，怀中取出一件公文，递与左右兵弁道：“这是奉直隶总督之命，送呈黄元帅的电报。”兵弁们收下了，就转由军政官送入黄之盛大舱房里。黄之盛拆开一看，原来是说各国已经公举英国驻扎南洋的海军提督鲁森为海军总督，所以特行关照。黄之盛看毕，教吩咐送电报的人，着他回去禀复制台，说我已晓得了，便传令起碇长行。

这且按下不提，却说各国自从闻得驻使离华，苏黎士河被埃兵占领两事，慌得把匈国的事抛在一边，疾忙彼
此相商。一面把阿德亚利基克海上的兵舰，调出地中海来，去征埃及；一面把英国驻扎锡兰岛海军提督鲁森，公举为各国海军总督，所有各国常驻亚东的兵舰，都归他调度，以敌中国。原来，鲁森提督自幼是海军学堂里出身，曾入理化学堂，受过高等教育，卒业时得了头等文凭。也曾游历过中国内地，说得来中国话。

英国政府因他既有学问，又有阅历，所以命他统领亚东海军，驻扎锡兰，以当一面。此时鲁森奉到各国的来
电，当即计点各国在东方各埠的海军，除去本国共有大小战舰、巡洋舰、水雷艇等十余艘之外，其余诸国或止十艘左右，或不满十艘，且大半须防守属地，不能尽数赴敌。只有美国算比他国多几艘，然亦奇零涣散，分驻檀香山、菲律宾诸岛，不能随意调遣。不得已，只得把这些情形，电知各国，请各国多派战舰前来，以资调拨。奈各国因为苏黎士河被阻，所派兵舰，须从大西洋绕出南非洲好望角一带，然后能到太平洋，非一月内外不能轩到，只有盼望美国或能早日多调几艘到来。谁知这起电发报出之后，过了一日，忽然接到由美国华盛顿来的电报一函，拆开一看，不觉大吃一惊。正是：

只为腹心生疾疚，遂教唇齿失因依。

不知那电报上说些什么，且等下回分解。

第五回 侦探舰水底现奇境 向导军洋面遇危机

话说鲁森把电报拆开一看，原来是美洲华工后裔新建的共和国名叫西支那的，突于四月十八日，用兵力夺据
巴拿马运河。

美总统自顾不遑，不能分派兵舰来到锡兰岛助战了。鲁总督看毕，大吃一惊，不得已，一面电催各国从速多
派舰队，一面就近把各国驻在东方各埠的海军，酌调五六成，到锡兰以厚兵力。

过了几日，众兵舰陆续驶到锡兰岛附近一带洋面，列成大队，足足有五六十艘。日里扯起号旗及测远镜等，
以便互相策应。

到了夜间，那一片兵舰上放出来的电光，照耀得数百里洋面之内如白昼一般。那电光又分为五色，陆离光
怪，不可名状。这数百里洋面之内，又布设了无数水雷，不怕你炮利船坚，也不能越雷池一步。此外又派出战舰一大队，作为先锋，前往越南海面，准备迎敌。

不说鲁总督运筹调度的事，且说黄之盛的舰队，至第四日上，到了福州海口。两岸炮台上升炮迎接的事，不
必细表。黄之盛屈指一算，两艘侦探舰派出已经十日，如何还没有消息？

心下甚是生疑，便传令各舰，就在这海口碇泊一宵。一面特派参谋官费研上岸，发电到广州、钦州两处兵舰
的统领，问他左右翼的舰队，可曾过境的事。到了半夜，费研回来缴令，说现接两处覆电，据称左右翼舰队，于昨午过广，今日过钦，似是故意会齐一同行驶的。黄之盛听说，暗想：这两队兵舰，只管向前行驶，倘然鲁总督在越南洋面上，设有埋伏及水雷等件，不知两位统带的提督能行预备否？想到此间，心下颇不放心。

立即传下号令，教拔队往厦门地方进发。不料正行之间，只见月色朦胧之中，有一艘兵舰迎面而来。军政官
连忙放出电光去照，又扯起号旗诘问。原来就是自家的侦探舰回来了。黄之盛等他驶到自己舰旁，连忙叫传这舰上

的侦探官秦监来见。秦监走到元帅大舱，见早已摒去左右，便把连日探到的鲁总督一切举动，一一禀知，并说越南附近洋面，现已有敌舰游弋，且密布着极厉害的水雷。某于广州界上遇着海傅两位统领，已将这情形告知，教他小心防范，所以来得迟了。黄之盛不等说完，忙问：“还有一艘同行的侦探舰，那里去了？”秦监道：“他是在琼州洋面上，与某分路，说要先驶回见元帅的，何以这时还不见来？真是诧异得狠。”黄之盛听了，也觉得诧异。暗想：这侦探舰是潜行水底的，或者遇见什么意外危险，也未可知。当下便命秦监退去，自就卧房安睡。原来这时的侦探舰都是潜行水底，舰上所有的官弁，都是侦探学堂里出身，水陆都可来得。

日前黄之盛派出的两艘侦探舰，一般就是秦监管带，还有一艘，管带的官名叫温燃。这温燃的侦探本领，要
在秦监之上。这天温燃在琼州洋面分路的时候，相约秦监绕由北面一带行驶，沿途察看有无敌舰。温燃自己却绕由南面一带行驶，因为南面的海程较近，所以温燃曾说我当先回去见元帅缴令。不料温燃的舰，驶到傍晚，照例浮出水面吸收空气时候，忽然从测远镜里面看见百步之外，水面上有竹筒粗细的几个东西，排列在水面，有两三寸高，颜色黝黑，好似烂甘庶一般。温燃认得，这是潜行水底船上用吸水空气皮带头，不觉骇异起来。原来侦探舰在那不便浮出水面的地方，也是用这种皮带的。当下便轻轻的把船舱掩了，仍旧沉下水底，向着那有皮带头方向，紧紧跟追。

追了一海里之遥，忽然看见前面放出极大的电光，把海底照得彻上彻下，变成了光明世界。温燃慌得把舰身
往后退时，已被前面的人瞥见，登时几十个一窝蜂似的，奔近前来，都个个腰下悬了空气囊，眼上戴了泅水镜。不由分说，把温燃的舰带推带拽的，往那电光 亮的地方前进。温燃在舰里玻璃望窗上看得明白，只吓得魂飞魄散。要待向这些人问个由，无奈舰外没有空气，声音传不出去。就是传得出去，这些人也听不见。要待取出兵器来与他厮杀，又恐水底径路的生疏，或有差池，反为不美。左思右想，无法可施，只得把舰身如法往上一浮，这些人方才有一大半放了手，还有三四个随着舰身浮出海面上来。温燃急忙开了舱面的铁板，跳将出来，高声喝道：“你们这些人，拉住我的舰做什么？莫非是要行劫么？”那三四个人中便有一个应声答道：“是你来行劫我们，倒说是我们行劫，岂非笑话？”温燃仔细朝这人一看，见是个黄种人，于是又开口问道：“既然不是行劫，如何不问情由，就来拖住了我这坐舰？”

那人道：“我只道你是鲁总督派出来扫海的，所以要拉你去见我们的总统，讯问个明白。你究竟是做什么的，快快说出来，我好放你过去。否则，这海洋四面已布下了天罗地网，饶你神通广大，也逃走不了。”道犹未了，只见洋面上浮起子无数水泡，温燃看见，估着水底下已有了埋仗，觉得有些胆寒，便又对这人道：“你们既然仇视鲁总督，你们定然晓得中国出兵的事情。若今日捉了我去，那就上了鲁总督的当了。”那人听了，瞧了温燃一眼道 “据这样说起来，你是黄元帅那里派来扫海的人么？”温燃道：“是是，我并不扫海，我是探海。”那人见说，登时脸上露出笑容道：“你原来是我们的同胞，方才多多得罪，乞为原宥。不瞒你说，我们都是婆逻洲一带的渔户，住在这海洋底下，已经十余年。因为同志人多，就公举了一个总统，管理大众。这海底下处处有我们的住宅，吃的用的，样样都有。世上的人，谁也寻不着，真个是世外桃源。但每日里要把住宅里的炭气放出海面，换些新空气，却很费力。其余都很适意。现在我们总统探听得黄元帅奉命出征，倒很愿意为同胞尽些义务，出些气力，不知你肯介绍么？”温燃听毕他一席话，暗想：这些渔户倒是海上行军所不可少的，待我来将他联络起来，以便日后做个臂助。便对着那人道：“如此甚好，但是你们都住在海底，除了我不亲身来寻，有什么法子与你们通信呢？”那人道：“这倒容易，此去琼州海口上，有一林大雄树是空心的，里面装有不用线传的德律风，只消从那里打个德律风来，我们就晓得了。”温燃道：“很好，很好。我此时回去，就替你去告诉黄元帅，他不久必有用着你们的去处。你回去多多拜上你们的总统，说温某实在因有差务在身，不及造访，改日再来领教罢。”那人听罢，口里答应着，要想仍旧钻下

海底去，忽的又对着温燃道：“还有一句话，我们的总统，名叫洪继泉，切须记得，不可忘却。”言毕，只听得水面上扑通一声，那人早已不见。还有同浮起来两三个人，也随着他慢慢地沉下去了。

温燃看了，深为叹服。当时依旧鼓动电机，向东行驶。

第二日到了潮洲界上，远远望见许多战船，悬着中国的兵旗，从东方衔尾而来。料知是黄元帅大队到了，忙
扯起号旗，自行通报。未几，两舰相遇，温燃便跳到黄之盛坐舰上去，把前后侦探着情形，一一禀明了黄之盛。黄之盛听到众渔户住在海底的说话，也叹为得未曾有，便对着温燃道：“你此行很探得明白，日后倘有用着他们的去处，再算他们的功罢。”温燃谢了，正待起去，黄之盛又教他到面前，派他和秦监再行分道前去侦探敌人的动静。温燃奉了将令，立刻与秦监分道而去，不提。

且说海军提督海镜清，自从奉调为左翼统领之后，便带着本部舰队，立时动身。于路又会同胶州、海州、上
海三处所调的舰队，与长江水师提督傅翼，在上海吴淞口外屯泊了两日。

接着吴至德、贺国兴两位参谋官，由津镇火车来到，便拔队一齐动身。路过福州、广州两处，因是要会合该
处的舰队，所以节节停泊。这日是四月二十日，在广州起碇，行不数里，遇见了秦监的侦探舰回来，询明敌舰就在越南左近，距广州不过千里之遥。海镜清便把傅翼邀到自己坐舰上来商量道：“方才据秦探长所说，敌人在越南洋面，早设有预备，而且处处都安有新式水雷，我们切不可轻进。虽然元帅吩咐在新加坡洋面会齐，依某愚见，还是暂在钦州洋面屯泊两日，等元帅到来，请令定夺。老兄以为何如？”傅冀道：“元帅的将令，何敢有违？依某愚见，似宜仍旧向西行驶，只要一路小心提防，且休将机器开足，让它缓缓而行，或者到了越南洋面时，元帅的大队也同时驶到，毋庸到新加坡会齐，也未可知。”海镜清道：“老兄所说的话也有道理。我们且驶到钦州，再商量罢。”当时傅翼就别了海镜清，回到自己坐舰。两家的舰队，照旧驶行，到了第二日晚上，方驶到钦州海口。海傅两统领正拟碇泊口外，传电与钦州海军统领，教他率领黄之盛檄调的舰队，到口外相会。谁知钦州的海军舰队，早已在海口外等候，一见左右翼的大队战舰到来，统领名叫吾雄飞的，便一面命升炮迎接，一面坐着舢板，过船来见。傅翼向他问明了越南境上敌舰的情形，才知越南王已发电来知照，说南越也派有兵舰协助中国，只在境上等候。原来此时越南国因力行变法，国势骤强，早已脱离了外人羁绊，自行独立了。不但越南，就是暹罗、缅甸诸国，莫不皆然。当下傅翼听说，稍为放心。因为钦州舰队，是归于自己统辖的，所以就与海镜清相商，说吾统领于南洋一带情形，较为熟悉，就命吾雄飞为向导，又派两艘侦探舰作为吾雄飞的耳目，命他起碇先行，自己同海镜清缓缓的随在后面，免得冒险。吾雄飞答应了。当即领着部下的铁甲战舰数艘，水底鱼雷舰一艘，寻常蚊子鱼雷等舰七艘，一齐起碇，望着越南海面衔尾而进。

把两艘侦探舰分作水底水面两路行驶，冀可在在探到。这日，在洋面行了二十余海里，见天已昏黑，便传令
各舰，停泊一宵，到了翌日早上，又一同开行。谁知行不上三四里，忽然吾雄飞从测远镜里面，看见前面相隔四五十里的那洋面上，骨都都的冒出一阵黑烟，黑烟之中隐约有许多东西七上八落的乱飞，又仿佛还有轰炸之声。吾雄飞见了，不觉大惊失色。正是：

谁知敌舰成功日，便是侦军失利是。

要知那洋面上出了什么意外之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回 洋面探险电器奏功 水底潜行雷艇肆虐

话说吾雄飞因为自己的侦探舰，就在黑烟冒起的那方洋面上行驶，见了这般情景，料想必是遇着了什么水
雷，致有轰炸的事，所以吃惊不小。停了一会，那洋面上的黑烟已散开了，遥见海波如镜，并无一物。吾雄飞知是自己的侦探舰，已经化为灰烬了，不得已，只得把所部的大小各舰，都暂行碇泊在海洋当中，等傅翼到来，再作计较。等了半日，不想那只往水底行去的侦探舰，也回来了。侦探官尚实，见了吾雄飞，具说前途敌舰的防御，甚为严密，那防护线内，都于水面布有铁丝网，水底也伏有鱼雷舰多艘，切不可冒险前去，去必凶多吉少。吾雄飞听说，甚为纳闷。未几，远远看见东方洋面上连樯如笋，乃是左右翼大队战舰来了。吾雄飞正拟打个无线电报过去，告诉两位统领侦探舰失利的事，教他留意，不料那大小各舰正行之间，忽然听见水面上响一声，左翼第二队的一艘铁甲大战舰，着了浮雷，把舰身右边铁甲击去了一大片。那舰身向左一侧，几乎歪到海里面去，幸亏船身木质里面，还衬有一层铁皮，没有击穿，不至进水，只把舰上的机器及玻璃器具震坏了许多，满舰上的人概行震倒。那舰晃了两晃，便从烟焰中突出，照旧行驶。同行的舰队见了，都吓得目瞪口呆。海傅两统领，忙传令教各舰都一律停驶，排成了阵势，就屯泊在这洋面之上。这里吾雄飞见了，也大吃一惊道：“怎么他们也撞在那话儿上去了？”一路说，一路就差本舰上的督队官驾了一艘电机小艇，去到傅统领舰上去，把早间侦探舰失事的话，禀知了傅统领，说自己所以不敢前进的原故，并问问目下受伤的那艘大战舰，上面兵弁等有无大损害。那督队官答应着去了，到晚间方回来缴令，说傅统领说的，战舰上兵弁，幸俱平安，现在就停在这里修理。至于早间的事，只好等元帅到了，再行禀报。

不说吾雄飞这边的事，且说海镜清，得了侦探舰失事的消息，不敢命人前去打捞尸骸物件，便和傅翼商量，
派了六艘水底鱼雷舰在附近十里洋面之内，彻上彻下的严密搜查。设或看见水雷，便设法立时轰毁。当下各舰奉了两统领的命，分头前往。其余铁甲鱼雷等舰，到了晚间，又放出电光，把一片大洋，照得变成了光明海。果然搜查了一日一夜，搜着了五六具水雷，就都设法将他炸毁了。到了第三日，黄之盛统率了大队兵舰，浩浩荡荡的由东方而来。海傅两统领见了，慌慌打个无线电过去，说前面不便进兵，请元帅暂行碇泊，再作计较。须臾，黄之盛覆了一电来，说前日侦探舰与左翼第二队战舰，遇着浮雷的事，本帅俱已尽知，现在大队毋庸停泊，要两位统领过船来一叙便了。海傅两统领接了这电之后，心下甚为疑惑。原来黄之盛过广州时，前头问他哥子借用的那些行军电器，已由京汉铁道送到广州，如数交与黄之盛收下。及到了钦州，遇着秦温两员侦探官回来缴令，已晓得吾雄飞所部的侦探舰与左翼第二队铁甲舰失事的事。当时参谋官耿光在旁，便上前说道：“启元帅，这兵轮遇见水雷炸裂的危险，某有一物可以预为防范，其名叫做行轮保险机，是从前西历一千八百八十六年时，美国马加亚君所创造。这保险机的形状，如两只大鸟翼一般，是熟铁制成的，安在舰头两旁，倘遇有他船探过，则机翅自能分开，使他不得近身，以免碰撞之患。其后美国又有卫来忒其人者，复就其法大加改良。某在湖北工艺学堂时，曾仿照卫来忒之式制了一具，又想出法子，在机翅上面，安了弹簧，不但遇见他舰自能撑开，而且有万余斤的反势力，能够把水面上几千斤重的东西，击至数百步以外，叫他不能妨害。这保险机某现带在这里，请元帅拿去一试，或者能避水雷之害，也未可知。”黄之盛听说，甚为欢喜，便道：“既如此，就请参谋把这机装在第三号蚊子舰上。再把那舰上的大铁板 放一块下海去试试看。”耿光答应了一个是，就从舱底把这机取出，依着黄之盛吩咐，指点工程队的兵士，教他如法装在第三号蚊子舰头上。

又取一块最重的铁板，放在水面，用绳系了，然后请黄之盛出来当面试验这机翅的击力。黄之盛依言步出舰
首来观看。只见那艘三号的蚊艇，从洋面上远远而来，少时与铁板相碰，只听得豁刺一声，那机翅突然张开，把一

块大铁板，打在数百步之外。各兵舰上的人见了，无不喝采。黄之盛也深为叹赏。当下便把这艘蚊艇，改为先锋舰，饬令先行，作为众舰的领港。又派了一艘二号的蚊艇，命耿参谋坐了，驶回广州，就在两广军械制造局，把保险机照式，制造三十具，须昼夜兼工赶造，以便造成后运至军前应用。分派已毕，便命左右把哥子黄之强寄到的行军电器，逐件打开来观看。只见一共有二十余种，内有两种，目前就要需用的，一种名叫海战知觉器，一种名叫洋面探险器。那海战知觉器之上注有细字云：

当西历一千九百零五年，日俄战于黄海时，日军屡胜，其所以屡胜者，一则因下赖火药之功，一则有新发明
之知觉器一种。其器用磁电以通知觉凡遇雪雾不能瞭望之时，前途二三海里外有敌舰之危险，此器皆能报知。故其海军胆力愈壮，而敢于冒险。同时有比国格致家丹布来克者，用电石仿照无线电报法，以电石等械配合土匣内，每船各置一具。但两舶相遇，无论相隔几何，电力苟可相通，即刻发电问讯方向，立即相避，以免相撞，名为免撞轮机。今兼此两机之法，制为此项海战知觉器。此器置之舰内，凡三十海里之内有无敌舰来袭，及或与他舰相撞，皆可预防。为海战时万不可少之品。再看洋面探险器之上也注有细字云：当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时，英国技士某发明电气探矿法。
其法与无线电信送电波于空气之理同。以诱导器名伊达可泰者，传送电波于地下，于发电机之旁，备有电话
听震器。听其鸣动，当电波通过地底时，受抵抗力不绝，其鸣动之声一律。

若逢矿脉，则抵抗力乍减，鸣动渐剧。熟练其术，能探知金矿之所在。今用其法仿造一机，令电气能通过水
面，遇水面上有金类质之物，则鸣动必剧，如系水雷等项须用电气燃发者，则即立时燃发，否则亦鸣动甚剧。故是机亦为海战时万不可少之品。

黄之盛见了这两种电器，甚为心喜。当时仔细一检，见知觉器有一百具，探检器有五十具。便命将知觉器分
送于大小各舰，每舰安放一具。那探险器因备得太少，不敷分派，只好把他安放在几艘铁甲战舰上，以防不测。余舰不能遍及。今见海傅两统领说起部下遇险的事，就覆电命他过船，把知觉器点交了五十具，探检器点交二十具，教两人如何用法。海傅两统领到此方知黄元帅有如此宝机，于是谢了元帅，带了这两种电器回来，也照式分派于各舰之上，由各人自己照应，以免再蹈覆辙。随后便命大众一齐起碇，仍旧向西而进。此时除了先锋舰及秦监、温燃等几艘侦探舰抢先行驶而外，次是右翼舰队，保护着粮舰病舰等，夹在中间，后面方是黄之盛自己督着中军大队，次第前进。还有许多水底鱼雷艇及各种小舰，或浮于水面，或潜入水底，都随着大队而行。只为各舰上都带有知觉器与探检器两样，一路上遇不着水雷便罢，否则就立时把他燃发了。

一日之间，大约燃发了十余具，真个是放胆而行，毫无顾忌。不料到了第二日，各舰队正行之间，忽然洋面上大震一声，那右翼第四队铁甲大战舰，已震作数十块，并合舰的兵弁器械，纷纷然如蝴蝶一般飞起来。有的直飞到半空之中，然后落下。

只见满海面尽是黑雾浓烟，弥漫不散，把那一片坦平如镜的海水，震得巨浪如山，掀腾不已。可怜舰上的一
众兵弁，有的被他震得血肉模糊，有的虽不曾受伤，然被他震到半天之上，又跌路海中，不保性命。傅翼在坐舰敌楼上瞧见了，慌忙升起号旗，命各舰前往施救。幸喜此番施救得早，否则又要和那侦探舰一样了。

停了一会，黄之盛的大队已到。傅翼连忙过舰去禀报，并自行请罪，说此时洋面上已没有水雷，这一定是水
底下敌人的水底潜行雷艇所为的。黄之盛听说，甚是不快。便传令召一众参谋官，到自己舱里来，商量个破敌之法。万家殷上前说道：

“水面的浮雷，用了耿参谋的保险机与元帅家里寄出的探险机两样，可以避得掉。这水底潜行雷艇，乃是往
来无定，且是人都看不见的，如何防范得来？依某愚见，元帅且把大队，碇泊在这里，俟得了个抵御水底雷艇之法，再行前进。”黄之盛方欲有言，只见费研也上前说道：“这事一定是敌军在水底所为的无疑，若要思患预防，莫如命温侦探去，请出洪继泉来，那时必有个善法。”黄之盛听说，连连点首道： “本帅就依着两位所说，把大队全行停泊在这里，等到洪继泉来，得了个抵御之策，再行起碇罢。”当下便传令教所有大小各舰并左右两翼的舰队，一齐列成阵势，停泊在海当中。因为温燃的侦探舰已先行一步了，须等他转来，方能办理这事。这一夜，中国全部的舰队，就屯在这洋面之上。到了半夜，果然温燃因为久候黄之盛的大队不到，把探得的紧要军情，赶回来寻着黄之盛的坐舰，要禀报元帅。
正是：

军心惶惑途多阻，敌势披猖港又封。

不知温燃见了元帅，有何紧要事件禀报，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回 呼将伯拟破潜水雷 谋抵御商用绿气炮

话说这时黄之盛正在计点日间那军舰上遇难的兵弁，共计折阅了若干名，内中受了伤送到医舰上调治的有多
少，要军政官一一查明，以便再行撤调战舰前来补足前数。忽闻得温燃要禀报紧要敌情，使立刻传见，问是什么事件？温燃道：“启元帅，敌人因为听说越南王要出兵帮助中国，先用水雷与旧敝的船舶，把越南海港塞断，使他兵舰不能进出。现在又探知了我军的情形，料着沿途燃发的水雷，是我军所为的，所以特出许多潜水雷艇，暗下里来算计我们。元帅若要破他潜水雷艇，除非把洪继泉邀来相商，或有个善策。”黄之盛听说，便道：“正是，本帅也是这样算计。为今之计，你须作速到琼州去一走，把洪继泉邀到这里来，与他商量这事，不可有误。”温燃奉了黄元帅的将令，口里答应了一声，立刻回到自己坐的侦探舰中，起子碇，直指东南方洋面，连夜行驶，一路思量：这潜行雷艇乃二十世纪以来海战为凶毒之利器，非设法把他破除，此番我军的损害，断然不少。据此而论，这设法破潜行雷艇一事，乃此番行军的第一要着，无怪元帅要急急去邀洪继泉了。

不说温燃心下暗想，且说这侦探舰到第二日上，抵了琼州海口，两岸炮台上的守兵，坐了舢板前来，验明是
中国的船，许他放进口去。温燃便留心观看两岸，可有极大的雄树没有？

看了三四里路，雄树的踪影全无。温燃心下好生惊讶，便教把舰身靠岸，自己上岸去观看。谁知甫上了岸，
就见百步之外，有一株十几围大的老雄树，生在那草地之上，那树根的圆径，足足有三四丈粗细。于是温燃赶忙走近前去，对这树仔细一看，只见树腹全空，旁有一窟，直通树顶。从外面看去，浑如一座破窑一般。当即挺身而入寻觅德律风所在。寻了半日，只见有半爿破瓮，搁在那地下，遮住了尺余的树根。试近前把破瓮揭将起来，果然看见里面安设一个德律风。便将电机摇了几下，随即听得那边有人查问是谁，并问为什么事。温燃就把自己的名姓来历，暨因为要破潜水雷艇，拟请洪总统过去扶助一事，细细说了一遍。只听见那边的答道：“此事我不能做主，请你少待，等禀知我的总统去。”温燃待了半刻钟工夫，又闻德律风铮铮作响。温燃忙问是谁，只听那边答道：“我便是洪总统。

黄元帅那里的事情，我已都知道。至于那水底潜行雷艇，却是百年来海军 毒之器。这艇在水里，驾驶的不过
两三人或一二人，然不论何等大船，一经该雷艇从水中放出炸弹，立时即被炸碎。该雷艇在水中行走，初时有气管两条出于水面，以吸空气，现在越造越精，那气管只须每日浮出海面四五欠，余俱藏伏水底，人不能见。海水既深且阔，纵使两军都有此艇，也不能得其来往踪迹，所以甚难防御。本总统现在制有一种宝镜，名为洞九渊，此镜虽不能制服那雷艇，然持此以航行海面，已可免潜水雷艇掩袭之虞。本总统现准将这洞九渊镜二十具，奉赠与黄元帅，而且立刻便差人送往，以表区区爱种之忱。足下请即行回去，替我致意黄元帅，料想足下见了黄元帅缴令时，那镜子早已送到了。”说罢，便 然无声。温燃此时不敢停留，就遵了洪继泉的吩咐，匆匆回到舰中，打从原航路驶回，不题。

且说黄之盛在那洋面上停了两日，这日正在盼望温燃的消意，忽然看见远处洋面上有一枝小小樯杆，上面挂
着一幅三角扯线船篷，下面亮晶晶的，仿佛似有小玻璃屋一座，向自己舰队里一直驶来。那行驶的速率，足足一点钟可行一百海里。黄之盛连忙扯起号旗向他查问时，可怪那小樯之上，也扯起号旗，说是有事要过这边来面谈的。黄之盛心下甚为疑讶，猜不出他是哪一国来的，是个兵船商船，但料他决不是敌人的兵舰，于是便换上一杆号旗，许他驶到自己队里来。那船见了，果然瞬息之间，就到了面前。从那玻璃小屋里钻出一个人来，向黄之盛的坐舰看

了两眼，把船慢慢地移到坐舰之旁，一手拾着一只白藤箱子，说要面见黄元帅。黄之盛见了，教把这人传上坐舰来。那人见了黄之盛，行了个鞠躬之礼，说道：“启元帅，敝总统因为温探长来说，元帅在此受了敌人潜水雷艇之厄，特差某送上宝镜二十具，聊作臂助。敝总统说现在政务甚忙，恕不亲身过来了。”黄之盛道：“我那温探长是何时见你们贵总统的？”那人答是今日早间。黄之盛听说，甚为骇异，道：“你们何以来的如此之快？这可奇了。”那人道：“某坐来的这铁壳小艇，每点钟要行七十海里，所以自琼州洋面到此，只消三个钟头够了。”黄之盛道：“这铁壳小艇是谁创造的？”那人道：“某曾闻得敝总统说，前此九十余年，挪威有个操航业的人，名叫布禄德，曾经受过挪政府赏给的副管驾文凭，尝自出心裁，创造这铁壳小艇，系由阿洛生德机厂承造。此艇纯系铁质，形如蛋壳，除艇面上设有玻璃舵楼一座，以便驾驶外，只有坚樯一根，余无别物。船中龙箍，安有活动机关，或升或降，均可随意。布德禄曾自坐此船，由挪威至美国圣露意斯地方赛会，横过大西洋，为时不过两日有半。现在某坐这艇，系仿布德禄旧法所造，所以有如此快捷也。”黄之盛听罢，便问：“贵总统见惠的宝镜何在？”那人道：“现在舱。”黄之盛教左右取进那只白藤箱子来打开看，乃是一架机器，可以令他浮在水面，底下嵌有一镜，人在上面将机轮略转几转，那镜子旁边就发出一股电光来，其光能透过木石，织毫毕见，又可把这镜放在水底，不论水之浅深，都能烛照无遗。黄之盛看了半天，忽然看见那镜旁注有许多细字云：
此镜系西历一千九百零四年，意大利人卑那所发明 新之奇器也。此器能下瞰海底，照见海底各物，不论如何
深浅，皆能洞察毫芒。又战时船长赖以认识布设水雷之所在，及预知潜水水雷之来袭。航海上借以创制海图，如陆地之易。海底电线公司，借以排除各种难事。航行之船只，借以察知船下之岩石沙堆，得免危险。船客借以观照水中游鱼，宛如活动电画，益增娱乐。诚新奇有用之器具也。卑尚制有升取器一种，能拾取海中之物，大而沉没之铁甲舰，小而金银珠宝及美术器之沉没者，无不可自由拾取云。

黄之盛看毕，暗想：这升取器也，是战时必取之物。几时须得问洪继泉借为用用才好。一路想，一路又看机器的侧面，见是大书着“洞九渊”三字，便又问那人道：“你们的贵总统说有二十具镜子见赐，这里不过一具，不知其余的可曾带来么？”那人道：“一概都带来，只要元帅派两个小校，随同某回到艇上，取来便了。”黄之盛点点首道：“甚好。”当下便派了六名亲兵，跟着那人上船，去搬那洞九渊的镜子。少时，果然陆陆续续又搬了十九具过来。那人见镜子已搬毕，便对着一个亲兵道：“拜托老兄在元帅前代禀一声，说某就此回去复命，恕不再行叩辞了。”说罢，把身子一扭，钻进玻璃舵楼，那小艇就如飞一般，驶回琼州去了。黄之盛闻知那人已去，自悔方才不曾把要借升取器一用的话，向他提及，甚为可惜。于是便传了海傅两统领到来，教他每人领了两副洞九渊去。一副交与前行的先锋舰，一副留作自用。又另取两副出来，一副放在自己坐舰上，一副交秦监领去。就命秦监的侦探舰在水底细细侦探，敌军有潜水雷艇来袭，立刻用暗号通知。吩咐已毕，把其余的藏在本舰的军械库内，以备缓急之需。等到第二日，温燃的侦探舰方始回来缴令。黄之盛道：“洪继泉那里已派人把宝镜送来，一切的事，本帅已经尽知。此番你的辛苦，已替你登在功劳簿上了。”温燃慌忙致谢而退。黄之盛部署已定，传令全部舰队，一齐起碇西行，不提。

且说鲁森总督全军驻在锡兰岛，连日接得越南先锋队的来电，说洋面浮电轰坏了中国军舰两艘，其一艘立时
沉没。鲁总督颇为欢慰。未几，又有电来，说中国舰队，不知带子什么电器，把沿途的水雷燃发了十余具，现在因水雷不能取胜，已派了潜水雷艇六艘，前往掩袭。未几，又有电来，说潜水雷艇仅奏效一次，中国舰队现在都携有宝镜，那宝镜里面射出的白光直透海底，潜水雷艇被他照得明明白白，不能再行偷袭。中国舰队已逼近越南，不日恐有大战，须请总督示下定夺。鲁总督连接了这两起的电报，心下好生焦急。无奈各国虽陆续派有舰队来到，并没有什么行军利器带来。接着西支那把巴拿马运河占了，美兵屡次往攻，无不挫败，不得已，只得电商各国政府，说中国的舰队利害，我军为保全同种起见，说不得要请各国公议，可否准将海牙平和会所议禁的绿气炮，权用一二

次，以免一败涂地。一面电覆越南洋面的先锋队，说中国海军远道而来，须要趁他未遑养息之时，竭力迎敌，使他不敢轻进，庶合着兵法宁我薄人毋人薄我两语。原来这时鲁总督派往越南洋面的先锋队，只有头等战斗舰四艘，二等战斗舰六艘，此外就是潜水雷艇十二艘，侦探舰一艘，病舰一艘，都是英德两国的海军。

先锋队司令官，乃是德国海军提督显利，曾在南非洲立过战功，也算一员猛将。这一天接到鲁总督的覆电，
便传令大小各舰，一齐起碇，直指东方洋面进发，以便遇着中国舰，可以迎头痛击。中国的侦探舰，探知这个消息，赶忙回来报入中军。黄之盛急传令与全部舰队，教按着兵法，排成阵势，缓缓而行，以便敌舰来到，把他围在核心，杀得他片甲不回。正是：

争存又演新历史，剧战同登大舞台。

毕竟不知黄白两军，以后在何处洋面交战，孰胜孰负，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 闻败报列强再会议 仿成规中国大征兵

话说此时系黄白两种民族，因生存竞争之问题上开战，所以红十字会之外，并没有什么局外之国前来观战。
中外商船，也断绝交通，因此印度支那洋面上，真个是海阔天空，一片极好大战场。这日黄之盛率领全部海军大小各舰八十余艘，浩浩荡荡，驶近越南洋面。相隔只有百余里路，忽见前面有敌舰十几艘，开足了机器，如飞而来。黄之盛传令各舰，待敌舰行近，大众包围上去，四面环攻。自己也上了敌楼，把测远镜移近眼前，仔细向着敌舰驶来的地方观看。只见自己的先锋舰，距离敌舰约有七海里之遥，那敌舰队里陡然飞出几个绯红的大弹子来。初时飞到的都落在海里，把海水淬得波涛坌涌，热气弥漫，末后一个飞到先锋舰边旁，只听得那铁甲上响一声，早已被他击做了一个大窟窿，外面海水便从这窟窿直灌而入。那艘先锋舰末及还炮攻击，已经失了战斗力，欹在海面，不能行动。黄之盛正待命他舰赶往相救，谁知那敌舰队里面，一连又飞出五六个大炮弹，乱落在这先锋舰的舱面之上。霎时间，烟焰漫空，满船火起。舰中的兵弁，都纷纷然跳下水中逃命。自此那敌军队里飞出来的大炮弹，便如飞蝗一般，一连打中了左翼舰队里第三号铁甲舰的船桅、第六号铁甲舰的烟囱，俱失了战斗力，不能行驶。又焚毁了第五号铁甲舰一艘，击沉了第八号铁甲舰一艘。这边中国战舰上虽开了几炮，奈俱未击中敌舰的要害。

须臾之间，那左翼全队战舰，便七零八落，支持不住。右翼各舰见了，也逡巡有退避之意。黄之盛在敌楼上
望见，慌忙教把促战的号旗升起，命大众奋力迎敌。岂知话犹未了，那被敌炮击坏烟囱第六号的铁甲舰上，突然飞出两枚大炮弹，将迎面而来的一艘头号敌舰，击做两截，立时沉没。随后右翼舰队里的人，因敌舰全队已逼近了，相与开放了几十门大炮，击坏了二号敌舰两艘，焚毁了二号敌舰一艘，都连机器损坏，不能行驶。

黄之盛见敌人已经挫锐，意欲趁此时一鼓而战，急急的催动中军全队，如飞前进。那边显利提督见了，料知
已难取胜，便率领战败的大小各舰十余艘，向西北方洋面败阵而逃。不想行不上三海里，遇见了中国的水底鱼雷舰，从水底放出水雷，轰炸了两艘头号铁甲大战舰，内有一号就是显利的坐舰。幸喜那舰底虽被炸伤，合舰的军士尚依然无恙，把个显利吓得三魂走了两魂，连忙放落舢板，跳在上面，逃得性命，奔到他舰上，仓皇而遁。

这里黄之盛统着大队，向前追赶，一直赶了三四十里，方收舰而回。此时敌舰上受伤的兵弁，早被红十字会
的救生船，全行救去。中国军舰上受伤的兵弁，亦由中国各舰设法救出，所以击坏的铁甲舰，除了焚毁及沉没的两艘以外，都由黄之盛派了三艘头号蚊子舰，拖回广州制造局去修理。兵士们都送往医舰上去调理。至于敌军遗下来的那二艘击坏的战舰，不消说得，早被中国的左翼舰队掳了过来，作为战利品。计点此番交战，共损失大小战舰五艘，折兵二百八十余名，失去的军装器械，约值银二百万两左右。然而从敌舰上掳来的兵士，却有五百多名，所得军械粮食、火药，约直银二百五十万。彼此两抵，还算是胜。所以黄之盛申奏上去，还把先放两枚大炮弹的那艘第六号铁甲舰上统领祝自立，保作提督，以示虽败犹荣。看官须知，此时军中用的，都是些无烟无声的枪炮，所以编小说的能说得这般明白，不比那十九世纪左右，每逢海战，便是炮声震地烟焰蔽天的情状了。若要晓得无烟无声枪炮之缘起，当知这是西历一千九百年时，法国某人所创制。其制之之法，以一铜铁管较炮口直径稍大者，套于炮口，弹丸由此跃出，而续出之炭气，即留于管中而不外散，故不发音，不生烟，且炭气旋即消灭，毫不障目。

闲话休提，且说显利提督战败之后，连夜领着几艘余下的舰队，驶离越南洋面。到第三日，到了新加坡。第
四日，到了巫来由海峡。便发电至鲁总督那里告急。一面商通英国驻泊新加坡的海军总统领，与英海军连为一气，

把海峡守住。两旁岸上的炮台，都添兵严密防守，不令中国兵舰驶过。鲁总督得了败电，便又电知各国，请把用绿气炮的事，速行集议。各国初时接到鲁总督的电音，彼此相商，拟俟先锋舰队与中国海军交战而后再行定夺。到此始知先锋队战败，于是一面电覆鲁总督，命他留心防守，一面各派代表，赴万国平和会，公议办法。各代表到了平和会，彼此商议了半日，议定办法四款：

一是各国为爱种起见，从前平和会所公禁的一切猛毒残酷之战具，皆许权用以应敌；

一各国臣民有精于科学，发明新式战具者，准其携往战地，用以破敌；

一各国宜添派水陆兵队，至战地助战，毋得借端推诿；

一各国境内，如有黄种人聚众扰乱，有碍治安者，准各国政府，援照战地办法，自由处置。

各代表决议之后，即日把这四款电知各国遵照，并电至锡兰岛，知照鲁总督，令其有恃无恐。自此鲁总督住
在锡兰，时常有白种各国派兵前来助战，又各国臣民精于科学，携了攻战之新器具，投到鲁总督这里来作臂助的，也络绎不绝。这消息被中国侦探舰及陆路各侦探查明，立刻电禀黄之盛。黄之盛便将显利提督扼守巫来由海峡，与各国添派军队助战，及平和会决议之四项办法，电奏中国大皇帝，请仿照白种各国的前规，也电请黄种各国派兵前来助战，并通饬本国臣民造有新式攻战器具的，都许其携来战地，以便立功。中国政府当担承往来运送之费，及给以奖赏，以示鼓励。

大皇帝闻奏之后，便命首相及外务部大臣会议，都说所请各节不妨照准。于是传一道电旨与黄之盛，着准其
所请。此时首相金作砺也和他姪女金凌霄商量，趁这个机会，把光学制造出来的器具，收拾起来，趁一艘商轮，投黄元帅军前，聊尽国民一分子之义务，并以显中国的人材。外部大臣见电旨发出之后，便来与金作砺会商，上了一个折子，请大皇帝发下两道敕旨，一道电饬直省大吏，出示令各属官民人等，如有奇才异能及创制有新式之攻战器具者，准由政府赀送战地，以收敌忾之功，而广功名之路；一道交由外部电知黄种各国，请其酌派兵队，前往战地助战。大皇帝披阅之下，立即分头降旨，不提。

且说黄之盛接了大皇帝这道电旨，便传集一众参谋，计议攻守之策。万家殷道：“我军屡次失机，俱因为敌
人占了先着，我仓猝之间，未曾预备之故。现在敌军在那里扼守巫来由海峡，请元帅倍道兼程，赶至新加坡，乘其不备，以全部海军与他搏战，必然取胜。”何杰道：“不然。十九世纪以后的战争，不是斗力，全是斗智。只要有新奇的战具，胜敌可以操券。即如潜水雷艇这件利器，前次我军为敌所败，乃是未及防备。后来我军有了行轮保险机，和那海战知觉器，洋面探险器三种奇器，还是不能取胜，直待有了洞九渊，然后我能窥见水底敌人来袭，敌人不能窥我之潜水雷艇往袭，是以后来终被我军轰了他铁甲大战舰两艘。某以为，今日科学家造出的各种攻战器具，与古时小说上所言的法宝一般，有法宝的便胜，没有法宝的便败。

设或彼此都有法宝，则优者胜，劣者败。某愿请元帅持以整暇，等到有奇才异能之士 新式行军利器来到，再行进战。”黄之盛本意，欲将越南海面敌人所设的水雷扫除一空，然后进兵，此时听了何杰的说话，便下令全部舰队，暂行碇泊越南东京湾口外。一面派了两艘蚊舰，带子两副行军探险器，去把东京湾口内一带敌人封港的水雷，

全行燃发，使无遗害。一面又差温燃再往琼州，问洪继泉借取升取器前来，以为捞取击沉的战舰，和取起敌人封锁越南港的水底旧船之用。温燃等奉了将令，都各人分头办各人事去了。

这里黄之盛碇泊了两日，忽然越南王差了宰相李良弼，乘着小艇由小港出于海口，来谒黄之盛。面陈越南王
日前要派海军前来助战，被敌人封了海口，不能出来各情。接着缅甸、暹罗两国，各派了一千五百铁甲军，前来助战。缅甸的大将名叫赵卢，军中带有战狗五百头。暹罗的大将名叫魏胜鹏，军中带有行军递信鸽二百只。都乘坐兵舰来见黄之盛，说敝国因奉了中国大皇帝的敕旨，教来军前听元帅指挥的。又过了一日，又有南洋婆罗洲、苏门答腊、爪哇三国，各派大将一员，兵舰三艘，前来助战。黄之盛吩咐军政官，教把各国派来助战之兵，都编在左右两翼的部下，归海傅两统领调遣。这数日之内，又迭接美澳两洲华工后裔两共和国的来电，据称澳洲的华兵，与英法诸国陆军连见数仗，彼此俱有损伤；美洲西支那国的华兵，不但占住了巴拿马河，且与美兵开战，迭获大胜。黄之盛看了，俱于覆电之中代为方略数语。到了第四日上，温燃从琼州转来了。随带着两部大升取器，来见黄之盛，当面缴令。说此番打德律风与洪继泉，即蒙洪继泉差了两名渔户，引至水底相见。

问明了来由，便慨然取了两部大升取器，命惯于驾驶的管带了，随某同来，听元帅的号令。黄之盛听说，便
步出舱外观看。只见那两部升取器，仿佛与挖泥机器相似，一时也看不出它的奥妙来。看了半天，看见那横面铁板上錾有英文百余字，教人把那英文录出来看时，只见上面写道：

右取升器一种，乃十九世纪之末，意大利人卑那所发明。

能拾海中诸物，大而沉没之铁甲舰，小而珠宝钱币，皆有拾取。

惟须与洞九渊镜并用，方为有济。兹特仿其法，造此放大之一种。曾用以拾取海底之珍珠珊瑚，及由海舶沉
没金银美术品之属，卓有成效，不可轻视。黄之盛看了，甚为欣喜。便命温燃率领这两部升取器，限十天之内，将越南海港内锁港之旧敝船只，及日前被水雷击沉的那两艘铁甲舰，一齐取出。温燃答应着，立刻命原管这机器的人，驾起这机器，驶进东京湾内去了。

又过了几日，这日是五月二十日，忽然侦探官秦监，匆匆来到黄之盛坐舰之上，口称有紧要军情，要面禀黄
元帅。正是：

师徒云集兵威壮，文报星驰军探勤。

不知是什么紧要军情，要来禀报，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梭博士试验步行器 费参谋布设艮止机

话说黄元帅听见左右传报，立刻传秦鉴进见，问探得什么紧要军情来了。秦监道：“某适才探得锡兰岛全岛
的黄种人民，立意与白种人反对，已刊发传单，不许岛中官商接济鲁总督军中的薪粮药弹等件，拟结成一个大团体，与白人开战。又发电到新加坡，令新加坡所有黄种人民，也一齐反对。现在提督所处的地位，甚为危险，所以

某特来禀知元帅。”黄之盛听了，倒颇望他们击败子敌船，助自己一臂之力。正欲吩咐秦监再行往探，只见左右来禀，说是金丞相的姪女儿金凌霄小姐，在外面求见。黄之盛此际猛然忆起金作砺那天祖饯时的说话，登时叫传进来。少时，金凌霄进入舱中，以军礼谒见，并说叔父寄声问元帅的安。黄之盛仔细朝她观看，见她年纪不过十四五岁，还是个黄花闺女，量她未必有什么本领，便与她略谈了几句，问明她坐了什么船来，带有仆妇几名，便把她权时安插在自己坐舰上一间后舰里面，不提。

却说鲁总督这日见各国续有兵队派到，正思拨几艘兵舰，前往巫来由海峡，协助显利提督，抵御中国舰队。
忽然左右上来禀报，有一个比国人，名叫梭阤，自称领了本国政府的文书，着他来见元帅的，现在坐着小船来到坐舰之外，请令定夺。鲁森听罢，教传进来。须臾只见一个长瘦面孔两颊长满短须的人，入舱进见，行了一个脱帽之礼。鲁总督看他身上是绅士的装饰，便问：“先生奉了贵国政府的公文，来此投军效力的么？”梭阤道：“正是。”说时，就在身边皮袋内掏出一通文书，呈与鲁总督。鲁总督打开看时，见上面写云：比利时海部大臣，奉书亚东大总督鲁麾下：

敝国文学博士梭阤，造有水上步行器一种，可行于大洋之上，如履平地。其速率则每点钟约行一百二十英
里，虽最快之轮舰，不能追及。人乘此器，可手掷炸弹，以轰故船。曾经敝国政府派管理新法大臣试验，无讹，给有专利文凭。兹该博士自愿携带此器二百部，亲来麾下听候差遣。应请验明录用，以符平和会两次会议之条款。并颂捷社，不宣。

鲁总督看毕，便恭恭敬敬对着梭阤说道：“先生不远万里，携此利器，前来助职，具见爱种之热诚，实可钦敬。目下正欲调一队军舰，前往巫来由海峡，助显利提督御敌，不识先生肯偕同前往否？”梭阤欠身道：“军门说哪里话来。某既然来此，安有不往之理？”鲁总督听说，甚是喜悦，当天便把梭阤留在自己坐舰上，以宾礼款待。

一宿无话。次日黎明，鲁总督派了俄国战舰四艘，命俄国大将麻克雪夫带子，前往巫来由海峡，协助显利提
督，就命梭阤同行。当下麻克雪夫将所部军舰略为部署，就与梭阤一同辞别了鲁总督，起碇东行。第二日，到了巫来由海峡，把军舰停在峡外，放了一只舢板，邀同梭随来见显利，说我们都是奉了鲁总督将令，特来助战的。显利听说，欣喜无限。当时便教军中备办酒筵，款待麻克雪夫与梭阤两人。席间说起自己在越南海面败军的耻辱，不觉切齿怒骂。麻克雪夫道：“胜败乃兵家常事，何足介意？”梭阤道：“军门不必懊丧。某此来，包管为军门报仇雪耻，使中国海军，不能越这海峡一步。军门若不相信，今夜便见分晓。”显利提督见梭阤已有了几分酒意，便道：

“这里离中国屯泊兵舰的所在，足足有四百多海里，今夜断然不及去搦战的了。请先生养息两日，随后再去罢。”梭阤道：“军门休得过虑，某这水上步行器，一点钟能行一百二十余里。这时动身，走到越南东京湾，不过十二点钟左右，尽来得及呢。”说罢，就从席间站起来，要连夜去显显自己的本领。显利提督见挽留不住，只好听他。

当下，梭阤奔回日间坐来的俄舰，取出两百枚炸弹，又叫军士们搬出五十部水上步行器，用绳索坠下海中。
那器便一齐浮在水面。随后自己也坠了下去，两只脚踏在那器的机板之上，略一踹动，那器就如飞行驶，比自行车还要快一倍，而且破浪冲波，极其平稳。喜得在舰上观看的人，都拍手叫好。梭阤立在水面，仰面高叫道：“哪位有胆气的好汉，随我去抢个头功？”舰上的人听说，果然就有许多不怕死的兵弁，也打从绳索上坠身入海，照样立在那器的机板上，内中有个人口里说道：“可惜这东西上面还欠一盏电灯，昏黑之中，恐要走错了路。”道犹未了，只见

梭阤用手在那器前面一根扶手的铜管上一按，即时放出一道雪亮的电光来。舰上的人见了，又都拍手叫好。梭阤此时四面一看，见五十部自行器上已都有了人，便又高叫道：“我们就此前去罢！”说着，自己抢先踹动了机板，向东方洋面而进。那四十九个人，便也兴高采烈的，要跟着前进。忽听得舰上的人自后高叫道：“你们用的炸弹还没有带去呢！”梭阤听得，只得回转身来，教把炸弹从舰上坠下。每人得了四枚，藏在身边。然后偕同大众，踹着机板，风驰电掣一般地去了。

这天是五月廿三日，梭阤与诸人在洋面上走了好一会，才看见半圆明月冉冉东升。又走两点多钟，已到了越
南国的领海。

遥望前头东北角一带洋面，隐隐有电光直透长空。估量着是中国舰队屯泊之处，便招呼大众，一律把步行器
上的电灯按熄，免被敌人看见。

且说此时东京湾近口一带中国的舰队，左翼的舰泊在近南，中军舰泊在近北。对面一带小岛旁边，泊的是暹
罗、缅甸等国助战的兵舰。中国军士只因地方与天时两俱炎热，大半不能安睡。且海镜清部下各舰，都装有海战知觉器，梭阤还没有来到，那专管知觉器的小军，便叫了起来，说有敌兵前来暗袭。

慌得左翼各舰的军士，都起来整顿枪炮，预备迎战。顷刻之间，那各舰舵楼上放出的电光，照得海面如同白
昼。梭阤见了，心下暗暗吃惊，说中国舰队里面，果有人物，如何我来劫营，已被他知道了？回头一看，那小岛旁边还泊有十余艘兵舰，都静悄悄的没有放什么电光，便轻轻招呼大众，走近各兵舰之下。

原来自来防守海口的，水里都靠着水雷，岸上都靠着炮台，船上都靠着大炮。至于洋面之上，却没有什么铁
锁铁网之类拦阻，所以步行器可以一直前进。梭阤走到舰队之下，便使个暗号，教大众把炸弹摸出来，用力从舰旁高高抛去，使他落在各舰之上。咦，果然厉害。霎时间，只听得各舰上浑如落下几十个霹雳，乒乓劈扑之声，蝉联不绝。有的把舵楼炸碎，有的把桅杆炸断，有的把机器炸坏。有的火星落到火药舱里面去，又把全船炸为粉碎。有的炸裂了舱板，就烈焰腾腾的，满船上烧起来。

可怜，各舰上军士们，大半还是在睡梦之中，就被它炸得断头折足，破腹流肠，十停中死了三四停。那未死
钓，都是昏昏的，到处乱窜，摸不着头脑。海镜清在对岸望见，料知是中了敌人之计，但不知炸弹是从那里来的，便教左右把极亮的电光射将过去，自己拿着测远镜细看，才看见那海面上仿佛有几个人影，往来其间。少时，那一阵人影，又都向北而去，似乎走得什快。海镜清看到这里，连忙对准了人影走动的方向，开了一炮，随后派一艘快舰，前往追赶了半天。天已亮了，那快舰的管带官，方带两具俄兵的死尸，两副橡皮造成内安铁机的东西，回来缴令。海镜清教把那东西取到面前一看，只见那铁板之旁，鎸有几个英文的文字，是“水上步行器”五字，底下还有许多小字云：

前在耶稣降世一千九百三年，德国兵船长克禄斯曼，创此步行器，能于水上旅行。克禄斯曼縻无量之脑力，
经营六载，乃始告成。兹仿其遗法，大加改良，计每点钟能行百二十海里。

昏夜用之，尚有电光，不至迷于所向。一千九百八十冬年，创造人梭阤附识。

海镜清看毕，正想再将他拆开细看，却好黄之盛得知夜间的事，派了参谋官周鸣鷟过来查问。海镜清便把夜
间所有情形，详细告诉了周鸣鷟，并将所获的步行器，交与周鸣鷟，代呈上黄元帅。周鸣鷟别了海统领，又到对岸查点各国前来助战的兵舰，见是无一艘不被炸伤。内有一艘婆罗洲派来的，竟全船俱毁。兵士们不是烧死，就是溺死，没有一人逃得性命。其余各舰，约死了三百余人，伤了七百余人。周鸣鷟看得伤心惨目，急忙回去，一一禀知了黄之盛，请将死伤的兵士，舁入医船，所有炸坏的兵舰，俱请各该统带用船拖带回国修理。并将两部水上步行器呈上，说这是海统领开炮之后，在洋面上得来的。黄之盛把步行器当着大众拆开看了一遍，便传令把全军参谋将校各官，都传到自己坐舰上来，商量个抵御之策。海镜清道：

“昨夜敌人用这水上步行器，不过侥胜。倘使对岸各国的舰上，都装有海战知觉器，都有电光射在洋面之上，使他无处藏身，他断然不敢前来侵犯。”黄之盛道：“虽然这般说，终究要想个抵御之策，方为妥当。”吴至德道：“他那步行器赛过自行车一般，既来得散漫，又走得神速，断非枪炮之力所能及。况目下一炮之费，至少也要百金左右，纵然开了出去，也不过击中他两三个人，甚至连两三人都击不中，以此抵御，良非易易。”

言未毕，费研挺身而出道：“某有抵御之策，某在京师电学堂里，曾仿西人捕捉禽兽之法，用铜丝造成一种
电网。不论什么动物，撞着这网，立刻浑身发弹，不能动弹。这网名为如意艮止圈，大而虎豹豺狼，小而虫鱼禽鸟，皆可捕捉。入其中，管教他四肢麻木，软做一团。只要请元帅发给铜丝数百担，某自能 使乘那水上步行器的敌人，来一个拿一个，易于探囊取物。请元帅不必担忧。”黄之盛道：“参谋电学虽精，但是我们的兵舰过多，若每艘要用一个艮止圈，一时那里能够造得出这许多？”费研道：“某现在拟把这艮止圈略为变通，在这东京湾口上，从西岸到东岸，用铜丝造一道铁栏，无论人物鸟兽，触着这铁栏，立刻被电气震倒，不必每船一个艮止圈也。”黄之盛道：“如此甚好。”便吩咐军械处，把军中随带的造行军电报的铜丝，都点交与费研应用。就命费研连夜在海口上布置起来。

正是：横江铁锁鸿离网，匝地铜丝鱼上钩。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

解。

第十回 纽约厂避电衣告成 东京湾步行军失势

话说费研领了铜丝，就带着军中工程队，同到海口，相度地势，把铜丝从西岸牵到东岸，牵了几十根。又在
两岸安下发电机器，派一百名小军看守。倘有船只经过此处，只要把电机放松，俾海面上的铜丝，沉到水底，便可进出自由。费研在海口布置了三日三夜，方始布置妥帖，专等捉拿乘坐步行器的敌人，不提。

且说梭阤，当夜炸坏了十余艘中国的军舰，因见对岸有电光射来，自揣势孤力弱，不敢逗留，急急引着大
众，向南而遁。

不料走不上两里，忽然背后飞到几十枚炮弹，将同来的人打死了三四名。梭阤见了，甚是吃惊，忙将两脚没
命的瑞那铁板。

瞬息之间，奔了一百多里路。比及红日东升，早已到了巫来由海峡。跳上显利提督的坐舰，见了显利，把在
越南海口炸毁中国舰队并半途中炮的情状，备细告知。显利大悦，当即吩咐疱人备办酒筵，为梭阤贺功。那跟着梭阤同去的俄兵，都一律赏给银牌，以示奖励。这日，鲁总督又派了两艘葡国新来助战的兵舰，由葡国大将彼得管带，来到巫来由海峡，协助守御。显利提督就邀了彼得，一同入席。酒过三巡，梭陀谈起中国舰队防守的严密，彼得道：“不瞒梭博士说，某此来带有速射炮五十尊。这速射炮每一分钟，能放八百响。炮弹重约一磅，可以及三英里至五英里之遥。还有速射枪五百枝，每一分钟能放一千二百响，也可以及三四英里之遥。这两种利器，都是仿美人麦其连法子造的。梭博士若再去破敌，某便同了前去，不难一战成功也。”显利道；“梭博士业已辛苦了一夜，且待养息数日，再去不迟。”彼得点头称是。这日大众饮得尽醉而散。

过了三日，彼得与梭阤同到显利坐舰上，说要趁夜一同再往东京湾劫营。显利应允。彼得就挑选了敢死之士
一百名，随着梭阤怀了炸弹，乘着水上步行器先行，自己坐了战舰随在后面。显利恐他兵单，派了自己部下兵舰四艘，俄国兵舰一艘，共是六艘，一同前往。这日晚间，梭阤率领葡兵一百人，饱餐了战饭，仍旧悄悄的往越南海面进发。及到东京湾，已是三更时分。梭随招呼大众，把器上的电光熄了，重复前进。谁知正行之间，只听梭随叫一声“啊呀”，便不能言语。随后听得“啊呀”之声不绝。原来都碰在费研所架的铜丝之上，触着了电气了。后面有几个乖觉的葡兵，猜着前面必有不妥，连忙把电灯亮出来一照，只见同来的人，有三四十个，都黏在铜丝之上，说不出话来，只管手是乱弹，好像苍绳撞到蛛网里似的。有两个上去用手把铜丝一拉，也被他黏住了。吓得余下的葡兵，拨转头就走。这里看守电机的小军，看见铜丝乱动，料是有敌军来到，忙驾了舢板到海洋当中去一看，果然有三十几个足踏步行器的人，在那里抖作一团。众小军呵呵大笑道：“你们莫非发了疟疾了？让我来带你回去罢！”说时便取出几十条绳索来，依着费参谋所教，不敢手攀铜丝，只把三十几个发抖的人，拿一个捆一个，都掼在舢板之内。连夜摇着舢板，去报知黄元帅。

黄之盛听说，教把拿着的人都抬了进来。此时梭阤与众人身上的电气已退，口里已能言语。黄之盛逐一审
问，方知梭阤已被小军拿到，便吩咐把所获的炸弹与步行器，都发下军械处存贮，所有梭阤一干人，并入日前掳到的显利战败时的军士，一同用军舰押解至越南东京，交与越南权时圈禁。又把费研传到，着实嘉奖了一番，命军政官上了他的功劳簿。原来此时越南海口所有锁港的船只，已被温燃用升取器一概捞起，港口尽已开通，越南王已派

有兵舰四艘前来助战，所以这些俘虏，就近圈禁在越南。这天押解俘虏兵舰转来，有两个中国实业学堂里学生，从滇越铁路到越南，顺便趁了这兵舰，来见黄之盛。

一个是四川人，名诸述祖，善能制造泅水衣，一个是云南人，名叫赫连震，善能制造软玻璃，如要派军士潜
行水底以袭敌舰，只须身穿泅水衣，头戴软玻璃面具，便可在水中畅行无阻。黄之盛当即将两人留在军中，以备日后袭敌之用，不提。

却说那一队逃回的葡兵，打从来时的原路，走了三个钟头，迎面遇见彼得的军舰飞驶而来，便高声叫道：“来舰休得前进，梭博士已被中国军中拿去了！”彼得听得，忙把舰上的电机停了，教一众葡兵缘着绳索上了坐舰，问梭博士如何会被中国拿去？众兵把夜间碰着铁丝的情形，述了一遍。彼得听毕，没奈何，只得传令各舰，仍回巫来由海峡，来见显利提督，就依着适才众葡兵所说的话，说与显利听了。显利甚是纳闷。此时俄国大将麻克雪夫在旁，便对显利说道：“这铜丝拿人的法子，并不足为奇。前此一百余年，地中海滨有一种禽鸟，羽毛美丽，最适妇人衣饰之用，此鸟冬则遵海而南，春则迎阳向北，因为翱翔数千里，翅弱力微，往往遇树则栖。那捕捉此鸟的人，因于树多的所在，密架铜丝于树上，用电机于隐处发电。此鸟一触铜丝上的电气，立即坠下。后来推广此法，用此捕捉狮象虎豹，亦甚应手。现越南海上中国军中所布设的铜丝，也是从这个古法变通出来的。若要设法破他，也不为难。某此来带一种铜丝制成的衣服，名为避电保险衣，只要雇一群织工来，把这衣与他看了，教他仿造百十件，命军士著了这衣，兼带锉刀一具，前往将铜丝锉断，他就无法可施了。”显利听说，顿觉胸怀一畅，就请麻克雪夫把那避电衣取来一看。麻克雪夫当即回到自家舰上，立刻取到。显利展开看时，只见那衣的大襟上，有镂金小字云：

此衣为前百年间俄国大书院教习阿的米甫所造，用金类抽丝所织。着于人身，则能免电气厄。当造成时，会
与其妇同着此衣，游于电中，虽火星发三尺许，毫无所碍，宜人备一袭为是，仿制人某附识。

显利看罢，颇加称赏。便与麻克雪夫言明，把避电衣留下，连夜差人送往美国纽约一家大纺织厂，教用铜丝
定织三百件，限期一月织成，以备应用。显利在巫来由海峡一住月余，这天是六月初三，忽接着欧洲电音，说埃及人乘了用鳄鱼拖行的水底潜行铁线艇，与各国征军开战，用炸药轰毁各国战舰九艘，苏黎士河仍被埃兵扼守，不能通航。又过了两日，又接着鲁总督的来电，说澳洲华工后裔的共和国，联合侨寓澳洲各处的黄种人，把澳洲域多利迤东一带地方，占据不少。现在锡兰岛全岛的黄种人，群起相应，欲谋变乱，暗地里约会新加坡、菲律滨、古巴、墨西哥诸处的黄种人，同时举兵，与我们白种人为敌。合当关照，并希加意防范，云云。显利看了，甚为担忧。

同时黄之盛在越南地方，也接着各处的密电，都说要起兵协助祖国的话。

又过了两日，日本国皇也派了兵舰八艘，前来助战。此时耿光，在广州制造厂造的三十具行轮保险机，已经
工竣，运到越南。黄之盛便命照式分装在各兵舰之上，又饬各兵舰把枪炮各件随时整顿，拟等广州制造厂内经修的兵舰，修理完全，便择日一齐起碇，去攻打巫来由海峡。不说黄之盛私自算计的事，且说显利差人在美国纽约定织避电保险衣，转瞬又是二十多天，那避电衣已如数制造完备。

承办的官，就把这些避电衣，由大西洋装载至巫来由海峡，交与显利提督。显利命左右收下了，当下便把彼得与麻克雪夫请到自己坐舰上，把避电衣点交与麻克雪夫，就与两人商议再去攻击中国舰的事。彼得道：“若要再去

的话，仍请将梭博士的步行器，全数交与某手下的兵士，就教这些军士带着锉刀，去把那海岸上的铜丝电机尽行毁了，以便将军舰驶进海口，一战成功。”显利道：“甚好，甚好。此番前往，全赖两位将军之力。”于是彼此商议，即于翌日七月初十日动手。

这日，显利早起传出令去，派了自己部下的兵舰四艘，随着俄葡两国来助战的兵舰，一共十艘，由麻克雪夫
与彼得两人带子，再往越南海面，与中国舰队决一雌雄。彼得到了半途，请麻克雪夫发出避电衣一百五十袭，教手下军士穿了。又每人给与锉刀一柄，炸弹三枚，然后乘了梭博士的步行器先去，破坏越南海面的铜丝，以便军舰进战。看官可知，这一次实乃天祚中国，幸是军中有了海战知觉器，否则早已不堪设想了。这日晚上初更时分，这一百五十名葡兵，到了东京湾海口，一齐动起手来，把铜丝挫断。那岸上看守电机的小军，忽觉得铜丝陡然断了，都为骇然。忙赶到海边，放出电光来一照，只见铜丝已尽拆断，有兵丁一大队，已越过铜丝前面去了。慌得手忙脚乱，急遣一人乘了一匹快马，去告知费参谋。

却说此时中国的舰队，因为迭次受创，防备得什严。海镜清正在晚浴。那看守海战器的兵弁，突然叫了起
来，说前面洋面上，有敌兵来劫营了。果然照见三海里之外，有百十个军士飞驶而来。这边左翼第二号铁甲舰上就开了一炮，遥见火星到处，击倒了三四十个。只说其余的必然要退去了，谁知仍是贾勇而前。海镜清见了，忙招呼各舰，待他逼近，把舰上新装的保险机的两翅张开，将他击毙在海中，免得他用炸药害人。须臾，那乘着步行器的敌兵，早到了面前。正要抛掷炸弹，先轰那左翼第一号与第六号的铁甲舰，忽见两舰上机翅张开，豁剌一声，把步行器上敌兵，大半击落海中，有的直击至数百步之外。余下的敌兵见了，方抱头鼠窜而遁。各舰见他去远了，随后又开了两炮。可巧，居然把那遁走的敌兵，都个个击中，死在海内，不曾有一个逃回。海镜清正待命军士放下舢板去捞取他的步行器，猛抬头看时，只见前面有一队敌舰，鱼贯而来。

那舰上的电光，虽相隔有二十余海里之遥，早已照耀荧煌，上烛霄汉。这时黄之盛的坐舰，虽相离较远，却
已飞速传下令来，饬各舰迎头奋击。于是左右两翼的舰队，同时起碇，向着敌舰所在的方向，分作两路前进，以便夹攻。正是：

安排骇骨填沧海，准备头颅饷敌军。

第十一回 遭炮毙华军受小挫 被火攻敌将丧残生

话说麻克雪夫与彼得两人，率领了十艘兵舰，驶到东京湾口，也不知道先去劫营的一百五十个军士胜负如
何，只见前面有中国兵舰二十余艘，迎将上来，两边相距四五海里。彼得便命舰上炮兵开炮，那炮就是速射炮，炮弹就如雨点般的，打到中国的兵舰上来，只把中国右翼第四号与第五号，左翼第二号与第四号兵舰上的兵丁，打伤了百余个，并打坏了舵楼上的玻璃远镜等等。亏得炮弹不过一磅多重，不能洞穿铁甲，又大半都落在水里，未曾击准。海镜清看见敌舰上的炮，只有两艘葡舰，最为厉害，便从斜刺里驶到敌舰之后，开了头等大炮向敌舰轰击。傅翼也命左右把部下兵舰驶到敌舰之旁，同时开炮。

各舰上所开的炮，弹子大的有百余磅重，虽然及不上速射炮的神速，然而击到敌舰上，不是把烟囱击断，就
是铁甲击穿。两边相持半点钟之久，中国兵弁被速射炮伤毙的，约有数百名之多。兵舰上的物件，击坏了不计其数。傅翼看见部下的舰队有些支持不住了，亲自奔下舵楼来，燃了两炮。第一炮把彼得坐舰的船尾击断了半截，第二炮恰好把舰右齐水线的铁甲击穿了一个大窟窿。那海水从这窟窿直灌而入舰身便侧，彼得吓得魂飞魄散，慌忙着了救命衣，跳下海去，凫水而逃。舰上的兵士也跟着入海逃命。随后显利派来的铁甲兵舰两艘，也被傅翼的炮击坏了一艘。麻克雪夫见大势不支，忙指挥各舰，一面开炮，一面向后退走。海傅两统领忙传令教一众军舰，向前兜围。彼得部下的速射炮舰，既已击沉了一艘，还有一艘因为主将逃走了，也不敢恋战，随着麻克雪夫败下阵来，都七零八落的向西南洋面而遁。海傅两帅统领部下军舰，追了一百余里，方不追了，都喜喜欢欢地奏凯而回。

黄之盛待左右两翼舰队驶回之后，计点死伤的兵士，约有四百十几名，便命将死的棺殓了，活的送到医舰里
去医治。此时那洋面上死伤的敌人，也被红十字会船上捞救起去了。这日中国大队军舰，仍回到越南海面去碇泊。各国前来助战的将弁，暨越南官吏等，都来黄之盛处，庆贺战胜不提。

却说彼得下海逃命之后，在海中泅了几百步，方被显利提督派来的战舰瞥见，救了起来。跟着麻克雪夫，垂头丧气地一路回到巫来由海峡，来见显利，备述前事。显利问：“那着了避弹衣，乘了步行器的一百五十名军士，往哪里去了？洋面上的铜丝，看见过没有？”彼得呆子半晌说：“铜丝并没有看见，至于一百五十名军士，却至今尚无下落，多分是化为沙虫的了。”显利听罢叹了一声，发电去告知鲁总督。这里只好等鲁总督的回电到来，再作道理。

话分两头，再说黄之盛自从战退了彼得、麻克雪夫之后，次日又有一个旧日的门弟子，名叫孟齐圣的来见。
这孟齐圣原籍山东，乃是江南电学堂里卒业生，能造一种流质电射灯，专供海战之用。因为在家中接得黄之盛的书信，所以特带子大号电射灯三百具，趁了商轮前来，投军效力。黄之盛接见之下，欣慰异常，忙问孟齐圣此番可有什么新奇攻战器具带来？孟齐圣答道：“只有一样，未知有用处否？”说着便教自己从人回到坐来的商轮上去，取了两具电射灯来呈上，请黄之盛观看。黄之盛见那灯形式，浑如炸弹一般，实在看不出有何用处，便要孟齐圣说知详细。当时孟齐圣说道：“自来水师炮舰所用的电射灯，以照岸台营垒船支，光如白昼，即目下兵舰上用以发电光者是也。然电光聚点，易被敌窥。前此九十年间，日俄交战之时，俄水师官名某者，因其法未善，遂新创一法，形仿炸弹，中贮流制药品，外有包壳，置炮开放，落水不沉而炸裂，其药溅浮水上，一触空气，陡发光明，周围能照若干密栗，且性极猛烈，水灌愈甚，他物触之尽成灰烬。现仿其法制造此灯，而格外放大。投之海面，能炸焚鱼雷水雷及人物鱼虾等，若以多具并置一处，炸裂时，即铁甲战舰，亦能洞穿。其力颇大。”

黄之盛听罢，大悦道：“贤契有此胜敌的利器，乃是国家的洪福，可喜之至。但敌船上的枪炮，很是厉害，
约每一分钟时，能放七八百响。纵有这电射灯，亦无术可以令其逼近敌舰，如法施用。现在惟有先将这电射灯，交水底潜行的侦探舰，教他们带到敌舰边上去，试演试演。如果敌人不能防范，那就要让贤契成功了。”孟齐圣听说，也自喜欢。

次日午前，秦监上来禀报探得的敌情，黄之盛就把孟齐圣电射炮的用法，向秦监细细说知，随即命孟齐圣取
出五十具电射灯来，交与秦监，教他先带在侦探舰内，前去试一试看。秦监遵令，即时领了电射灯五十具，回到自己坐舰。待到晚上，亲自取了一具，走到舰艄之上，只见玉兔初升，海上波光漾，好似碰碎玻璃一般。便用力把这电射灯掼将下去。咦，好不厉害。只听得响一声，那海面上金星乱进，立刻化了一片火光，与洋油泼在水面上燃着的无异，连到自己坐的这艘水底鱼雷舰，也被他震得一高一低的，在水中颠簸。秦监见了，又惊又喜，当夜就去到

黄之盛那里请令，说要到巫来由海峡去劫营。黄之盛深知秦监是可靠的人，就满口应承了。这时孟齐圣得了消息，就禀知黄之盛，说要一同前去，黄之盛也点头应允。秦监便与孟齐圣，高高兴兴乘着月色，到自己坐舰里，连夜起身。这艘水底潜行舰和水老鼠似的，在水底钻了一日一夜，直到第二夜初更时分，才驶到巫来由海峡，慢慢把舰身浮出水面，只见前面有一艘大铁甲军舰，碇泊在波心，仿佛似显利提督的坐舰。秦监暗想：须得如此如此方能得手。便取出十余具电射灯放在舱面上，一面开足了舰上的电机，使舰身对着敌舰侧面，驶将过去，随手将所有电射灯，都掼在敌舰之旁，使他炸裂。说时迟，那时快，只见电射灯落下之处，如巨霆发于水上，登时将敌舰的尾部，炸得粉碎。比及舰中军士警起来看时，那海水已化成了一座火山，舰身后半已进了水，立刻就要沉下。

究竟如何忽然水面上发火？也不遑根究了，各人抢了一个救命圈，向着海中乱跳。谁知水面上的火性尤猛
烈，身上沾着些儿，就要化为灰烬。所以跳下海的人，都是死的。原来这艘军舰，仍是麻克雪夫的坐舰。此时麻克雪夫从梦中跳起，见四围火光烛天，舰上的军士，鬼哭神号，走投无路，料知今夜必然性命不保，便奔到卧房里，拿出手枪来，装好铅弹，对准着自己胸口，砰的一声，早已呜呼哀哉了。其余的军士，方在设法逃命，那舰身已大半沉在海中。不死于火，亦死于水。须臾之间，船与人俱同归于尽。这时秦监的坐舰，当火起时，早已一溜烟驶出圈子外，往水里一钻，滴溜溜的由原路驶回。第三日早晨，到了越南的海面，便和孟齐圣到黄之盛舰上来请功。黄之盛问知详细，便将两人各记大功一次，待养息数日，再行前往。

这且慢表，且说鲁总督接着了败耗之后，愈畏中国人厉害，日夜踌躇。过了两日，又接着麻克雪夫战败自戕的电信，便把钢牙一锉，说道：“我不能杀尽中国，誓不回国！”便命就近在印度炮厂内连夜赶造绿气炮十尊，以便造好之后，与中国决个雌雄。原来这绿气炮，是用绿气制成的。绿气乃八十四种原质中最毒的一种原质，只要那烟味儿进了人的鼻子管，立刻就要送命。从前俄皇所组织的万国弭兵会，因为这绿气炮是第一件杀人的利器，曾经公同商议，永远禁用。此番，若不是各国的代表提议抵制黄祸，特许开禁，任凭何人都不敢用的。

闲话休提，且说黄之盛见自己部下已有了几个艺能之士，又有几起助战的海军，又有几件攻战的利器，便与
各参谋官计议，决计进兵。此时越南海口已一律开通，前头拖至广州制造厂去修的战舰，已次第修好。惟天气正在立秋之后，暑热未退。

黄之盛不能久待，遂传令本部即左右两翼大小各舰，以及日本、越南、缅甸、暹罗、苏门答腊、爪哇派来助
战的军舰，都择于七月十六日，一齐起碇，打从新加坡前进。改委祝自立统领率领铁甲四艘、蚊艇六艘，为中国全部舰队的先锋，先行开驶。

第二起是海镜清所统的左翼船队。第三起是傅翼所统的右翼的舰队。第四起是各国助战的舰队。第五起方是
黄之盛同了一班文案参谋等官，统着中军大队，并运粮舰等计大小各舰三十余艘，次第进行。此时温燃秦监两人，仍照旧派作行军侦探，先一天起程，探有紧要敌情，便飞速报来。只有随军的医舰，却教他随后缓缓而行。到了十六这天，这一队中国军舰，开离越南海面，越南海口炮台上的军官，升了二十三门炮恭送。一路行来，真个是舳舻千里，旌旗蔽空，凛凛威风，腾腾杀气。还有许多水底鱼雷舰及平常的鱼雷舰，前后追随，好不威武。到了第三日，先锋祝自立的舰队，先驶到离新加坡一百余海里的一个洋面之上，忽见前面秦监的侦探舰，飞驶而来，桅上升起了号旗，要请主将说话。祝自立便教部下舰队暂且停轮，把秦监请到自己坐舰上相见。秦监道：“某于昨晚探得，敌军的绿气炮已经造竣，送到军前应用。故特来关照先锋，请先锋留神。”祝自立听说，拱手称谢。等秦监去后，便传谕部下各舰，教他缓缓而行。又教把海战知觉器，照式装在各舰上，预备敌舰来袭。

不说祝自立一路小心，且说秦监别了先锋队，重又驾着侦探舰向东前进。行了半日，方遇着左右翼即中军各
舰队，便急急的驶到元帅坐舰之旁，来见黄之盛，就把前头对祝自立所说的话，说了一遍。黄之盛听罢，忽然失声高叫道：“阿呀，我倒忘了！”正是：若要敌军消毒焰，除非高士出山林。

要知黄之盛说是忘了什么，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为黄族刘教习下山 遭绿气傅统领殉国

话说黄之盛当年在本省高等理科学堂肄业的时候，有一位化学教习，姓刘名绳祖，是浙江青田县刘诚意伯的
后裔，学问精深，与黄之盛极其投契。迨黄之盛毕业之年，这位刘教习年已古稀，又素来淡于仕进，遂隐居括苍山中，与人世不相闻问。

但他当年曾对黄之盛说起，西人所造的绿气炮，乃最凶极毒之物，倘战时其人用此，只有避在上风，不令炮
烟侵犯，方保无虞。否则只有设法教他先行燃发，使他临阵时仅余空炮，亦可无害。黄之盛曾问及可有方法破这绿气炮，刘教习说：“只有用我那化水为火之法，将装配这炮的敌舰，一把火烧了，也算破他之策。但是这化水为火之法，也凶毒异常，不能传与他人的。”因此黄之盛此时听了秦监的说话，就陡然想起刘教习来。

只是一说，刘教习享惯了清福，就是国家五征三聘，他也是高卧不起的。除非自己亲到括苍山中去请他，或
者能暂时下山一走，也未可知。黄之盛再四踌躇，实在除去自己亲走一遭，没有他法。于是传令教所有全部舰队，摆成了一个一字长蛇阵，驶到暹罗国地面，一个荒岛之旁，拣那无风的所在都下了碇，又差秦监速行赶到前面，把先锋舰队追回，屯在一处。一面电奏中国大皇帝，陈明自己要亲身去请刘绳祖的原故；一面召集参谋文案及来投营效力的一班人，当面吩咐道：“本帅目下为着敌人要用绿气炮的事，不得已要到浙江走一遭，往返不过两礼拜，这里的军务，就请众参谋公同商议而行，倘敌舰前来掩袭，须要将全部舰队都驶在上风，使他绿气炮不能取胜，最为要紧。如无敌舰来到，切不可轻易挑战，致罹不测。”说罢又将海傅两统领即各舰将弁，一概传到，吩咐道：“本帅有事要回中国，约半月之久，诸君俱要悉听参谋官节制，断不可轻举妄动，致生意外。再者本帅回国之事，切不可泄漏风声，违者定按军法。”大众听说，都赶忙答应道：“敢不谨遵元帅的将令。”黄之盛当下就调到一艘水底潜行的鱼雷艇，别了大众，带着参谋官周鸣鷟，踏上这艇，立刻径向东方洋面开驶。

按下暹罗海面上的事，单说黄之盛舟行两日，到了越南东京，当即舍舟而陆，趁了滇越铁路的电车，到了云
南省城，又改乘云龙铁路火车，到了广西，又由粤汉铁路转入沪汉杭沪浙闽等铁路，到了浦城界上。又趁了处州运煤的铁路，径诣青田，询明括苍山刘教习隐居的所在，穷半日之力，与周鸣鷟登山越岭，来到一所棕毛遮盖的竹屋门口，正待要叩门进去，请见刘绳祖，忽见屋后山涧边一条小石桥上，有一童颜鹤发的老者，踏歌而来。黄之盛定睛一看，正是刘老先生，便迎将上去口称恩师，脱帽致敬。刘绳祖猛然看见了黄之盛，倒很觉诧异，忙问你到此何干，黄之盛道：“说起话长，可否容某到恩师屋里去详细禀陈？”刘绳祖听说，便慢慢地走到竹屋之外，推开了门，引着黄之盛、周鸣鷟两人走入一所小小的八角棕亭，分宾主坐下，少时童子捧上茶来，黄之盛先问了恩师的好，然后把来意细细述了一遍。刘绳祖听毕，把眉峰一皱，说道：“老夫年逾九十，安能任跋涉之劳，然看着同胞分上，此事却义不容辞，但是没有一个能为老夫代劳的人，如何是好？”黄之盛道：“可否把那化水为火之法，传授与某，也省得恩师跋涉一番。”

刘绳祖摇头道：“不好不好。”说罢，许久皱眉不语。黄之盛忍不住，又启口说道：“此番恩师若不助某一臂，眼见得是要全军覆没的。”刘绳祖道：“罢罢，老夫就拼着受些辛苦，和你走一遭罢。”黄之盛听说，好似膺了九锡一般，喜得手舞足蹈，忙又问道：“恩师有此爱种热肠，真是中国的幸福，敢问恩师哪天可以动身？”刘绳祖道；“你休得性急，老夫料得敌人探知你不在军中，必乘间前来攻击，以图侥胜，老夫包你五天之内，可以同到暹罗

海面便了。”黄之盛来的时候，路上足足走了七天，今见说是五天可到暹罗海面，不知老先生是何神术，因此愈喜不自胜。黄之盛正在心下打算，只见刘绳祖吩咐童子把我的游艇抬出来，拂拭拂拭，这东西已五年不用，恐怕里面的机关，都生了铁锈了。童子答应着去了，少时，有两个垂髫小鬟，端了一壶村酿，五个小盆子，盛着些山肴野味，放在竹案之上。

刘绳祖便命在竹案的抽屉之内，取出三副杯箸来招呼两人入座。

黄之盛与周鸣鷟不敢逊让，随意饱餐一顿，食毕，先时去的童子，已候在旁边，说游船已收拾好了，请老先
生就此动身。

黄之盛听说，不觉骇然，看那刘绳祖只见他立起身来，转入北首一间屋子里去，不知与何人说了几句话，便
走出来招呼自己与周鸣鷟，走出大门外，只见那东首空地之上，摆着了一个飞行空中的小气球，刘绳祖走上前把气球的门开了，黄之盛、周鸣鷟也跟着一同走入，只见里面有三四个洋锦的小杌子，还有许多干粮、水果、牛乳、饼干等类，堆在一旁。刘绳祖与周鸣鷟、黄之盛坐下之后，就把气球门关上，停了一会，黄之盛觉得身子有些摇荡，回转头对着玻璃窗子往下看时，只见下边山川林麓，都从眼底下刷过，晓得气球已升在半空之上，胸怀好不舒畅。自从这日起，这气球在空中飞行了两日两夜，往下看时，只见下面一片洪波巨浪，茫无涯涣，估着已是到了南洋海面了。又过了一日一夜，早又行过了越南海面，黄之盛悬念着自己的舰队，恐怕敌舰前来攻击。这日天甫黎明，就只管对着玻璃窗，往下观看，及至行近了暹罗洋面，不料前面果然有一片黑烟，笼罩水面，黄之盛叫声不好，取出测远镜来，再行细看，只见有五六艘中国的战舰都乱纷纷的向东方逃窜，后面追赶的敌舰三艘，还在那里开着绿气炮，任意攻击。又再看前面荒岛之旁，并没有一艘中国兵船的踪影，黄之盛急得连连顿足，只叫如何是好。刘绳祖见了，在旁相劝道：“此时急也无用，常言道：胜败乃兵家之常事，且把气球掉头向东，随着战败的自己舰队而行，再作道理。”

原来荒岛里的舰队，自从黄之盛动身之后，显利提督探得中国大队兵舰，将次驶到新加坡，就发电到鲁总督
处告急，鲁总督因为在印度厂里制造的绿气炮，将次造好，随即复电，说目下但请小心严守，不日绿气炮造成，就可以取胜了。果然过了一礼拜，鲁总督自己率领了大小军舰三十余艘，内中英俄、弗独、瑞典、挪威、葡萄牙、西班牙、丹马、比利时、意大利等国俱派有数艘，只有希腊、瑞士、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几国的军舰俱在恶国境内，帮同抵御匈耶律，有十余艘在地中海，与埃及对垒，不能随着鲁总督偕来。鲁总督全军于七月二十三日起碇东行，至二十八日，到了巫来由海峡，显利探知鲁总督亲自来到，直迎到数十里之外，鲁总督与显利会晤之后，先问麻克雪夫被中国火攻情形，与目下中国兵舰的举动，显利备细告知，并说这两天暹罗洋面上不见动静，想是又有什么布置了。

鲁总督道：“黄之盛是个小心谨慎的人，按兵不动，必有原故。”

便密派两艘潜水鱼雷艇，前往侦探。过了一日，那侦探回来，报称中国的舰队少了一艘中军帅的坐舰，又不似日前热闹，想黄之盛不是患病，必是往他处去了。鲁总督听说，便道：“既然中国舰队中途不进，其中必有道理。古语云：先人有夺人之心，我们当趁此时机，努力前往攻击，免得他停留长智了。”

这日到了半夜一点钟时分，鲁总督把十尊绿气炮，分配在十艘战舰之上，又派出巡洋舰十艘，命显利统领
了，前往暹罗洋面挑战。显利奉统帅的将令，立刻会合众舰，向暹罗国方面开驶，第二日就是黄之盛回到南洋这日，洋面上的西北风很大，中国侦探舰探知敌军来到，急急报知众参谋官，众参谋就传令，教各舰要化整为散，抢着上风奔避，以免为绿气炮所窘。各舰当下就恪遵号令，一起一起的起碇，向荒岛后面驶行，谁知正驶了三四里，敌舰已鱼贯而至，迎面就遇着右翼的舰队，不等中国舰上开炮，便燃了一门绿气炮，傅翼在北舵楼上望见，要想走避，已是走避不及。炮烟过处，脑经一眩，就从舵楼上掉将下来，可怜应了古人“出师未捷身先死”这句诗，这时凡是傅翼舰上的兵士，被绿气熏着的，个个晕绝，就是他舰的军士，只要鼻子管里吸着些许绿气，都身不由主，跌倒在地。况兼敌军的绿气炮，又迭二连三的开放过来，只放得中国左翼舰队里的兵弁，人人送命，个个归阴，只有舱底下司机及烧火的工人没有被绿气熏着，保全了性命。显利见中国军舰上的人已同时毙命，掌舵无人，那舰身在洋面上如醉人一般，横冲直撞的乱驶，便传令部下各舰上前擒捕噫。也是中国的舰队不该全军覆没，这些敌舰只顾贪功，围捕中国右翼各舰，所有中军与各国助战的军舰，俱乘空驶往荒岛后面，只受东南风不受西北风的所在去了。惟有左翼二三四号铁甲战舰与两艘蚊艇，于路被显利瞥见，派了三艘战舰上前兜击。这三艘战舰就是黄之盛在气球里窥见的，内中有一艘带子一尊绿气炮，还有两艘就是平常战舰，这边中国的五艘军舰，料敌人都带着绿气炮，不敢迎敌，拨转舵来，往东方便驶。这一天一直驶了三百余海里，那三艘敌舰只在后紧紧跟追，直至黄昏时分，见洋面上转了东风，又海雾溟漾，咫尺莫辨，恐怕或有疏失，方始怏怏而回。

此时黄之盛与刘绳祖等乘着气球，跟了本国的五艘败舰，在空际飞行到晚，见敌舰已往后退去了，方才请问刘绳祖，今夜作何区处，刘绳祖道：“且看他们碇泊在什么地方。”停了一会，那五艘战舰细审后面无人追袭，便在洋面上雁翅排开，暂时停泊。刘绳祖见了，就把气球落将下来，齐巧落在自己第三号战舰之上。看官要晓得昔年洋人造的气球，都是随风飘泊，落下时不定在什么地方，刘绳祖所乘的气球，是自己用新法改良的，所以能起落自由。黄之盛见气球已经落在自己舰上，连忙走出来一看，不觉大吃一惊，正是：飘扬只剩旌旗影，寂静不闻笳鼓喧。毕竟不知看见了什么东西，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化水作火刘叟定谋 转败为功金姬献策

话说黄之盛走出气球门，四面一看，只见舰上一个人影都没有，还疑是全舰的人都被敌军捕了，以故吃惊非
小。及至走到舵楼之前，才看见舰上的主将总兵官何懋功正从舵楼上走去走来，原来各舰上兵弁，因为晓得绿气炮利害，都在舱下躲避，只剩主将一人，拼着性命在舵楼上司舵。况且气球落下来时候，又无甚声响，所以大家还躲着没有出来，此时何懋功突然看见了黄之盛，也惊骇异常，不知他何时来到舰上的，忙向黄之盛行了一个礼，口称“不知元帅何时来此，有失迎迓。”黄之盛道：“这且慢提，现在且问你这舰上的军士，往那里去了？”何懋功道：“不瞒元帅说，他们因为惧怕绿气炮，都躲在舱下。”

说着就招呼众军士，出来参见元帅。黄之盛听说，略略放心，又问海镜清统领与其余各军舰到那里去了，何懋功道：“早间敌军来到时，某等都奉着参谋官号令，分头驶往荒岛之后碇泊，谁知右翼的舰队，正行之间，被敌舰拦住，开炮轰击，某等五艘军舰，行至半途，忽然被敌将瞥见了，也派了三艘战舰，前来追赶，追了一天，一直追到这里，方才退去。至于其余各舰的下落，某无从探悉，不敢妄禀。”黄之盛听毕，刘绳祖在旁问道：“为什么要把各舰驶往荒岛后面去？”黄之盛道：“那地方能避西北风，虽有绿气炮，无能为害，所以要避到那地方。”

刘绳祖道：“据此而论，目下转了东风，那地方就不可恃，难保敌人不前去攻击，须作速去救他们才是。”黄之盛道：“恩师所言极是，但不知恩师此去，可要用什么器具材料不要？请吩咐下来，以便预备。”刘绳祖道：“我这化水为 之法，是从水底下放起火来，使水面上一切人物器械，都成灰烬，水之为物，原系氢氧二气所成，分之则为氢气氧气，合之则为水，是水与氢氧二气，固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然水性善能灭火，氢氧二气则善能生火，和而合之，遇火即燃，热烈之至，无可与比。

是水与氢氧二气，质虽相同，而性实相反，曩曾有人欲考究善法，将水化为氢氧二气，售之于人，借获大
利，然久之未寻得廉俭之法，如以电过水，水即分为氢氧二气，然成本过重，终无大用。至西一千九百零四年，有意大利人名满拿者，精于化学，考得数种化学药料，能将水化为氢氧二气，其药料成本甚轻，每化成氢氧气十万尺，只值银十五仙，较煤气价廉六百倍，而热力则较煤气为尤胜。老夫幼年在意京罗马留学时，访求满拿的后人，得了他祖父传下来的秘本，学得此法，回华后又加 研究，逐渐改良。现在只要药水一瓶，就能把百步之内海面上的水，化成一百五十万尺氢氧二气，再用电火引之，那怕你数万吨的铁甲舰，管教它顷刻成灰。因为这法子杀人太凶了，所以老夫誓不传授他人，今日若要去攻击敌人，报复这场战败的羞耻，只要有几个善能泅水的人，拿了老夫的药水去，倾在敌舰碇泊的洋面，那洋面上自然就有了暗号，老夫和你只要坐在这气球中，往下观看，一见暗号，便掷个火种下去，自然就够他受用了。”黄之盛道：“要泅水的人，也很容易，请恩师用毕晚膳，把气球飞到前面荒岛后去，寻着了某的坐舰，那就有这种人了。”刘绳祖道：“很好很好。”此时各舰的军校，已来谒见过黄元帅，随即摆上晚膳来。黄之盛因为心悬两地，食不下咽，草草用过夜膳，便与刘绳祖、周鸣鹫两人，仍旧坐在气球之中，传谕令各舰随后也驶回荒岛。那气球闭上了门，升至九霄云外，不消两个时辰，已到了荒岛的后面，落将下来，昏黑之中，见有许多军舰，东几艘，西几艘，都屯在洋面之上。黄之盛就近走到一艘铁甲大战舰之旁，叫上面军士放下舢板来，那军士听得岸边有人叫喊，忙禀知统领，岂知这艘铁甲就是海镜清的坐舰，海镜清闻报，出来探看，仿佛听见是黄之盛声音，便教急忙放舢板下去，迎接上来。于是三人一同走上这舰，黄之盛一见海镜清，便问左翼队何在，海镜清把傅翼如何阵亡，并各舰俱为敌军捕去的事，述了一遍。黄之盛听说，不胜伤感，当下也把自己到青田

及早间随着何懋功舰队东去之事，各述大概。随即由海镜清派了一艘蚊艇，与黄之盛等三人坐了，送到中军元帅坐舰之上。众参谋、文案等听说黄元帅回来，一一上来参见。黄之盛举目观看，没有见诸述祖、赫连震两人，料知两人因将夜半，非奉传唤，未必起来，便教左右去请。不想话犹未了，两人也接踵上来参见，黄之盛道：“请问两君所制的泅水衣，与软玻璃的眼镜，共带来多少件？”诸述祖与赫连震一齐欠身答道：“启元帅，某等随身带来的，不过三四十件，元帅若要用时，可以克期添造的。”

这时刘绳祖也坐在一旁，黄之盛就回头问道：“恩师要用着多少泅水的人？”刘绳祖道：“十个八个也有了。”黄之盛听说，立刻教诸赫两人去取十件泅水衣、十副软玻璃眼镜来，刘绳祖道：“你休要慌忙，敌军离此甚远，此时要去劫营，也来不及了。”黄之盛想了一想，对着刘绳祖道：“如此只好明天，再行布置，但到了明天，敌舰又来挑战，却用何法抵御呢？”刘绳祖道：“老夫的化水为火法，只可用于黑夜，若白昼用之，那暗号看不清楚，不免要误了大事。”黄之盛听说，心下十分焦灼，此时金凌霄小姐因闻知黄元帅 来，正上来参见，遂乘间进言道：“据某的愚见，只要那倾药水的人，有一定的钟头，无论黑夜白昼，俱可行事。好在有了这个气球，夜间可以用孟齐圣先生的流质电射炮去引火，若在白昼，某尚有新法，可以包管成功。某有一种新法所造的日光镜，带在气球之内，便是白昼也能发火，请元帅且免忧烦。”黄之盛道：“请问金小姐的日光镜，是如何制造？如何便能引火呢？”金凌霄道：“请元帅听某说来：世界上一切光热，皆从日而发，聚日光于一点，即可生火，此理前哲早经发明，故曩年有人谓此法可用之恒旸之国，以光热生汽，以汽连机，则将机器一项，可专用日光之热力，柴薪煤炭等一概可废。然此人所云，不过徒托空言，迨西一千九百零四年，有人想得一法，用小透光镜一千七百八十八面而聚光于一点，此点适当锅炉，炉中水即化汽，后美国旧金山南边，因每年晴日多而雨日少，土人便筑一镜架于该地，这架上面镜子甚大，合各镜计之，径得英尺三十二尺六寸，光点聚处，能沸极大锅炉之水，并能燃灼万物。某尝窃仿其法，制有小镜一具，大镜一具，若用为引火燃烧之器，诚最新之利器也。”

黄之盛听毕，对金凌霄道：“你所造的日光镜有如此大用，诚为佩服之至，但是刘老先生的气球甚小，安不下你的镜架，只好暂时不用，你所说的与倾药水的人约定时刻这法子，却是什稳，本帅今日就采用了。”金凌霄谢了一声，退将下来。黄之盛便与刘绳祖商议，派出二十名素来善于泅水的军士，每人予他药水一瓶，约定明日午刻，在敌舰大队屯泊的地方，一齐倾在水面上，即速速回来。这二十名军士，却要身着泅水衣，眼戴软玻璃眼镜，从水底走去的。自己却与刘绳祖取了孟齐圣最小的电射灯十余具，以便届时放火。商议已定，便传谕教挑选各舰上素能泅水的军士二十名，又教诸赫两人，把泅水衣与软玻璃眼镜照数取来。须臾，两人已向后面舱底下军械库内如数取到，黄之盛看那泅水衣的箱子上，有小字数行道：西一千九百零五年时，瑞西国人普鲁布士，用新法制成一种泅水衣，在舍弥华湖试演，普氏自穿此衣，跃入水中，任意游行，与陆地无异。其衣以树胶造成，即长置水中，亦不溶解。

且腰部有囊，可藏食物与护身之器，虽值大鱼，亦不足惧。现略仿其法改造是衣，以供游行水底之用，如深
入水中，尚有皮带以通空气也，诸述祖识。

又看软玻璃眼镜的木箱上，亦有细字数行云：

此制软造玻璃眼镜法，创始于西一千九百零四年澳在利国马花爹省之雷哥非路，能使玻璃原料，如粉如泥，
捏作器皿，后复坚硬异常，有若铜铁，虽以大铁锤捶之，亦不碎裂，其耐热力亦与铜铁等，盖名为软玻璃，实则坚如铜铁之硬玻璃也。

兹用其法造为此项眼镜，式如面具，可以入水不濡，并可护脑，赫连震附识。

黄之盛一一看毕，点头赞叹，便把所挑选的军士传上来，每人给予衣一件眼镜一具，派一艘潜水鱼雷艇，送
到巫来由海峡。临动身的时候，又由刘绳祖从气球内取出二十瓶药水来，各给一瓶，约于明日午刻，一齐把来倾在敌舰之旁，不得有误，众军士答应着，坐了潜水鱼雷艇去了。这里黄之盛与刘绳祖部署已毕，彼此略睡片时，未及黎明，即起来着衣盥颊，同进气球，飞起空中，直指巫来由海峡而去。不提。

且说显利提督，将中国右翼舰队尽行捕去之后，四顾一望，不知其余的中国兵舰，到那里去了，便掌着得胜
鼓，驶回巫来由海峡，来见鲁森总督请功。鲁总督问明了战时的详情，好生喜悦，便一面摆酒为显利贺功，一面教把中国舰上傅统领以下众人的尸骸都搬到岸上去，拣一块空地埋葬了。又对显利说道：

“我料黄之盛此时必然不在军中，否则晓得我们有了绿气炮，定然早有准备，不至今天败到这个地位了。俗
语云：一不做，两不休，我们宜趁黄之盛不在军中的时候，就于明晚三更，出其不意，再去破他一阵，将军以为如何？”显利道：“明日须把十尊绿气炮一同带去，并多派几艘军舰去，以期一战成功，免得黄种人再行猖獗。”到了次日午前，昨晚去追中国左翼舰队三号战舰，也回来了。鲁总督问知各舰所以不能捕到中国兵舰之故，笑道：“这也无妨，终是笼中之鸟，釜底之鱼，逃不出我手掌心的了。”鲁总督与显利商议一番，便传下令去把所有各国派来军舰上统领，概行传到，面授机宜，预备晚间出战的事。不想鲁总督正在部署，忽然左右上前禀报导：“启元帅，半空中有一个小气球，由东北方飞驶而来，不像是观战的局外人坐的，莫非敌人有什么诡计？”鲁总督听说，慌忙步出船头来观看，这一来，有分教：银涛百丈喷红焰，铁甲千寻付劫灰。

不知鲁总督看见了什么东西，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彩嘉言进兵驻锡兰 延残喘亡命归孟买

话说鲁总督步出船头，仰首向空中观看，果然看见有个小小的气球，由东方飞驶而来，心下好生疑骇，连忙上了舵楼，把一面五万倍的显微镜移过来，对准着气球一看，只见气球外面有几个华人，不觉失声叫道：“阿呀，中国军中的奸细来了。”

此时鲁总督还说是这气球内所坐的人，必是刺客一流，要来谋害自己性命的。便一面传令教各舰留心防范，
一面调到一艘潜水鱼雷艇，自己坐下，等到气球里面有人落下来时，便往水底逃命。不料方跳到鱼雷艇之上，就听见各舰上的军士一片声喧，说水面上起了火了，接连又听得许多人高喊救命之声，甚是凄惨。急忙四下里一看，只见那东北方海面上浓烟罩地，烈焰冲天，好像泼翻了火油失慎似的，烧得来舰旁的铁甲通红，不知这火如何而起，何以能在水面焚烧。正在惊怪之间，又见西北方海面上，也有一片火光，轰轰烈烈的烧将起来，顷刻之间，就烧到自己面前，那些兵舰上存贮药弹的库房，被火气一逼，无不立时轰炸，有的把舰轰破，有的把舱板轰碎，军士们有被他击到半空之中，然后落下来的。鲁总督看到这里叫一声不好，急忙把鱼雷艇上舱门开了，耸身跃下，随手闭上舱门，将艇身如法沉入水底。此时海面上周围数十里之间，已烧得一片通红，不可向迩，可怜这巫来由海峡之内，十几国军舰，七万六千几百名军人，除了住在潜水鱼雷艇之上，及看见火势猛抢了救命圈跳下海去的，余者都活活

烧死，烧得来尸臭熏天，海波俱沸，把三四十号白人的军舰，烧一个罄尽。那海峡两岸上居民都成群结队的登高观看，后来水面上因药力已尽，没有火了，只有几艘军舰，因燃料充足，直烧至下午三点钟方熄。

这日黄之盛与刘绳祖，自从气球到了敌军屯泊的所在，按时抛下流质电射灯，放起火来之后，足足在半空里观看到晚，看到敌舰上的军士烧得焦头烂额哀号狂叫之时，刘绳祖道：“老夫早知道这化水为火的法子，如此厉害，所以不肯轻易传授他人的。”黄之盛道：“恩师的说话，诚然不错。”迨汪洋面上火熄之后，黄之盛见无数敌舰已杳无踪影，只有西南角上还有十三四艘军舰，未被延烧，屯在那里不动，心下颇为疑讶，便与刘绳祖商量，把气球驶到那军舰之上，朝下仔细辨认，原来就是傅统领所部的右翼全队的军舰，都搁在这里，但舰上都是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黄之盛道：“如此火光烛天，这舰上没有一人出来观看，一定是敌人未曾派兵看守，否则必是见火势利害，怕延烧到这里，预先上岸走了。”刘绳祖道：“我们何不把这气球落在那大号战舰之上，上去探探看。”黄之盛道：“甚好。”于是就把气球对准那艘大战舰，落将下来，黄之盛开了气球门，先走出来，四下里一望，见无一人，便走至下舱，又由下舱走至汽炉旁边及煤炭房军械库等处，各处搜查了一遍，见那煤炭粮食军械，都丝毫没有移动，又却只影全无。黄之盛口称咄咄怪事，仍旧走出舱面，把舱下所见的情景，告知刘绳祖，请把气球起在空中，落到第二艘战舰上去，再行查探。刘绳祖依言，立刻两人又驾着气球，落到第二艘舰上，黄之盛又照前搜查了一遍，又不见一人。黄之盛诧异起来，便与刘绳祖计议，把所有屯在这里的军舰，次第搜查过去，直至搜查到第六艘，方才看见一大群机匠火工，关在一间空舱之内。一见了黄之盛，认得是本国的元帅，都不胜狂喜，说我们已饿久了，请元帅速行救我们出去。黄之盛道：“尔等囚在此间，并没有派人看守么？”众人道：“有有，本有四五百兵，在这里看守我们，谁知今天午刻时候，他们正要造饭，忽见自家舰队屯泊的洋面上，无端发火，把战舰挨排烧过去，他们都料着是中国人放的火，恐怕这里洋面上，也要照样烧起来，弄得心慌意乱，竟不顾我们性命，急急的上岸躲避去了。”黄之盛道：“哦，原来如此。”说着，便转身走到械器房里，觅了一把大锉刀把舱门上的铁锁，狠命的锉了两锉，锉断了锁心，落在地下，顺手将门推开，众人喜得眼笑眉开，都走出舱来，拜谢黄元帅。黄之盛便命众人，趁着敌兵没有转来的时候，快把电机开了，驶回荒岛。大众哄一声，登时七手八脚，放下两只舢板，各人坐了，回到自己船上，开了电机，向东行驶。黄之盛与刘绳祖也不驾气球了，就坐在傅统领的坐舰上，一齐起碇而行。

这晚到了十二点钟时分，大家抵了荒岛。黄之盛便回到自己坐舰，把中军及左翼的军士，抽调了一千余名，
分派到右翼各空舰上，改命提督祝自立为右翼统领，又因贺国兴也死了，就派参谋官管遍埏为右翼参谋。分派已定，便差一官员到暹罗国，将自己从青田转来及右翼舰队战败，并目下火攻敌舰的情形，原原本本电奏中国大皇帝，请把自己交议院严加议处。这里刘绳祖因见敌舰已经焚尽，不必久留了，便欲乘了自己来时的气球，飞回青田。黄之盛再三向之称谢，又竭力挽留，无奈挽留刘绳祖不住，只得让他走了。黄之盛把全军整顿一番，过了两日，召集了众参谋统领等，商议进取之策。何杰道：“此时新加坡巫来由海峡一带，已无敌舰踪影，我军宜趁此时前往巫来由海峡屯泊，以为根据之地。”正议之间，外面报称有新加坡的三位绅董来到，要请见元帅，黄之盛便教请入相见。须臾，只见军政官带领三个人走入，黄之盛定睛观看，见一个是中国人，一个是印度人，一个是巫来由种人。这三人朝着上面行了一个礼，黄之盛让他们在两边椅位上坐了。那中国人便先行启齿道：“某名金汉杰，与某同来这两位先生，都是新加坡全埠公举的代表。敝处新加坡，日前听说元帅提兵到来，替黄种人争气，便发电南洋群岛、大亚齐、小亚齐、婆罗洲、菲律滨、锡兰、印度以及美洲的古巴、墨西哥、澳洲、非洲等处，拟把我们黄种的同胞，联合为一体，把白种人驱逐了，聊为元帅臂助。后来各地的同胞虽表同情，无奈白人的大军，都屯在新加坡锡兰两处，使我们不敢冒险动手，岂知元帅神威，竟能于半日之间，把敌舰扫荡一空，我们新加坡百姓，喜得来个个欢呼万岁。当夜便把本埠的白人及鲁总督部下逃在岸上的兵弁五百余名，一概拘捕了，用一艘大帆船，装运他们

送到欧洲，教某等前来欢迎元帅前往。不想某等正打算动身，大小亚齐、锡兰、婆罗洲、菲律滨等处的同胞，闻知元帅战胜的消息，也陆续来，说已照新加坡办理，把白人驱逐罄尽，所有险要地方，都归自己团练兵扼守，元帅此去一路可毫无阻滞，且可接济粮械一切，所以某等特来报知元帅，并恭迎元帅前往。”黄之盛听毕，甚是欢喜，便对金汉杰道：“请足下先回，代本帅向新加坡全埠的商民先表谢忱，本帅随后就要来了。”这里黄之盛便再与大众商议，耿光道：“既巫来由锡兰两埠的白人，已被我们黄种人驱逐净尽，元帅当即尸进兵，到巫来由海峡，察看情形，留下几艘战舰，在彼扼守太平洋门户，然后进至锡兰，审视敌人举动，相机行事，不知元帅以为如何？”黄之盛便问大众，大众都道：“耿参谋之言，甚合兵法。”此时左翼何懋功等三艘铁甲舰、两艘蚊艇与送黄之盛到越南去那艘潜水鱼雷艇，都早已回来，会在一处了。黄之盛因为此去虽中国路远，恐防军报阻滞，就派了四艘蚊艇，教他从梧州起西至锡兰，万余里洋面上，都安设了无线电报。安设已毕，黄之盛便传下将令，把全部军舰，择于八月初十日，一律起碇，向新加坡进发，届时全部的军舰依旧分作五起，一起一起的按队而行。

次日就到了新加坡，岸上人民见是中国的海军到了，沿海炮台都张了五彩龙旗，并升炮十三门，以表欢迎之
意。随后埠上的绅士，乘着小轮船出来，恭恭敬敬到黄之盛坐舰上来迎接，又送上啤酒一万瓶，牛脯一百担，用以犒劳军士。黄之盛只得概行收受，教军中备办筵席，将这些绅士殷勤款待一番。又随着众绅士上岸去巡视一遭，然后斟酌留兵扼守之策，金凌霄当着众人，上前进言道：“据某的愚见，此去过了锡兰，虽与敌人对垒，恐未必仍用水战，元帅宜将所有军舰，尽行分屯在新加坡、巫来由海峡、缅甸洋面、孟加拉湾以及锡兰等处，令其势如常山之蛇，东西八九千里之间，可以首尾连接，一气疏通，以免敌军再来侵犯，愚料鲁总督此次挫败之后，已知化水为火法的厉害，断不敢再调舰队前来搏战。此后两军相见，不在陆地，必在空中。元帅宜从速到内地调取陆军气球队若干前来，以为未雨之绸缪要紧。”黄之盛听了金凌霄这番议论，甚为佩服，当下便发电至汉阳，请湖广总督派气球队两营，带大气球五十具，前来助战。一面把左翼舰队，留在巫来由海峡，仍归海镜清统领，镇守新加坡、巫来由海峡一带要隘，其余的军舰，都跟黄之盛而行。黄之盛共留新加坡五天，方才起碇。一路在槟榔屿亚齐国领海等洋面，驶行五六日，到二处便留下几艘军舰，以资策应。直到八月二十五日，方到了锡兰。那锡兰岛的商民，也放炮升旗，备礼迎迓。黄之盛便把部下十余艘军舰，屯泊在锡兰海口，派兵上岸，把炮台守住，又派温燃乘了侦探舰，去侦探敌人消息。不提。

却说鲁提督那日匆匆钻到水底，而后直把那艘潜水鱼雷艇，驶到槟榔屿为止，谁知这地方的白人，已被土人
驱逐罄尽，只得孤孤凄凄的驾着鱼雷艇，回到锡兰岛，意图再举。此时岛中白人，也被黄种人驱逐罄尽，只有自己部下的几艘鱼雷艇既潜水鱼雷艇，在彼屯着，鲁总督见已不能自成一队，不得已招呼大众，一同驶至印度孟买地方，权行碇泊。一面命人登岸，到英国电报局，将自己全军覆没的情形，电知本国及各国政府，请速行核夺。各国政府闻此败报，大吃一惊，正是：全凭绿气仍无用，屡胜黄人也枉然。毕究不知各国政府后来作何办理，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谋报复决派气球队 遭掩袭连丧铁甲船

话说各国惊悉鲁总督败报而后，忙发电彼此相商，由各君主总统，再派代表人，即日前往荷兰万国平和会，
再行集议。

这日是八月二十九日，三十余国的代表人，都集于平和会会所，专议救援鲁总督的事。俄国代表首先启齿
道：“黄种人中有黄之盛这般的人才，今后海战断不能取胜了，依某愚见大家当速行调集陆军，围魏救赵之计，由敝国西耳河达尔给斯丹浩罕一带进攻中国天山北路，敝国协同挑选哥隆克兵，由西伯利亚攻入库伦乌里雅苏台各属，使黄之盛兼顾不遑，必能得手。”英国代表道：“不然，中国自从将蒙古、西藏改为行省以后，都屯有重兵，严密防范，必难幸胜，依某的愚见，如今南洋群岛即菲律滨、锡兰、婆罗洲各地人民，已都与我们白人反对，服属中国了。黄之盛的势力，愈见扩张，必须速行派兵前往，阻其西进之军，方为上策。现在海战既不能取胜，苏伊士海峡又依旧梗阻，不通航行，我白种诸国宜各派气球队若干，由欧洲飞至印度，仍归鲁总督调遣，与黄人决一胜负。某闻黄之盛此番火攻鲁总督的海军，是驾着气球来的，我 也仿照他的方法，多用气球，多带炸弹，一把火将他的舰队烧光，未为不可。”

话犹未了，各国派来的代表人，都一齐拍手，说此论极是，我们就照此办理罢。恶国代表道：“现在希腊、
瑞士、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布格尼亚及敝国的军士，与埃及国交兵，屡次败北，其故因埃及国的军队，在水里的，都驾了铁线制造的小艇，用鳄鱼拖了，到处燃放水雷，破坏我们的军舰不少，我军既无法可以招架，又防不胜防，虽有快枪巨炮，一无所用。况且埃及地方，酷热异常，军士们中疫死的无日不有，所以相持数月，不能取胜，日下既派遣气球队到印度，亦宜派几队到埃及去，以期与埃兵一决雌雄。”各国代表人听得此言，也齐声说是应该，但是有几个小国，却通国寻不出一个气球队的，这便如何是好？于是独弗两国的代表人道：“倘然国中没有气球队，便供给粮食军械，也是一样。”众代表闻所言公允，便也一律赞成。

这日散会，各人就把所议的办法，电知政府，从速施行，一面由平和会电知鲁总督，令其遵照。当日各国政
府，接了这电，有气球队的，就派遣气球队；没有气球队的，就振出粮食军械。这消息传到中国侦探耳朵里，便发电知照黄之盛。此时黄之盛早探得鲁总督逃在孟买，正思传檄印度，使他服从中国，然后移军孟买，以便进取。这日忽然接到各国要派气球队的电音，甚佩服金凌霄小姐的先见，便请金凌霄到大舱中间来议事。

金凌霄道：“料各国气球队到了此地，我们中国的气球队也早到了，但是各国调派气球队意思，在于用炸弹
毁我战舰，我所以檄调气球队的意思，在于焚毁敌军的气球。要知焚毁敌军的气球，非多制日光镜不可，元帅如以某言为然，请就近在这锡兰玻璃厂里，仿造日光镜四五十具，以便应用，免得敌军来到时，措手不及。再者敌军要用空中炸弹，毁我舰队，我亦宜预为戒备才是。”黄之盛听说，很觉金凌霄言之有理，当下便向金凌霄索取大小日光镜两架，派员运到锡兰玻璃厂里，照式定造五十具，限十五日竣工。又用最薄最软的纺绸，以代篷布，缝做各舰上的天棚，以避炸弹之害。盖炸弹由空中掷下时，遇坚则爆发，遇软则不易爆发也。黄之盛一一布置妥帖，过了两日，忽然中国大皇帝，电传一道谕旨来，黄之盛敬谨接收，饬文案官翻出来看时，只见上面写道：黄之盛奏称所部军舰，在暹罗洋面被敌人用绿气炮伤毙一万二千余人，请交议院议处一折，敌人趁黄之盛不在军中，蔑弃平和会禁约，擅用绿气炮，有愧文明国举动。黄之盛虽不能备敌于先，犹能胜敌于后，兹据议院议奏，黄之盛可免其处分，

至于此次伤毙之军人将校等，其家属已饬有司分别抚恤。黄之盛此后务宜悉心运筹，先事防范，以挫大敌而奏肤功。毋负国家之委任，钦此。

黄之盛读毕，便教军政官把这道谕旨到各舰宣示一遍，用以鼓舞军情。又过了两日，侦探官温燃特来禀报，
说鲁总督处无端有二十余具气球到来，必定不久要前来见仗，望乞留心。

黄之盛心下暗想，敌人的气球到了，如何本国的气球队还没有到。好容易盼望到第三日，中国气球队两营真
个到了。黄之盛见了营官万图南，命将两营的兵士，暂时分住在右翼舰队之上。

万图南说：“还有两个武昌城里实业学堂的学生，一名沉作霖，一名尹家衡，都是略略有些本领的，此番有志投笔从戎，也随某同来，要见元帅。”黄之盛道：“甚好。”便请他们过来相见。

万图南听说，忙招呼两人前来与黄之盛行礼。黄之盛先启齿问道：“二位才学必然高深，可否赐教一
二？”沉作霖第一个答道：

“某并无他长，不过于化学略识皮毛，能将药水化分泥土，提出各种营养料，以备军中乏食之时，可以无虞饥饿而已。”黄之盛道：“这是最有用的本领，可敬可敬。”随后尹家衡也欠身说道：“某也没有什么长技，不过能造水火二物，预备军中不时之需而已。”黄之盛听说，满心欢喜道：“照此说来，军中有了两位降临，粮食水火一切可造，今后用不着粮台了。请问这水火如何造法？”尹家衡道：“当西历一千九百零四年时，美国因地典拿省烈珠满埠，有个精通格致的人，名叫丹尼士，考出一法，用药水和泥，造成砖样，用代煤薪，而火力不减，极耐燃烧，其价值仅及煤炭之半，且此项泥土，随处皆有，某今亦悟得此法，曾经试验，与丹尼士造的无异。又欧洲红海 鸦殿地方，向乏雨泽，前人曾有一法，用玻璃两片，长丈半、阔五尺、厚半寸，砌成人字纹，覆于水沟之上，玻璃之四周，俱有槽道，以便水流，当日午猛热之际，水气上升，一经日热销皆，变成淡质，从玻璃四周槽道流下，成为上等之水。每玻璃两片，一点钟内可得水一磅，某尝窃仿其法，将此种玻璃，覆于湿土之上，或秽沟之上，亦能造成上等之淡水，倘无湿土，则掘地成坑，深至潮湿之处，亦可应用。”黄之盛听毕，连声夸奖道：

“二位既有如此神术，想药水必已随身携至，请先把营养食料与泥造的煤砖两样，即日试造起来，以佐军
需。”于是沉作霖、尹家衡两人，就请黄之盛发下赀本，就近在锡兰地方，雇工设厂，试造去了。

到了九月十五这一日，所有在锡兰定造的日光镜并软绸天棚两样，俱一律竣工，送到黄之盛舰上来，黄之盛
教金凌霄小姐出来，验明合用，然后一一点收。那天棚就分饬各舰拿去张挂起来，日光镜即交与金凌霄小姐收管，等敌军来到时试用。

黄之盛一边的事，且暂时按下。

且说气球这件东西，造法虽发明于前二百年，然往来不能自由，只能视风之顺逆为进退。到了西一千九百年
以外，西国专究这项学问的人很多，于是分出几样的气球来。一系美洲巴西国人奴满所造，名游空船，能远行无危险，曾在英国演试，经路透电驰报环球，以赞美之。

一系法人庐波记氏所发明，名空中飞行器，虽逆风亦能行，每点钟可行三四十英里，上下自由，无倾跌之
患。

一系美国人山多切摩所造，曾由美国起程，飞度东洋，赴日本国观战。

一系美国桑港亚尔米尼姆造成，名世泰莱茵，长二百八十英尺，略如船式，能载重二万一千磅，每具可容三
千人，内有货舱，足以容纳各项货物食料，为世界最大之飞行船。

现在各国所派的气球队，都是用最大的这一种气球，惟有黄之盛调到的气球队，因为金凌霄小姐说大气球转
动不灵，所以都是山多切摩所造这种气球，每具不过容十数人，仅敷运载日光镜之用。这日是九月十二日，英弗两国的气球队先到了孟买，从此每日俱有一两国的气球，从欧非而来。鲁总督因为急于报复，到了九月二十一日，见已凑足了五十具大气球，便邀齐各气球队的队长，商议袭击中国舰队之策。独国气球队队长洛意斯先言道：“前此与中国交战的将校兵弁，都丧于巫来由海峡之中，此番如要复仇，须乘其不备，派出气球队若干，各带大号炸弹，趁天阴月暗之夜，前往掩袭，定获全胜无疑。”

弗国气球队长木尼那道：“全胜恐未可必，盖以我们气球队到了这里，黄之盛得了消息，必有准备。故虽往掩袭，还得分外小心。”鲁总督道：“两君的高见，都是不差。就请两君带了贵国的气球队，各备应用炸弹，就此起程，约在明日晚间，一同飞到锡兰，须候到初更以后，再把气球潜行到中国舰队之上，抛下炸弹，朝下攻击，好歹也教黄之盛丢了半条性命。 ”洛意斯与木尼那听说，都道：“统帅吩咐的话极是。”当下两人便退回本队，遵照将令，前往锡兰去了。

且说黄之盛屯在锡兰，派了许多侦探，日夜探听敌军的动静，无奈总探听不出，因为气球是飞行天上的东
西，不比从水里来的，瞒不过海战知觉器，又可以用化水为火法去破他。所以二十二日这晚上，黄之盛分毫没有准备，这晚到了二更左右，守夜的军士，忽然听得水面上响了一声，随后有水花溅将起来，好是半空中掉下一块石头似的。正在骇怪，忽又听得邻舰上大震一声，如起了霹雳一般，急回头看时，只见那艘铁甲大战舰的前半段，已裂作数块，并舵楼烟囟炮位桅杆，一齐倒下海里去了。登时那舰上的兵士，从梦中惊起来，失魂落魄的四面乱窜，道犹未了，一连又响了三四声，轰裂了三四艘军舰，有轰坏一半的，有全身轰沉的，有一响之后，随即满船火起的。此时黄之盛尚未就枕，耳听得外面一迭连声的大声震响，料知必是敌人前来暗算，慌忙走出舱外看时，忽见外面飞进一件东西，朝自己额角上打来，只听得咕咚一声，陡觉两眼火星乱进，一交跌在舱面之上。正是：未及尸骸盛马革，先教性命等鸿毛。

毕竟黄之盛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金小姐云端开剧战 温探长水府访奇人

话说黄之盛跌倒之后随即昏晕过去，这时左右的兵士，忙赶上前来，仔细一看，原来黄之盛是被炸弹在邻舰
上炸裂的木片，飞过来打坏的。于是大众急急挽扶，口称元帅苏醒，叫了半晌，黄之盛才回过一口气来。众参谋等

听得元帅受伤，都一齐拥出来观看，及至看见黄之盛已经苏醒，便命左右扶了元帅到卧室之中，传令教军医前来调治。黄之盛坐在软榻之上，勉强对众人说道：“这是鲁森那厮，遣派气球队来此，暗施毒计，你们速速替我传出令去，教把电光射至半天，测定气球所在的方向，开炮轰击，把敌人吓走了，再作道理。”原来金凌霄的日光镜，只可用于白昼，不能用于深夜，所以敌人的气球来到时，实无他法可以抵御。闲话休提。

且说洛意斯与木尼那两人正在半空中抛掷炸弹，轰烧中国舰队，大众兴高采烈之时，猛然见中国军舰上电光
闪处，有十几颗大炮弹飞至面前，几乎击中了气球，吓得木尼那骨软筋麻，忙送个暗号与洛意斯，教他一同退走。洛意斯见炮弹来得凶猛，也恐一时失利，只得与木尼那两人拨转气球，仍回孟买。这气球因为造得太笨太大，行走迟滞，所以在途中要足足四十余个钟头，才到得孟买。两人回到孟买之后，连夜来见鲁总督，把轰坏中国务舰的始末情形，备细告知。鲁总督道：“两位此番要算辛苦了，但这用炸弹焚烧敌舰的法子，并不算十分奇特，我闻黄之盛日前也调到两营气球队，目下既吃了这个亏，必然也要拣天阴月黑之夜，潜来报复，诸君还得加意提防才是。” 洛意斯道：“目下且待某休息几天，再将我军所有的气球队会齐，去把中国舰队，焚毁一空，免贻后患，岂不爽快。”鲁总督道：“虽然这样说，还得时刻戒备，休要大意才是。”自此鲁总督军中，夜间必严加防范不提。

话说黄之盛这晚虽然受伤，等到敌人去后，便命海统领代为计点全军共炸坏军舰几艘，死伤军士几名。须臾
海统领已查明来禀复，说本国的铁甲军舰，共炸坏四艘，炸沉了一艘，又炸坏蚊子艇两艘，军士阵亡的五百六十余名，受伤的八百余名，此外日本派来助战的军舰炸伤了一艘，军士死二百余名，伤一百余名，现在除死者照常棺敛外，伤者俱送往病舰，命军医悉心医治去了。”黄之盛听说，叹了一口气道：“幸亏金小姐有先见之明，预将软绸天棚遮了各舰，炸弹落在软绸上的，不能爆发，大半都滚入海中，否则还不止损失这些了。”说着，便教左右请金凌霄小姐来，商议军情。少时金凌霄来到，见了黄之盛，先问了伤势若何，然后问是元帅有何吩咐。黄之盛道：“我军昨晚未曾提防，致被敌人暗算，本帅料敌人此番占了便宜去后，这日晚必然起了全队的气球，仍来掩袭，不知我军当用何术防范。方保无虞？”金凌霄道：“据某愚见，敌军的气球队，行动笨滞，今日得胜而回，须明晚方能安抵孟买，如要卷甲重来，必须休息几天，至于再来的时候，必定如元帅方才所说，全队都要到齐，断不是零星而来的。所以暂时且不须防范，等过了三天之后，元帅伤势稍平，那时再一面派一二十具气珠，夜间起在半空，带足了炸弹，以备敌军气球来到时，与他在暗中厮杀，一面把其余的气球，交某带往孟买，某当携了日光镜前去，管教鲁森那厮，断送在某手中。”黄之盛道：“如此甚好，本帅就依此部署便了。”过了两日，果然黄之盛伤势稍稍平复，便传令教万图南自今夜起，每夜带了气球二十具，在半空 往来巡视，见有敌人气球来到，便用炸弹去将他击退，不可有误。其余的气球，可尽行交与金凌霄小姐，着他带往孟买，与敌人开仗。万图南得了将令，便挑选了二十具气球，自行统带，余下的都交与金凌霄小姐。黄之盛又把金凌霄唤到舱中，嘱咐一番临阵小心的说话，然后金凌霄捡了三十架日光镜，每个气球给他一架，教导这些军士如何用法，指教一番，同时把三十架气球，起在半空，飞也似的望着西北方去了。

且说鲁总督因欲急于奏功，到了洛意斯回来的第三日，又派了意国气球队队长非地难德男爵，带了本国的气
球队，再到锡兰去，焚烧中国舰队，非地难德不敢违逆军令，只得即刻起程。这日到正午时候，鲁总督正在鱼雷艇上闲望，忽然看见东南角上远远的有黑星几十点，由云外而来，心下好生疑讶，连忙走上舵楼，向测远镜中仔细审视，见是一大群气球。鲁总督知是中国的气球队到了，着实不敢怠慢，立刻传令，教各国气球队长，把所有气球尽行起在空中，以备迎敌。各国气球队队长，当即遵令，手忙脚乱的，都把气球从平地上升起来。此时满天上的气球，映着日光，五彩陆离的，甚是好看。当初十九世纪出世的人，那晓得百年之后，世界上有如此奇异的战争，像

这般的战争，岂不与《西游记》、《封神传》上所说的话相仿佛？早知世界有这一日，那城垒炮台等等，都用他不着了。话休絮烦。

且说金凌霄小姐带了三十具气球，飞到孟买，举目向前观看，只见半空中高高低低的，升起了几十具大气
球，金凌霄心中暗想道：原来他们已看见我了，预备对敌了，也罢，让我做个先下手为强罢。便在气球中传一个暗号，教大众把日光镜，朝着西面张起来，这壁厢的敌军见了，弄得头脑眩晕，连眼睛都张不开。不料那日光所射之处，竟变成了一团烈火，不论射到什么地方，无不登时吐焰，立刻生烟，有几个敌人所用的大气球，被那日光逼将过去，只见那气球如放天火一般，烟雾腾腾的在半天里，焚烧起来，那气球里面的军士，就从云端里一落万丈，撞入海中，仿佛着雨的风筝似的。其余未曾燃着的气球，意欲抛掷炸弹，无如中国的气球，相离甚远，又灵捷异常，纵使竭尽平生之力，也抛掷不着。那被焚的气球，失了自由，便随风落下，有的落在鱼雷艇上，把鱼雷艇也延烧了，有的在半空里乱转，一时不即落下。这边金凌霄所部的三十架日光镜，在空中往来冲突，挡着的红光直冒，触着的紫焰横飞，吓得敌人所有未焚的大气球，在半天里四散奔逃。有的被中国气球赶上，把日光射将过去，立刻送终，有的就此逃去。金凌霄见敌人的气球，差不多已没得几具了，便招呼大众，把日光往下面射，专烧洋面上的敌舰。鲁总督见舰队也燃着了，急急钻入潜水鱼雷艇的舱底，把舰身沉入海中，余下的潜水鱼雷艇也照样下沉。顷刻之间，水面便无一艘舰影，只有一向屯防孟买的两艘大铁甲，与几艘鱼雷艇，都化为灰烬。金凌霄荡尽了孟买敌军之后，红日已渐次西沉了，只得拨转气球，仍回锡兰。这三十具气球，飞行了一夜，到了次日早晨，方抵锡兰，来见黄之盛，备述败了敌军的事。黄之盛喜出望外，就上了金凌霄的功劳簿。金凌霄退至外边，寻见万图南，交还所带气球，才知前晚非地难德驾着气球带了炸弹，来到锡兰，半路上黑暗之中，被万图南瞥见，连掷了几个炸弹，把非地难德的人和所驾的气球，一齐炸坏，掉下海中去了。黄之盛见金凌霄与万图南已经立了大功，孟买一带，敌人已立脚不住，便把连日战地的情形，电知中国政府，并告知自己要趁此机会，进军红海，与埃及联络一气，以冀进窥欧洲。一面拟把战舰留下四艘，镇守锡兰，又拟调六艘前往西印度，守住孟买。因为沈作霖、尹家衡所造的粮食煤薪，验明可供军用，就把运粮舰改作气球队兵弁的坐船。又因为孟买这一战之后，敌军在海底沉没的东西必多，特派潜水鱼雷艇四艘，携带洞九渊镜四副，并洪继泉那里借来的升取器，前往孟买打捞遗物。惟是鲁总督虽然战败，究竟手下还有许多潜水鱼雷艇，要防他不时来攻击，所以又派温燃到琼州去寻洪继泉，借几百名渔户来，教诸述祖供给他泅水衣，赫连震供给他软玻璃眼镜，以便在印度洋一带，将敌人的潜水鱼雷艇捕捉净尽，免贻后患。黄之盛分派已毕，专待温燃转来缴令，把印度洋面敌人潜水鱼雷艇扫除净了，然后打点前往红海。

不说黄之盛候在锡兰，且说温燃奉了将令，依旧坐了自己的侦探舰，连夜赶到琼州，寻着了大雄树，打了一
个德律风，说要请见洪总统。须臾，那德律风里面答称，请在琼州海口少待，立刻派人迎接。当下温燃便依言把侦探舰泊在海口，等到三个钟头之久，果然见左边海岸上有一个人穿了一身泅水衣，走上前来，叫一声“温探长，累你在这里候久了，就此请行罢。”

说着跳上温燃坐舰，替温燃将罗盘针改换了方向，直指西南方洋面行驶。不满一个钟头，忽然看见洋面上有
一个浮标，那来人便把舰身对准了浮标，沉将下去，直到水底，温燃睁眼一看，只见前面珠宫贝阙一片光明，都是电灯的光亮，却是隔着一重玻璃，玻璃外面都是海水，真是可望而不可及。不知如何方能走进那玻璃房屋里面去？温燃正在疑讶，只见那来人走到玻璃旁边，拉起了一根几人合抱粗的大橡皮带，那橡皮带的管口，却缩得极小，不知他有何用处，不想把那皮带拉到自己坐舰的舱口之上，就把皮带的管口扯开，向舱口套住，那皮带便紧紧噙住了舱口，周围并不透水。温燃见了，心下早已会意，就举手推开舱面，把身子探入皮带之中，爬了几步，居然出了皮带，脚踏实地，四面一看，滴水全无，喜得温燃连声叫好，说不出所以然来。旁边有个人，浑身穿着锦绣，看见来

到，便上前引导，温燃随着这人曲曲弯弯，走了许多的路，到了一所大圆式的房子内，那房子中间，都是西式器具，极其华丽，上面一张自由椅子上，坐了一个白面书生，见了温燃，忙欠身起来迎接，温燃知这人必定就是洪总统，便上前行了一个礼，把来意述了一遍，谁想洪继泉听了，说出几句话来，只把温燃吓得伸出了舌头，不能言语。正是：世外神机真叵测，海中敌将早成擒。

毕竟不知洪继泉说出些什么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扼红海埃将论军机 忿黄人法民尽义务

话说洪继泉当时听温燃言毕，便微微一笑，说道：“请足下回去上复黄元帅，说我洪某承元帅提挈，元帅与
敌军一举一动，某处早派有密探，在战域内备细探知，某料金小姐此次用日光镜开战，必获全胜。鲁森那厮，又必仍然藏在潜水鱼雷艇里逃命，所以早已派人预先埋伏在那里。”那一天鲁森战败的时候，他坐的潜水鱼雷艇，正沉下水中，便被我派去的人捉住了，还捉了其余的潜水鱼雷艇二十余艘，现在都软禁在这里，每日照常供给他饮食，某料此后战期，必然不久，待元帅讲和之日，再把鲁森和捉得的各舰送与元帅，向敌人索取赔款便了。”温燃听至这里，不觉把舌头一伸，暗忖这洪继泉真是当代的豪杰，怎么那鲁森就被他捉将来了？当下温燃便拜别了洪继泉，仍跟着来时引导的那个人，走到那玻璃墙壁之下，钻入皮带，回到自己侦探舰上，举目朝外看时，那初时同来的人，早已将舱口上皮带解去，走到他处去了。温燃见事已办毕，便把舰身浮出水上，由原路驶行了五日，回到锡兰，见了黄之盛，把洪继泉所说的话，备述了一遍。黄之盛才晓得鲁森此番已经全军覆没了，不觉喜出望外，口中连呼中国万岁不已。

到了次日，先把镇守锡兰的四艘战舰留下，又把右翼舰队派往孟买，仍由祝自立统带了，镇守孟买一带地
方，然后率领本部的军舰，及鱼雷水雷等舰，及各国派来助战的舰队，三十余艘，径由锡兰起碇，开赴红海。于路行经六天，到了巴白漫海峡，进了红海海口，又行驶了三天，到了苏黎士河，此时鲁总督的败报，早已传遍欧洲，埃及国王夏间派出袭夺苏伊士河的大将，名叫居罗士，预料黄之盛不日必然来到，连日派人等候在河口，以便迎迓中国的舰队。这日是十月十五日，黄之盛果然到了，居罗士一直迎接到黄之盛的坐舰上，彼此相见，行礼已毕，黄之盛先对居罗士说道：“将军为中国立了如此大功，中国大皇帝甚为钦佩，日后罢兵讲和之日，必然大加封赠。”

居罗士听罢，再三谦谢。黄之盛又问起各国派兵攻夺苏伊士河的近况，居罗士道：“三礼拜以前，某于水路
都用鳄鱼拖了铁线小艇，专门在水中设法损坏他战舰的机轮，轰炸他安设的水雷，又用帆船装载了满船的石块，把河路塞断，使敌舰不能来往。敝国的军士，都是惯处热地的，每逢太阳正午的时候，就去攻击敌人岸上的营垒。那欧洲北部与中部的军士，本来受不住酷热，若再使之临敌，无不败阵。所以现在苏伊士河南口一带，两边陆地，俱被我军占守。但是敝国的军士虽然耐得住苦热，然却不能去攻击他新到的气球队，所以甚盼元帅到来，想个方法，去破他一阵。”黄之盛道：“待本帅到那里相度情形，再作道理。”当下居罗士便亲为向导，引着中国的舰队，到苏伊士河口外停泊，两岸炮台上的军士，见中国舰队来到，俱升旗放炮，一律恭迎。黄之盛这日便在苏伊士河口外下碇不提。

且说那天鲁总督的败报，传到欧洲，各国政府都发电相商，说迭次派往亚东的军队，都被黄种人杀得片甲不
回，现在各国的财力，纵然尚可以支持，然却没有妙法，可与中国抵抗，不如就此义和，免得中国舰队侵入欧洲界内，方为上策。于是独弗意比等国俱愿趁早讲和，只有英俄两大国以为国体攸关，不肯轻易议和，还要背城一战。各国为此相持了数日，尚无定见。不料弗国里昂地方，有个织绸的工匠，是个电气学堂里出身，名叫麦克，这麦克生平有一样绝技，能将空气中炭气物质，设法取出，作为农田的肥料，他这方法，也是从电学中得来的。

他因为有了这个方法，就弃了绸工的本业，专卖肥料度日，暇时便研究电学，借作消遣。谁知研究了三四
年，又从电学里悟出许多新法来，一能将电气护住房屋，距房屋十步之内，设有盗贼到来，触着电气，便要仆地晕

绝；一能不用有线无线各电报，只要独坐一室，便能与千里万里以外之人通信；一能借电力吸收空气，令生物立刻致死，化为冰质。麦克得了这些新法，在里昂地方，就有许多人去从他受业，以为糊口的地步。

这日麦克看见各日报上都说黄之盛的利害，各国都惧怕要与中国议和，心中十二分不服，便连夜赶到巴黎，
上书法国政府，说是情愿前赴战地，为白种同胞效力。法政府传麦克上去试验，问他各种新法是何人传授的，麦克道：“某乃无师之学，没有人传授，这用电气取出空气中炭气物质的法子，乃是前此九十余年挪威国格致家柏克兰的旧法，柏克兰曾在挪威某处，借瀑布之力，安设机具，专门经营此事。其余的新法，都是从美国格致师跌士拉的书内悟出来的，跌士拉所造的电报、电灯、电气、升降机关以及电气行车、电气行舟、电气制造，都垂诸不朽。更有电塔一样，功用尤为广阔。跌士拉尝言，世界皆甚活泼，有电时时闪烁，虽地球甚大，毫无暌隔，故造一高至一百八十五尺之塔，塔上可使电气出入，无论若干远近，只须发动电机，即可彼此传递消息。又造有一种电表，设有人在遥远之山内，或海面或往来游玩，得此电表，可以对谈，将谈之时，电表先鸣，随即以杖引电入表，即可彼此问答。以此表纳 怀中，并可记市肆中买卖价值，及紧要新闻等，至为神妙。今者某闻我们白种各国，要向中国求和，某实深以为耻，好歹待某到埃及，将黄之盛虏回法国，一显我法人的本领，方为尽国民义务也。”法政府听了这些言语，又由兵部大臣验得麦克的电学确有心得，因电告各国请暂缓议和，教麦克前往埃及，助各国军队，抵御黄种人的大兵，待此次分了胜负，再行商议。

此时埃及苏伊士河北口，共有希腊、瑞士、塞尔维亚、罗马尼亚、蒲加利亚、何来、恶地利等七八国舰队，
在彼与埃及对敌，由恶国大将昂飞的安为统帅，虽与埃兵迭次开战，无大胜负，迨闻得黄之盛大军来到，昂飞的安深惧兵力孤单，不能抵御，已发电各国，请派兵前来应援。这天忽然看见法政府备文送麦克来到，颇为欣慰，便留麦克住在军中，麦克道：“闻得中国的气球队，甚为厉害，果真的么？”昂飞的安道： “中国舰队昨日方才到此，还没有与我军交锋，所以还不知道。”麦克道：“如此后有中国气球来时，待我出去破他便了。”昂飞的安道：“甚好。”麦克又请昂飞的安派出几百工程兵士，在苏伊士河的东岸筑了一座大铁房子，房子顶上嵌了厚玻璃的天窗，前面只开一门，容人出入，此周围都不通一线之风，筑好之后，又在这房子地底，埋藏一副收空气的电机，只要一人在外面摇动机关，便立刻将房子里面的空气，吸收净尽，又在苏伊士河的西岸择一处周围六十余里宽阔的空地，中间安了一座假营垒，也照常布满旗帜，四面距营垒十里之遥，地下都埋有电机，只要一人把电机掣动，电气从地下冲起来，便成了 座电气的城垣。虽然看去并无障碍，却是千军万马都不能飞越，胜似铜墙铁壁一般。麦克一面布置，一面用电气将空气中炭气，吸收了许多，装在各种玻璃瓶内，以便临敌取用，昂飞的安见麦克能用电气布设城垣，不令敌人得以侵犯，就请麦克将洋面上所有兵舰，尽行用电气护住，以防敌军进击。麦克道：“电气只能护住舰的四旁，不能到水底护那舰底，且只能拦阻兵马，不能拦阻炮弹，就是护也无益。”昂飞的安听说，方才晓得电学有这般的微妙，当即唯唯而止。

不说昂飞的安军中的事，且说黄之盛自从到了苏伊士河，因为地气炎热，教人把哥子黄之强的行军电器取出
来，拣了数十具生凉电扇，派金景澄拿去装在各军舰之上，以免军士患生热病。又因军士们过于辛苦，且教养息一礼拜。到了十月二十五日这一天，方把居罗士邀到自己坐的舰上来，商议破敌之策。

居罗士道：“探得敌军目下又添了一个电学师，能用电气取人性命，元帅须要提防。”黄之盛道：“电学一
门，本帅亦略知一二，只能抵挡军兵，不能抵挡枪炮，且电气必须人往触击，方能杀人，亦断无凭空取人性命之理，将军可请放心。”居罗士道：“然则元帅请先用化水为火之法，将前面河口上所有各国兵舰，尽付一炬，夺了这苏伊士河，进兵至地中海，岂不甚善！”黄之盛道：“将军所见极是，但不知将军麾下的军士，有善于泅水的没

有？”居罗士道：“敝国尼罗河一带，所有居民，能泅水者颇多，所以某部下的军士，多能泅水。请问元帅有何用处？”黄之盛道：“就是焚烧敌舰之用，请将军明日挑选一百名来，交与本帅差遣。”居罗士听说，答应了几个是，便告辞而退。次日，居罗士依言，委一个队长，带领埃兵百名过来，听黄之盛号令，黄之盛就命左右将金凌霄小姐与万图南两人邀到，教凌霄取出十六架日光镜来，交与万图南，仍前驾了气球，并带了流质电射灯十余枚，前往苏伊士河北口，准于正午时候，将电射灯从空掷下，并用日光镜映射于各敌舰之上，以便同时发火，将敌舰焚毁一空，不可有误。金凌霄与万图南两人奉了将令，立刻照办去了。黄之盛又把刘绳祖用剩的药水取出，交给埃兵，告以用法，随即将秦监传上来，教用侦探舰，将一众埃兵运载至苏伊士河北口，限午初时到，不可有误。秦监听说，也招呼一众埃兵立刻动身去了。黄之盛号令已毕，便把居罗士邀到自己坐舰之上，置酒高会，专候捷音不提。

却说麦克到了苏伊士河之后，连日造营垒，造铁屋，往来指挥，苦无片暇。这日稍获余闲，特地往见昂飞的安查探中国舰队的消息。昂飞的安道：“此处地当赤道，天气酷热，想黄之盛此时得了热病，不能照常军事了。”麦克道：“这怕未必。”

道犹未了，左右报称正南方有气球一大队，飞驶而来，请元帅作速准备。麦克听说，忙走出舱面，举头观
看，果然看见正南方半空中，有星数十点，迎面而至，慌得急急走进舱间，取出大小玻璃瓶几百个排列在舱面之上，请昂飞的安与一众兵舰上军士，概行避入舱中，然后将瓶盖一一揭开。正是：不待日光成一炬，已看毒雾透重霄。毕竟不知将瓶盖揭开时里面是些什么东西，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万图南失利丧红海 金景澄冒险陷冰房

话说那瓶子里盛贮的，原来就是麦克从空气中取出的炭气，这炭气没有用药水制成肥料的时候，还是只有气
味而无形质，那气味异常毒烈，比从驴马粪中取出的阿摩尼亚的气味，还要毒烈几分。人若闻了这气味，登时脑筋肿胀，七窍流血而死。

所以这东西的力量，直抵得绿气炮，闲话休提。

且说麦克在舱面上，亲自动手，把瓶盖尽行揭开，顷刻之间，那有气无形的炭气，都从瓶子内氤氲而出，冲
入九霄，弥漫于上下五六里之间。在麦克自家，是鼻子管里早已塞了辟除炭气的药条，没有什么妨害，可怜那万图南正带子气球队，由苏伊士河南口，横空而至，还没有到敌舰队顶上，那气球里面的军士，只觉得有一股奇臭的气味，触着鼻子，直透脑筋，便一齐昏晕过去，有的从云端里吊将下来。万图南在后面瞥见，猜不出是什么缘故，正欲朝后退走，忽然自己一个头晕，也跌在气球之内，于是全队五十具气球里面的兵士一时都中了炭气之毒，连那日光镜、电射灯等纷纷然都落在海中。那气球失了自由的运动，有的飘至苏伊士河的岸上，有的就落在海中，霎时间满天的气球，被炭气收拾罄尽。麦克在下面见了，说不出满心欢喜。此时瓶子里的炭气，已尽行冲入空中，毫无余剩，人立在瓶子旁边，已无妨碍了。便入舱中，请了昂飞的安出来，告诉他适才中国气球队落海的情形，又把水面上飘的气球指与他看。昂飞的安便要教左右军士放下舢板，入海打捞。麦克连忙止住道：“中国人心思叵测，须防他在水底用什么化水为火之法，来此暗算。请从速传令，教各国兵舰立刻起碇，开到对岸过去停泊，以防损害。”昂飞的安听说，便依言传出令去，教各舰驶开。内中有两艘塞尔维亚的兵舰，带这兵舰的统领，名叫仆路斯，见中国气球已经残灭，昂统领还要教各舰远避，不知是何用意，因而俄延了半响，直待昂飞的安二次令下，方才起碇，所以这两艘兵舰，独落后单行。仆路斯坐舰正行之间，看见前面水面上有一具气球，迎面漂至，仆路斯不晓得这时秦监运来的埃兵，早已把药水倾在水面，因为一时高兴，从怀中取出手枪来，对准了这气球开了一枪，不料枪声未绝，那水面上的火，早已烈焰腾腾的冒将起来，仆路斯见了大惊，忙弃了手枪，教司机的兵工，开足了电机，速速奔避。可怜已奔避不及，瞬息之间，两艘兵舰都葬身火窟。麦克与昂飞的安在前面远远望见，知道这火是中国军士放的，只得相与顿足叹气了一番，想不出方法救援，只好罢了。

不说苏伊士河北口起火，且说黄之盛自从气球队起程之后，与居罗士饮了几杯酒，便走出舱外，用测远镜看
了一看，又走进舱中举杯再饮。饮了一会，那壁上的对时钟已鸣过十二下，黄之盛因放心不下，又走出舱外，用测远镜仔细再看，忽然失声叫道：“阿呀不好，气球队此番失利了。”居罗士与合舰的军士听说，都走出来观看，果然西北角天上，已不见一个气球踪影，于是大众议论纷纷，猜详了半响，忽然又看见西北角天上，起了几阵浓烟，好似焚烧敌舰的光景。黄之盛正看之间，左右报知秦监回来缴令。黄之盛见了秦监，便问他气球队的消息，秦监道；“某在水底并未曾上岸，是以不得而知。”这日黄之盛等至天晚，不见气球队驶回，料已无望，到了次日，方由侦探队探知气球队覆没与塞尔维亚军舰被焚的确信。黄之盛听说，心下着实感伤，暗想敌军屡用这种杀人最烈之物，有背平和会禁约，现在气球队已覆亡，金凌霄的日光镜已无用处，刘绳祖的化水为火药水又罄尽无余，敌舰既不得近身，就是流质电射灯也一无所用，不得已传令教把各舰的统领以及参谋文案等官，传到自己坐舰上，商量破敌之策。金景澄道：“敌人所用炭气杀人之法，某也略略晓得些，只要用火油将外罩衣服湿透，便可辟除他那炭气。请元帅将军衣发出数百件，交某用火油制好，俟下次开战时，便命军士穿了这衣去临阵，自然无妨。”

黄之盛道：“你这法子系从何处得来？曾经试验过没有？”金景澄道：“前此一百年孟买石叻等处，因为暑天
街衢间炭气太甚，有妨卫生，有人教把火油倾泼街上，以灭炭气，试之果然，因此就传下此法。某也会试过几次，确是有效。”黄之盛道：“既然你有这个法子，那就很好，只要这衣制成，那就可以设法与敌人开战了。”这日黄元帅便命管军械的官，发出一千件军衣，交与金景澄。过了两日，金景澄已经将火油衣制好，缴上请验。

黄之盛遍问军中，谁敢着了这衣，到敌军屯泊的地方搦战。大众都说，敌人炭气厉害，恐这火油衣未必济
事。问了半天，无人敢往。金景澄听说，不觉气满胸膛，自己来见黄之盛，说请元帅将梭鷟那里得来的水上步行器，发下二十三具，军中常用的头号炸弹，也发下五六十颗，交某拿去，任凭某在军中，邀二三十个胆大的同志，前往搦战，管教轰坏他几艘铁甲转来，教大众明白某这火油衣的功用。黄之盛听说，便点头应允，命管军械库的官，把步行器、炸弹两样照数发交金景澄。金景澄立刻邀了军中的勇士三十名，人人乘了水上步行器，怀了炸弹，辞了黄之盛，径向苏伊士河北口而进。

这日是十月二十八日，麦克与昂飞的安见中国舰队寂无动静，料是去调援兵了，所以也没有什么准备。到了
晚上初更以后，金景澄和众人已抵了敌人舰队之旁，仰见各兵舰都灯火明灭，不曾将电灯光放出来，水面上漆黑的，并无一艘巡察的舢板，便悄悄的走到各敌舰之下，将炸弹抛将上去。霎时间只听得各舰上乒乓震响，这壁厢炸坍了舵楼，那壁厢炸断了桅木。

昂飞的安与麦克，听得军士们喧哗，各舰上响声不绝，慌忙走出来查看，只见迤南一带军舰上火星乱迸，麦
克猜着是敌兵来到，要想仍旧用炭气抵御，无如炭气只能上升，不能下降，莫说金景澄等穿有火油衣，炭气不能加害，就使果能加害，那兵舰离水面总有一二丈高，金景澄等立在舰下，岂是炭气所能及，所以昂飞的安与麦克两人俱慌了手脚，急传令各舰，一齐起碇朝后退避。昂飞的安亲自动手，放出电光，向河面映视，金景澄看见，防他开炮，忙招呼大众，急急避向两岸。须臾，昂飞的安率领众兵舰，退往北方，有十余里之遥，才次第下了碇。

这里河面之上，黑洞洞的已无一人，金景澄因大众在水面上立的脚酸，便商量上岸去小憩片时。此时各人身
上怀的炸弹，已用完了，只各带短刀一柄，上得岸来，把步行器搁在一旁，走了几步，忽见前面有一座大铁屋，规模甚是宏敞，但是四围静悄悄的，似乎没有什么人居住，又找不着门在什么地方，金景澄还疑这屋子是敌军屯粮的所在，只为方才敌军败退，把看守的军士吓走了，所以这般冷静。道犹未了，看见西北角上开有一个门，金景澄是细心的人，因为大众要进门去观看，便留下五六个人，教他在门外看守，其余的随着自己同走进这门。原来门以内，乃是弯弯曲曲的一条长街，众人走进这街，不到一百步，只听见地下喝咚一声，踏着了一块铁板，金景澄听得，连忙止步不前，招呼大众由原路出去，不想走到门口，那两扇铁门，不知何时已关上了，而且四面光光的一些缝都没有。金景澄只吓得目瞪口呆，连声叫道：“如何是好！”众人也异常发急，有的把火柴点起来照照看，果然那门与两面铁板相平，直似天衣之无缝，有的便拔出佩刀来，向门底下乱撬，那里撬得动分毫。大众乱了一会，金景澄渐渐觉得身上冷飕飕的，像是要穿棉衣的模样，不觉失声叫道：“阿呀，这里是地中海相近，无论冬夏都是热极的地方，那里有这般冷法，一定这里面有蹊跷。”一面说，一面回转身来，仍旧走进这长街，一直走过那块铁板，觉得里边空洞洞的，忽然宽阔起来。众人身上愈觉冷了，停了片时，似乎屋中的中间，微微的有些风声，金景澄走向前面，摸出火柴来一照，见有一个铁管，从屋顶上垂下来，那铁管足有六七寸的口径，金景澄道：“哦，我们身上冷的缘故就在这里了。”便将这铁管口子用衣服塞住，无奈这管口倒悬空际，离地有八九尺高，人的手断乎撩不着，内中有一个最胆大的人，向众人说道：“请诸君都立在这铁管之下，待我站在诸君的肩上，去塞这铁管，就是失足掉将下来，有诸君相扶，也跌不到地。”于是众人便攒立在一处，这人先把身上的军衣腰带，与足上的皮鞋一概脱下，然后

慢慢的爬在一个人肩膊之上，站稳了身子，立将起来，随手把军衣包住铁管的口子，用腰带箍住铁管的四围，用力扎紧。金景澄恐怕一层军衣，还要泄气，便把自己身上的衣服带子，也脱了下来，交给这人，教他再拿来包在铁管上。包扎已毕，然后这人才跳下地来，大家都席地而坐，金景澄道：“若不将这铁管遮没，少时把屋子里空气抽尽，我们大家就要变成了一个冰人，现在虽然将铁管遮没，然而一两日以后，屋中的空气，也要吸尽，又断了饮食，我们大家也总是一个死。”说罢，连连叹息。众人也随着叹息，坐以待毙。不提。

且说适才守在这铁屋门外的五六个人，见大众进门之后，少时忽听得轰然一声，两扇铁门一齐阖上，不觉相
顾错愣，道犹未了，只见前面火光一片，有一群军士，从铁屋之后走出来。正是：为恃油衣轻大敌，谁从冰屋救英雄。毕竟不知金景澄能出险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图进取黄元帅移兵 犯艰险金夫人赴敌

原来这所铁房子，就是麦克新造起来，预备擒兵捉将的陷阱。这晚河里的军舰虽然受了炸弹，暂时避开，那
岸上看守铁房子的兵弁，却没有移动。此时房子内的铁板，被金景澄等踹了一脚，引动了机关，惊动了外面的兵弁，所以这些兵弁，估着房子里面已经捉着了人，一面派人摇动了抽空气的电机，一面点起火来，到房子的前面巡视巡视，可有敌兵到来没有。这里和金景澄同来的五六个人，见火光渐渐到了面前，恐怕寡不敌众，连忙拽开脚步，望着河边上就走，到了前头上岸的所在，回头一看，见火光已在后面紧紧追来，慌得把岸侧所有步行器，都拿来藏在水中，此外一人驾了一具，飞也似的望着河心逃走。

那群兵弁追到河边，见前面的人，都踏浪而走了，只得相顾错愕一番，怏快而回。这里河面上五六个人，驾
着步行器，驶了一个小时，正值东方发白的时候，到了中国舰队屯泊的所在，便一齐前诣黄之盛舰上请见，黄之盛问知金景澄没有回来，心下大为吃惊，立刻就传见了。这些人见了黄元帅，便把昨晚所有的情形，备细禀知。黄之盛因为金景澄是自己的妻舅，不能不分外关切，今听得金景澄陷在铁屋之中，又听说敌舰距离那铁屋甚远，铁屋四旁，并没有什么大兵驻守，便传令教大小各舰，一齐起碇，只留下埃将居罗士照旧扼守苏伊士河南口地方，其余都向北进发。此时全部舰队旌旗招展的驶行了四个多钟头，到了昨晚敌军屯泊的河岸，黄之盛登上舵楼一看，那座铁屋，就高峙在西岸的口上，不过三丈余高，周围数十丈宽阔，铁屋的左近，却是静悄悄的不见一个人。黄之盛便传令教吾雄飞、何懋功两人带了两千兵携了五十们巨炮，上岸向铁屋中去救金景澄。吾何两统领奉了将令，不敢怠慢，立刻点齐了军士，上得岸来，迤逦沿河岸而行。本来这苏伊士的两岸，都是最繁盛的商场，现因画为战地，早已拆毁殆尽了。吾何两统领走到铁屋之前，举目观看，那铁屋造得如无缝天衣一般，四面光溜溜的并不留一丝缝道，若用人力，断不能动他分毫，若用炮轰，又恐怕轰坏屋里面的人。左思右想，真个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不得已将军士屯在屋外，差一名队长，带一百人赶回舰中，取了几根极长的木料，和铁线软梯绳索等项，并招呼工程队，派了十几个人，同到这铁屋之下，七手八脚，登时造起一乘软梯来，教几名军士，从这软梯爬到铁屋之上，见上面却有几个厚玻璃嵌的天窗，其余仍是光溜溜的无一丝缝道。军士们看过了，下来告诉了吾何两统领。两统领便命将那天窗先行击破，看我军昨晚派出的金景澄，还在里面没有。军士们答应一声，立刻用枪头把窗上的玻璃击碎了两块，低头探看，见屋中黑洞洞的，也看不清楚，便开口叫了一声金先生，此时金景澄正与大众在那里束手待毙，忽听得天窗上有中国人口音，料着黄之盛派兵前来搭救，就连忙答应道：“我还在这里呢，你们快快设法救我出去罢。”军士们下来告知两个统领，吾何两人也无计可施，只得先教人从天窗口内抛些食物下去，为他们救饥，一面指挥工程队，用开矿机器，就屋外开掘地道，以便通到铁屋当中，救金景澄等出来。谁知正在动手开掘，忽然正北角上土山之中，旌旗飘荡，冲出一彪军来，何懋功见了，便命军士开炮，迎头痛击，那边的敌军也开炮抵御，两下鏖战有一小时之久，敌军支持不住，向后退走。何懋功挥动军士，上前追杀，一气追了十余里，因为心悬着救人的事，虽然带有地图，不敢穷追，便收队仍回原处，监视各工兵开掘地道。这日到了三更时分，才将铁屋地底凿通，把金景澄救了出来，金景澄得了性命，连夜去见黄之盛，叩谢救命之恩。黄之盛见敌兵已战败，料目下必不敢再来，就教吾何两统领，驻扎西岸。到了次日，又命参谋官万家殷，去见居罗士，请他派一队埃兵，来到西岸，协同扼守。部署已毕，然后将自己坐舰，开向东岸，拟亲身上岸巡视一番，以便派兵上岸扼守，成为犄角之势。此时各国派来助战的兵弁，见黄之盛要亲身上岸，巡视安营之地，便也纷纷请示，愿随同派兵上岸，以免意外，黄之盛颇为欣慰。

这日是十一月初一日，黄之盛到东岸巡视一过而后，见东岸地方尽是一片高原，其间林木参差，又有敌军遗
下的营垒一座，若以之屯驻军兵，足可与西岸遥遥相应，截住敌军出苏伊士河的路。当下便定了主意，传令各舰所有军士，俱派出三成，随着自己在这高原上驻扎。各国助战的海军如愿相随，事同一律。此令一下，所有军中参谋文案等官，暨黄种各国的海军统领，都纷纷然随着黄之盛上岸，到那高原上驻扎。只留下三分之二的军士，在各军舰上堵住航路不提。

却说麦克与昂飞的安，退至距苏伊士河口十里地方，名叫瓦格的，把军舰都下了碇。过了一宵，次日早间，
忽然西岸上看守铁屋的军士，前来通信，说铁屋内已捉着几名中国兵将，现在已摇动收吸空气的电机，顷刻就要丧命了。昂飞的安听说，就与著麦克贺功。到了午后，又突然有侦探来报，说中国舰队已一概进迫苏伊士河的北口，现在正派兵士千人，在那里拆毁铁屋。麦克道：“拆毁铁屋也无益，人已经死了。”到了第三日，又报称中国军士已有三分之一，由黄之盛率领，上了东岸，在一片高原上安下营寨。麦克听说，满心欢喜道：“此番要落在我手里了。”便与昂飞的安计议，把所有各军舰上的兵，派分三起，一起带了几百瓶炭气，用潜水鱼雷艇运到中国舰队的前边，将鱼雷艇浮出水面，放出瓶内的炭气，拦截住中国兵舰，不许他上岸；一起也用潜水鱼雷艇，同时运到东岸，突然进至高原，先将电机制动，发出电气，围住中国营寨，然后择要安营，以便拦截中国的援兵。现在中国的气球队，已经扫荡无余，不能腾空逃出，黄之盛军中的粮食，料也未必尽行屯在东岸，只要围困他一月，包管黄之盛全营的军士，必尽为饿殍。但是这两起兵士，都要个个给与塞鼻孔的药条，都要等半夜拔队前往；还有一起，就留他看守各舰，免得舰上空虚。昂飞的安深服麦克的韬略，便依了他的言语，将所有军舰上兵弁，分作三大队。到晚二更以后，把药水药条等按名分给，用潜水鱼雷艇，分头载运前往不提。

且说黄之盛，统率部下三成军士，在东岸安下营寨，就把敌人旧筑之土垒木屋，作为中军营房，又饬工程兵
在两边起造军械所、粮饷所数十座，以为持久之计。不想各项工程，还在那里丈量绘图，没有动手，忽然将台上的兵官，于夜间十二点钟左右，察得河岸之侧，似有人马行动之声，忙用德律风报入中军。黄之盛听说，立刻亲到将台，放出电光来观看，因为相隔太远，看不清楚。黄之盛便派温燃带了五百名军士，到河岸左近一带巡哨。温燃奉了将令，便点齐军士，立刻出营。谁知才走了七八里路，前面的军士，忽然触着电气，躺在地下。温燃见了诧异，命左右挽扶起来，送到随营军官那里去医治。这里温燃就缩转身来，向南方而走，走不上半里，前面军士又触着电，躺下几名。温燃急了，再往西方走，也是如此，于是慌慌张张回见黄之盛说，敌兵已用电气围住我军四面，令内外隔绝，请元帅定夺。黄之盛听说，吃了一惊，慌得亲身出营验视，果然与温燃说话相符。这时营内除文案参谋及几个统领而外，只有赫连震、诸述祖、尹家衡、沉作霖四个人，相随左右，其余都还在各舰上。黄之盛无可为力，只得打电教自家兵舰，急来救援，岂知无线电行在空际的，都与麦克的电气化合，竟不能达。黄之盛等到天明，见河里的舰队，尚无覆电，料是外面并未曾接到。幸喜暹罗大将魏起鹏，此时也安有营寨在中国军队一处，黄之盛便问他借了一只递信鸽，教文案官缮具一道告急公文，捎在鸽子身上，寄出外面。果然那鸽子飞得什高，触不着电气，过了两个小时，就带了覆文回来了。黄之盛拆开了一看，只见上面具名的是金景澄，说是昨晚敌军忽用潜水鱼雷艇在河面潜放炭气，毒毙我军兵弁不少，今始知其因防我军前来救援之故，是以下此毒手。然而麦克电学颇精，某等实无法可以破之，现在不得已已电知中国政府，请选派精于电学之士，速乘气球前来救援，请元帅安心少待等语。黄之盛因为军中沉作霖、尹家衡两人所造的煤薪粮食两项此时已勉强可以敷用，只得耐着性子，专盼外来的救兵不提。

且说这天中国舰队各统领，接得鸽子传到的公文，因为昨晚被敌军放出炭气，毒毙军士多名，万不能前往赴
援，只得教一同去见居罗士，请他发电告知埃王，借几具气球，前往救出黄元帅。谁知居罗士答称敝国向无此物，请诸公向他国去借。

各统领又去和金景澄商量，金景澄晓得这电围厉害，自己没有破他的方法，喜得黄元帅军中尚有人造的粮食
煤薪，不虞断爨。

便将黄之盛被困情形，电知政府，请饬下各省，在电气学堂选派精于电学之士，星夜乘坐气球，来营破敌。
中国政府接电之后，由金作砺奏闻大皇帝，奉旨着照所奏办理。金作砺便飞电各省总督，请行文各处电学学堂，从速选举。此时黄之盛的夫人金景嫄，正在家盼望黄之盛的捷音，忽家人传到这个信息，不觉惊骇欲绝，忙请人到中条山，请了黄之强来到家中，权理家务，自己把光学器具，概行带在身边，即日趁了火车，由同蒲铁路转入芦汉铁路到了武昌，上书湖广总督，借了一个气球队里的气球，将器具从人一切搁在气球里面，起在空中，无日无夜的向西行驶。正是：一战造成新世界，半天飞到女英雄。

不知金夫人要到什么地方去，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终战事黄白分胜负 定和局世界息纷争

话说金夫人在半空中，飞行了半个月，居然竟到了苏伊士河，从云端里俯身下视，只见前面河岸上绿树之
中，隐隐有龙旗招展，金景嫄把气球驶到近边看时，果然是中国的营寨，便将气球落至地下。此时营中兵弁，忽见半天落下一个气球，早已报知黄之盛出来观看，比及金景嫄走出气球来时，黄之盛早已认得是自己的妻子，又惊又喜，上前握手相见。金景嫄见丈夫依然无恙，顿觉放心，便偕黄之盛步入营帐，与各官一一相见，见毕，问起敌人有何举动，黄之盛就把自己受困情形述了一遍，并说敌人目下不过欲饿毙我军，别无举动。金景嫄道：

“妾在家中起程的时候，大伯子曾说是前此寄来的行军电器之内，有吸收电气的方法，还有吸收炭气的方法，俱有专书藏在一行箧之中，按法用之，便可破敌。”黄之盛听说，立刻命左右取出黄之强的行箧来，寻出这书，仔细观看，岂知书的说话，甚为玄妙，不易解说。金景嫄接来看了，也不明白。黄之盛道：

“此间水陆各军，都被敌人的炭气隔断，彼此消息不通，有了夫人这具气球到来，以后就容易办事了。”说
罢，便命文案官曾造凤、参谋官耿光、一同乘了气球，到自己舰队，和西岸吾何两统领营中，问有无意外的事，并将黄之强的书携出，与金凌霄、金景澄两人观看，可否依著书中的方法，收尽敌人的电气、炭气，以便与昂飞的安一决胜负。曾造凤、耿光两人奉了将令，便携了黄之强的书，驾着气球队去了。这里黄之盛与金景嫄夫妇两人，谈谈讲讲，过了三小时。曾耿两人依旧驾着气球，回来复命，说是金凌霄小姐与金景澄一见了书，便教某等回禀元帅，说书中所言已经明白，即日当用引电各物，造成一种消电药水，军士们倘用这药水洒在身上，便可出入电气之中，毫无妨碍。至于吸收炭气的方法，乃系挪威国柏克兰传留下来，亦易仿效，请元师限他十天，包管把两样法子学会，以便元帅驱策罢了。某等又查问我军各舰队与敌人有无冲突，据说敌军只天天放些炭气，使我军不能越雷池一步，此外并无冲突。过后又到西岸，询问吾何两统领，据两人所言，亦仿佛相同，不过军用粮草，都已乏绝，故急盼元帅设法破敌要紧。黄之盛听毕，便与金景嫄商议出险破敌之策，金景嫄道：“妾有一种宝物，名曰追魂砂，乃光学家之秘宝，尽即五金质内之坚光也，其法系百年前独国化学师伦敦所传，伦敦尝取此光质大如粟粒者，以照鼠子，三日而毙，此光质长年明亮不灭，较煤电等光，尤为夺目。妾曾即其法反覆研求，遂将此物制成一宝，名曰追魂砂，如在深夜开战，敌人眼睛被迫魂砂光线射着了，便张不开，其光线与厄克斯光线无异，能透过物质。此项宝物，临敌时大可取用。”黄之盛道：“如此甚好，且俟令弟与金小姐药水等造成，再作计较。”

过了十天，这天是十一月廿九日，金景澄与金凌霄的引电药水，与吸电气炭气方法，俱已完备，药水共造有
一万瓶，吸炭气电机，共造有数十具。此时中国政府，选派来营的精于电学之士，也有多名乘着气球，驶至军前，来见黄之盛。黄之盛教把金景澄与金凌霄所造的引电药水，与电气吸炭气方法，与这些人研究，都说是造得合法，必可破敌，但是黄之盛甚盼望早日脱险。这天便与金景嫄同驾着气球驶出外面，到自家舰队，与各统领会晤，并请居罗士议事。金景澄与金凌霄，此时方与金景嫄晤面，彼此亲热一番，便禀知黄之盛，说引电药水，与吸炭气电机，都已造成，验过可用。黄之盛道：“今天就请金小姐于三更时分，携带所有吸炭气电机，将敌舰所放炭气，吸收尽净。”金凌霄满口答应，黄之盛又教金景澄，将所有药水一半洒在各舰军士的军衣之上，命各统领，将舰中军士派出三成，于三更时分潜上东岸，将敌军击退，并将余下一半药水送入中军。又与居罗士商量，令所有鳄鱼拖带的舰队，潜往瓦格，俟华兵上岸时候，即用焚烧敌人舰队。又命温燃、秦监，率领侦探舰，梭巡瓦格一带地方河面，倘然敌将昂飞的安战败，凫水逃走，便立刻捕来。又命赫连震、诸述祖着了泅水衣，戴了软玻璃眼镜，驾了潜水鱼雷艇，先行伏在敌

舰之旁，倘然敌将从海底潜逃时，也立刻捕至。又教助战的各国军舰，一半仍前扼守河口，一半待炭气收吸尽净后，驶往瓦格，攻击敌舰。分派已毕，便依旧与金景嫄驾了气球，仍回东岸营寨，专候三更以后，舰上派出的军士，将引电药水送到时，把军衣洒了药水，突出电围，与军舰上派赴东岸之兵，合而为一，并攻敌人屯扎东岸之兵。

这晚到二更左右，东岸营寨中军士，已装束完备，严阵以待，此时温燃、秦监也早早到了瓦格，把侦探舰伏
在水中，金凌霄也早将敌人潜水鱼雷艇上放出的炭气收尽，通知居罗士，请他将鳄鱼队先行起程，又去通知各国助战的舰队，同时起碇北驶，只有东岸的敌军，与河中的敌舰，尚在睡梦之中，毫无警备。金景澄将军士们的军衣，用药水一一洒透，便命各舰一齐驶至岸测，携着余下的药水，悄悄的上了东岸，果然炭气一经收尽，各舰便往来自由了。各国助战的军舰，与赫连震等所坐的潜水鱼雷艇，见中国舰队已经驶开去了，便也起碇北驶。

那敌人派来专放炭气的潜水鱼雷艇，到此方知炭气业已无用，拟即收拾潜逃，居罗士的部下鳄鱼拖带的舰
队，正在水底经过，一见敌舰有逃避之意，慌忙从水底发出几个炸弹来，将这几艘潜水鱼雷艇，一并轰爆了，然后直指瓦格地方前进。这里金景澄与各统领，各率所部兵士，上得岸来，衔枚疾走了十余里，将近黄之盛的大营，早被敌军在电光窥见，出河岸前来拦截。

金景澄当将兵士分作二队，以三分之一与敌军搏战，以三分之一护送着药水，径至黄之盛军前交割。这时黄
之盛正与金景嫄盼望药水来到，一接到药水，便立刻令诸军动手，洒在各人军衣之上，须臾洒毕，早见河岸火光烛天，金景澄已偕同众军队，与敌军在那里苦战，便命全营的步兵，携带炮械，出营去协同破敌。金景澄正因兵力单薄，恐要败北，忽见黄之盛的生力军来到，大众陡觉勇气百倍，加以黄之盛营中的军士，被电气围困月余，衔恨入骨，恨不得把敌人一气杀尽，所以两军相遇，无不以一当百，直杀得敌军弃炮遗枪，纷纷败退。华军见了，又四面围逼上去，渐渐的逼到河边，那些敌军因为前无去路，后有追兵，都跳在河中，溺水而死，并无一人投降。金景澄见了，颇为不忍，于是与黄之盛合兵一处，教部下军士，协同工兵，将敌军遗下的尸骸甲仗，分别掩理收拾不提。

且说昂飞的安与麦克这天三更时分，已就枕安眠，忽左右前来禀报，说是前面东岸上，喊杀连天，火光一片，定是敌人与我军在那里开战。麦克大诧异道：“敌人水陆各军俱被我久困，那能出战。”道犹未了，只听得邻舰上大震一声，似是炸弹轰烈的声响，昂飞的安大惊失色，急走出舱外观看，又听得旁舰上接连又震了两声，昂飞的安见各舰火光迸射，果然是遭了炸弹，口中叫声不好，忙放下舢板，带了十几名贴身的亲兵，上了潜水鱼雷艇，入海逃命。这里各军舰，见统帅走了，登时大乱起来，四散奔逃。谁知各舰正在匆忙驶走，后面又有中国的大队军舰追到，那大小炮弹，如雨点般的飞来，可怜这些敌舰，除了被炸弹轰沉轰毁的以外，余下的都被炮弹击伤，有的击作两截，舰上的兵弁，半死于火，半死于水，有的击断桅木，有的击碎望楼，到了天明苏伊士河北口上，已无一艘敌舰的踪影，此番乃真得了全胜。黄之盛营里，只见水陆各军的统领，和各助战国的将弁，都纷纷前来报功，最后看见温燃、秦监两人，押解昂飞的安来至，说是在潜水鱼雷艇上拿着的。未几，又见赫连震、诸述祖押解麦克来至，说是麦克已由鱼雷艇上跳出水中，意在凫水而遁，被我等拿得的。还有敌军一千余名，都是潜水鱼雷艇队在洋面拿获，解来听候元帅发落。黄之盛听说，心中大喜，一面吩咐将昂麦两人，押到中国军舰上权时软禁，飞电到中国政府奏捷，一面命后营庖人，大张筵宴，酬酒椎牛，遍邀水陆中外各军将弁，及参谋以下各官，把酒贺功。

过了三日，黄之盛见苏伊士河全境，已无敌人只轮一骑了，便命居罗士统着埃兵，驻守河岸，命暹缅苏门答
腊及大小亚齐五国军舰，驻守河中，自己统领着余下的舰队，一齐起碇，驶出地中海。于路行了四天，入了欧洲境，又一天，到了阿德利亚基克海，匈王闻得中国舰队到了，举国都欢呼万岁，升旗庆贺，匈王自己率领宰相大臣以下一

百余人，亲身坐了游舰，迎接到黄之盛舰上，极表感激之忱。次日把黄之盛迎到宫中，盛筵款待。此时昂飞的安败没的消息，早已电传各国，各国政府又要再派代表，会议派兵复仇之事，忽然万国卫生会与万国红十字会的会长，相与联名十二万四千余人，电禀各国政府，说是黄白只管相持下去，遏绝商务，荼毒生灵，有乖上帝好生之仁，请从速与黄人议和，以谋世界之幸福。各国政府相商了一阵，都说黄之盛手下人才济济，军中并煤薪粮食，俱能自造，断难与敌，不若议和，于是公同发电，由英国、印度电局直接四川电局，请于中国政府，情愿讲和。中国大皇帝接电之后，即饬知议院里的议员长，决议此事。众议员届期会议，也是主和议的占多数，中国大皇帝就发电由印度英电报局覆各国政府，准如所请。各派议和全权大臣，就在印度地方议和。当下一面电知黄之盛，只管交兵，暂勿停战；一面与金作砺及众大臣磋商，特电召旧时宰相任其艰，授为中国议和头等全权大臣；又因外部左侍郎贺国兴熟悉外交，授为副全权大臣。任其艰固辞不获，只得趁了火车入京陛见。大皇帝当面慰劳一番，然后命与朝中各大臣及诸议员等，拟定议和时所有向各国要索各款。任其艰在京城住了五日就偕贺国兴一同登程，由京汉铁路转入川汉川藏藏印铁路，于路行走十日，到了锡兰。这时各国所派的议和头等全权大臣，就是万国卫生会会长威邻吞，副全权大臣就是万国红十字会会长拾尔斯。这两位全权，早已于前两日先到锡兰，任其艰与威邻吞两人相见之后，彼此换了国书，即于第二日开始会议。中国全权开出和款十二条，交与威邻吞。自此天天彼此会议，一连磋磨了十余日，始行议妥。由两面全权缮成和约，又彼此电知政府，俟政府核准之后，然后彼此签字。将和约携回，以便一面请中国大皇帝签字，一面请各国君主总签字，那和约上议定条款总目共是十二条：

一、 自黄帝四千七百零七年正月即西历二千年三月起，各国俱承认中国有自保护匈耶律之权；

二、 各国前此所有派往匈耶律之水陆军队，俱于一月内撤退，并认偿还匈耶律兵费银五十兆两；

三、 此后与中国同种之国，均以黄帝纪元，其仅为黄种而非中国同种，有愿以黄帝纪元者，各国俱毋庸干涉；
四各国当公认赔偿此次兵费银一千兆两，以五百兆归黄种各国，分作十年交清；

五、美澳非三洲内华人侨居之地方，俱画作华商租界，中国政府于各该租界内，应有治外法权；六、新加
坡、锡兰岛、孟买、苏伊士河、阿德利亚基克海峡等处，俱许中国屯泊军舰，并许中国军舰有航行苏伊士河及地中海之权；

七、 中国人准在欧美两洲无论何国境内，传中国之孔子教，各 国政府当力任保护之责；

八、 美澳两洲此次华民产业商务损失之款，各国当另偿银五千兆两，并予以巴拿马河通行航业之权利；

九、 和约签字之日，中国即将现在阿德利亚基克海峡之舰队，撤回三分之一，余候初次赔款交割之后，再行撤
退，各助战国之兵舰，亦照此办理；

十、 和约签字之日，中国即将捕获之俘虏送还各国，各国当认还各项费用；

十一、 此次和约告成之后，各国仍可派遣公使驻扎中国北京，中国亦可派遣公使驻扎各国，彼此重敦睦谊，与未战之前无异；

十二、 此次和约，用华英两文缮写，计共两份，日后如有词义不甚明白之处，当以华文为凭。

任其艰将和约签字之后，即偕同贺国兴，仍乘藏印铁路，转入中国铁路，遄返北京。此时洪继泉得了议和的
信息，便命人用铁壳小艇，押解鲁总督，送至阿德利亚基克海，交还黄之盛。黄之盛自接得和议告成之电，已命人将从前所虏敌兵及梭阤昂飞的安诸人，以兵舰运至阿德利亚基克海峡。这日见洪继泉将鲁森送到了，便商请恶大利政府，托其将鲁森等一干俘虏，交与各国，然后定于十二月廿九日先将所部舰队，提出三分之二，预备亲自率领回国，以便与和约第九款相符。中国大皇帝与各大臣商议，拟待黄之盛凯旋之日，封黄之盛以头等伯爵，命镇守锡兰，扼住亚洲门户。其余自参谋官以下，俱一律优加升赏，所有阵亡之将校军士，俱从优抚恤。洪继泉功勋卓著，拟予以婆罗洲一带永远捕鱼之权。黄之强、刘绳祖不求闻达，拟饬各该地方之有司，模范铜像，以垂不朽。决定以明年为黄帝四千七百零九年，从此河清海偃，永享太平噫。不料事有意外，情有不测，各国君主总统于此次和约，已均一一签字，惟有英俄两国，不肯签字，说是签了这字，世界上的白种人就要做黄种人的奴隶，此时我等白种各国，科学家也车载斗量，那有不弱于中国之理，况且中国军队，仅进入地中海，于我等欧美两洲各同种之国，又并无损碍，那有签此最辱的和约之理。

这几句话说了出去，各报馆便演成论说，一唱百和，数日间欧美各国所有国民都起了大风潮，与这和约反
对，看小说的要知此后结果如果，且待暇时再行编辑。正是：

强弱由来无定许，全凭人力挽天行。等闲莫把天机泄，留待将来再说明。